

于雷 等编著

青少年

益智冒险故事

2

王子救公主

让读者在小说故事中锻炼逻辑思维的方式
在轻松阅读的过程中提升智力和能力



清华大学出版社

青少年益智冒险故事 2.

王子救公主

于 雷 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米亚是一位机智勇敢的少年，为了寻找杀父仇人，他四处流浪寻找线索。这次，他来到一个崇尚武力、更尊重智慧的国家。这里的公主被邪恶的魔王抓走了，王子正在募集军队去拯救公主。直觉告诉米亚，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于是，他混进了拯救公主的队伍当中，想探出更多的秘密。果然，在这片神奇的大陆上，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奇遇和难题，面对重重磨难和危险，米亚依靠自己超强的头脑和严密的逻辑分析及推理能力，一次次化险为夷。原来，救公主真的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本书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有一定的认知和推理能力的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学生，以及那些对逻辑思维感兴趣，又不满足于做一道道枯燥的逻辑思维题目的人。生动有趣又充满神秘和冒险的故事中，穿插着一个个充满智慧的推理题目，让你看上一眼就再也不想放手。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少年益智冒险故事 2. 王子救公主/于雷等编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302-29915-8

I. ①青… II. ①于…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2853 号

责任编辑：杨作梅

封面设计：杨玉兰

责任校对：周剑云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课件下载：<http://www.tup.com.cn>, 010-62791865

印 刷 者：

装 订 者：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9mm×230mm 印 张：14 字 数：155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28.00 元

产品编号：



前言

青少年益智冒险故事共分三部：1.海盗王的宝藏；2.王子救公主；3.密室追凶。

青少年益智冒险故事讲述的是海边小渔村的一名少年米亚，因为其父被海盗杀害，只身一人到处流浪，寻找杀害父亲的凶手。在流浪的过程中，米亚结识了很多伙伴，遇到了很多凶险，也经历了很多奇遇怪事……聪明过人的米亚，运用自己的头脑和超强的逻辑分析能力，一次次化险为夷，最终取得胜利。

青少年益智冒险故事书经过近两年的准备和创作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它凝聚了创作者于雷、龚宇华、李志新、陈一婧、于艳苓、何正雄、于艳华、宋蓉珍、宋淑珍、代冬聆、陈靖、叶淑英(排名不分先后)等人的心血。为了给广大青少年一个全新的阅读感受，我们将原本枯燥却能锻炼青少年逻辑思维能力的逻辑训练题目以小说阅读的形式融入到主人公探险的过程当中，让大家在轻松阅读中不知不觉地获得收益。本书为这个冒险故事的第二部——王子救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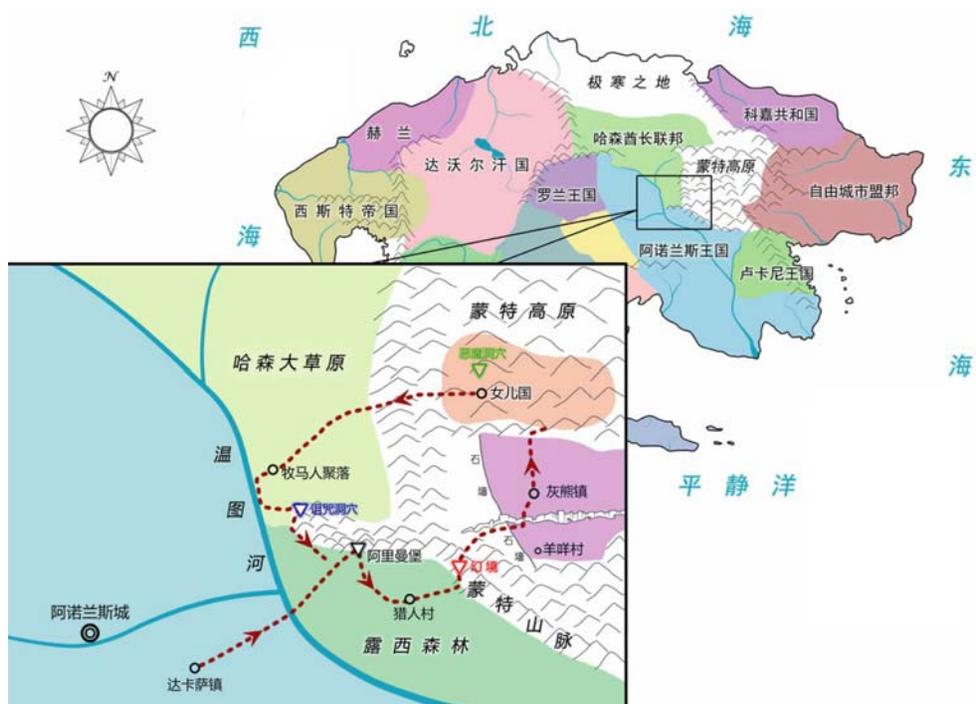
米亚在一家小酒馆里听说这个国家的王子正在募集军队，要去拯救被魔王抓走的公主。好奇之下，米亚通过测试成为征讨军军师中的一员。通过交谈，王子非常赏识米亚的才智，在行军途中经常向他和另一位军师克莱弗请教问题。

征讨军顺利攻入了魔王的城堡，却因为预料不足而被魔王一举击败。混乱之中，骑士斯瓦德救出了王子，米亚也带着克莱弗逃了出来。四人从王子口中知道了皇室和魔王之间不为人知的秘密，也接受了无法就此回去的事实，只好在魔王的领地里继续冒险。

四人在昏暗的森林里得到了打败魔王的线索。追寻着这条线索，他们翻过险峻的高山，跨过宽阔的深谷，奔驰过广袤的草原。他们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妖怪，也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类，并用智慧解决了很多难题。但他们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因为长期受恶魔诅咒的影响，这里很多人都变成了永远说真话的“好人”和永远说假话的“坏人”。这给普通的交流带来很大的障碍，米亚他们只能依靠巧妙的问答来得到自己想知道的信息。

最终，王子得知了打败魔王的方法，并得到先王遗留下的宝剑。四人决定返回魔王城堡再次面对魔王……







目 录

一、征讨魔王	1
巧遇“麻衣双智”	1
应征军师	10
行军趣事	21
魔王堡大战	32
二、森林里的奇遇	44
巧遇村长	44
魔女与妖精	56
谁是好人	71
逃出幻境	86
三、女儿国遇险	105
智过大桥	105
骗子的伎俩	117
深入女儿国	125
勇斗恶魔	138
四、草原上的诅咒	153
男孩的质问	153
断案大会	162



听不懂的回答	175
重铸宝剑	185
五、重返魔王堡	201
再战恶魔	201
得胜归国	210

一、征讨魔王

巧遇“麻衣双智”

达卡萨镇上有两条并排的东西向大街，在连接两条大街的数十个小巷子中，有一条巷子显得有点不太一样。白天的时候，其他街道上居民和商人来来往往，热闹非凡，这条小巷子却显得阴暗冷清，只偶尔有一两个抄近路的人低着头急匆匆地走过。可到了半夜，当其他街道上没了行人时，这条巷子却开始热闹起来。巷子中间会挂起两盏煤油灯，昏黄的灯光照着墙上的一块破烂小木牌，正中嵌着“雾水酒吧”四个铁铸的字。在冒险者的世界，这里是这个镇上重要的落脚点，旅客们总会聚集于此，结识伙伴、交换情报。

这几天的雾水酒吧要比平常更加热闹。烟雾腾腾的吧台前人声嘈杂，喝酒起哄声此起彼伏。也有些人安静地坐在角落里，或是等人，或是闭目养神。更多的是两三个人围坐着，低声私语。在酒吧靠里墙边的一张桌子旁，坐着稍显奇怪的两个人。这两人四十岁上下，穿着打扮基本一样，都是一身深黑色麻衣，头上扎着粗布头巾，就连长相也颇相似，一看就是亲兄弟俩。但仔细观察的话，很容易看出这两人不一样的地方：其中一个人右手抓着酒杯大口大口地喝着啤酒，左边的袖管却是空空的，像是断了一条胳膊；坐在桌对面的另一个人埋头摆弄着桌上的几枚铜币，左眼却黯然

无光，像是瞎了一只眼睛。独眼的那个人摆弄半天铜币后，边挠耳边抬头对独臂的那个人说道：“哥哥，这个太难了，我一时想不出来啊。”

独臂的那个人把剩下的酒一口喝干，放下酒杯，拿起左手的袖子擦擦嘴，说道：“那个人和我打赌说我三天里肯定想不出来。开始我还不服气，结果今天是第五天了，我还是没想出来该怎么弄。”

独眼把桌上的铜币小心地收入口袋，咂咂嘴道：“想不到世上还有哥哥和我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这要是传了出去，我们‘麻衣双智’的招牌不就砸了吗？”

独臂也是很惆怅地应道：“没办法，这几天我们好好想这个问题，等想出来了我马上去告诉那个人。超过了三天限制的理由嘛，到时就随便编一个。”

独眼点点头，看独臂已经喝完了酒，说道：“那我们先回去吧，我在门外等，你去结账。”

独臂却道：“今天我没带多少钱，你先帮我垫一下。”

独眼抓着口袋为难地道：“哥哥，不是我不想，可是我身上也没多少钱……”

两人对视了几秒，独臂右手抓起酒杯正要灌一口，才想起已经喝完了，放下酒杯说道：“今天我真的少带了钱。你不是还有几枚铜币吗？要不我们打个赌。”

独眼迟疑道：“打什么赌？”

独臂想了一会儿说道：“我们把身上的钱全放到桌子上来比。谁的钱少，谁就可以拿走对方所有的钱。”

独眼闭起右眼想了一会儿，睁眼答道：“好，那就听哥哥的，我们来赌。不过无论输赢，事后哥哥可不要抱怨我占了便宜。”

独臂歪嘴笑道：“你怎么占我便宜了？”

独眼低头笑道：“哥哥你想啊，如果你的钱比我少，我就会输掉我所有的钱；但如果你的钱比我多，我就会赢到你所有的钱。虽然我可能会输掉身上的钱，但我赢的话得到的钱会比输的话失去的钱多。总体看来，这个游戏应该是对我有利啊。”

独臂“咦”了一声，右手摸着下巴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独眼止住笑，右眼关切地看着独臂道：“哥哥，最近你好像有点不在状态啊。我们‘麻衣双智’的名声还要靠你来打响呢。”

独臂没有理会独眼的话，满脸疑问道：“不对啊，我设计赌局的时候也是像你那么想的，总体上，我可能赢到的钱多于我可能输掉的钱，所以赌局对我有利。但是刚刚你这么一说……”

独眼也“咦”了一声，右眼微闭，过了一会儿才道：“就像我刚才分析的，这个赌局对我有利。但如果换成站在哥哥的立场上考虑的话，赌局又变成对哥哥有利了。同一个赌局怎么会既对我有利又对哥哥有利呢？真是太奇怪了。”

独臂抓起左手袖子，猛擦脸道：“真是见鬼了，怎么连老天也捉弄咱们‘麻衣双智’。”

兄弟俩正抓耳挠腮时，冷不防旁边桌上响起一声大笑，把两人吓了一跳：“哈哈，好一对‘麻衣双智’，连这种简单的问题都想不明白！”

两人满脸羞愧，循声望去，仔细打量旁边那桌的人。只见那边坐着一

位看上去还不到二十岁的少年。这少年有着漂亮的齐耳金发，蓝眼睛、红外套，手里还拿着一只啃了一大半的鸡腿。少年也不装腔作势，没等兄弟俩接话，就起身走了过来，笑道：“两位好，听你们讨论的问题很有趣，我就忍不住笑了起来，抱歉抱歉。我叫米亚。”

独眼连忙站起来，憨笑道：“你好，我叫查理，这是我哥哥杰克。”

独臂杰克坐那里没动，白了查理一眼，对米亚冷冷地说道：“既然少年出声嘲笑我们兄弟，那倒要听听你认为这个赌局到底对谁有利了。”

独眼查理也连忙帮腔道：“就是就是，如果你给不出合理的说法来，我们可不会就这样简单地原谅你的。”

米亚边啃剩下的鸡腿，边不紧不慢地说：“两人间的同一场赌局确实不可能同时对双方都有利，所以这只能说明刚才你们的推理过程错了。”

一听这话，独臂杰克的双眼瞪得老大：“胡说！如果我输了，我失去身上所有的钱；如果我赢了，得到比我身上所有的钱还要多的钱。这样总体算来，我可能得到的大于我可能失去的，当然是对我有利的。”

米亚把啃完的鸡腿骨头随手一扔后说道：“问题在于，如果你输掉的可能性非常大呢？那么这场赌局就会对你不利。”

听了米亚的话，独眼查理涨红了脸：“输赢的可能性怎么会不一样大？今天我们兄弟俩各带了多少钱完全是随机的，我比他多还是他比我多，这两者的概率不是对半分吗？当然，不考虑正好带了一样多钱的情况。”

米亚继续笑道：“如果这样的赌局你们俩每天来一场，每场你们俩带多少钱都是随机的，几个月下来后你们会发现，确实两人输赢的次数差不多对半分。”

独眼查理接口道：“对啊，这不就是输赢的可能性一样大吗？”

“从总体上看，每个人的输赢次数确实一样大，但是具体到每一局，两人的输赢概率可就不一样大了。”

“怎么说？”查理问。

“就以你为例，你哥哥带了多少钱对你来说是随机的。假如你这次带了很少的钱，那你哥哥身上的钱比你多的概率就更大。反之，假如你这次带了很多钱，那你哥哥身上的钱就很可能比你少。说起来很简单，你身上钱越多，就越可能输。”米亚解释说。

独眼查理依然一幅不太明白的样子：“听你这么一说好像很简单。可我们刚才的推理错在哪儿呢？”

“错就错在：‘具体一局的得失’和‘总体的输赢概率’这两者本不相关，你们却把这两者混在一起考虑了，所以才得出这赌局对双方都有利的奇怪结论。如果你们俩每场赌局带的钱都是随机的，那么总体的输赢次数大致相等。带钱少的时候更可能赢，但赢得少；带钱多的时候容易输，而且输得多。因此两人既不吃亏，也不占便宜，是个公平的赌局。”米亚继续解释说。

独臂杰克听完后笑道：“你刚才说是钱带少的占便宜，现在怎么又说这是个公平的赌局呢？真是前言不搭后语！”

独眼查理也附和：“对啊，那这赌局到底是公平还是不公平啊？”

米亚并不着急，继续不急不缓地说道：“公平是建立在‘两人带的钱一直是随机的’这个条件上的。假如你们俩真的决定以后每天都来一场这样的赌局，你们还会带很多钱吗？”

独眼查理应道：“我肯定就不带钱了！”

独臂杰克瞪了查理一眼：“这方面你的脑子倒转得很快！”

米亚也笑道：“哈哈，就是嘛。所以说钱越少越有利啊。”

独眼查理觉察到刚才自己说错了话，低头向独臂杰克认错：“哥哥，刚才我一时口快。这个赌局既然只对钱少的有利，要不就算了吧。钱我帮哥哥付就是了。”

独臂杰克点点头，对米亚说道：“果然自古英雄出少年。既然你能把我们这个赌局分析得如此透彻，想必没什么能难倒你的问题。正好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难题，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米亚把自己桌旁的椅子搬过来坐下，问道：“倒不能保证一定难不倒我，不过我可以尝试一下。”

独臂杰克朝独眼查理使了个眼色，独眼查理连忙从口袋掏出刚才那几枚铜币摆在桌上，然后坐下来边翻弄这些铜币边说道：“你看，这是七枚铜币，我先把这七枚铜币全部正面朝上，然后允许你每次翻其中的五枚。你能翻三次就把所有七枚铜币都翻成反面朝上吗？”

“这倒真是个有意思的问题。”米亚翻弄了几下这七枚铜币，然后继续说道：“这也不是很困难。”

独眼查理急道：“怎么不困难？我和哥哥想了五天都没有想出来呢！”

独臂杰克又白了查理一眼，低头看桌上铜币，等着米亚说下面的话。

“每次必须翻五枚铜币，那么我们就假设第一次先翻了前面的五枚。”米亚边说边把桌上的七枚铜币摆成一排，前面五枚反面朝上，后面两枚正面朝上。

看兄弟俩不说话，米亚就继续说道：“现在剩下有两枚正面朝上的，所以第二次翻的五枚铜币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第六、第七这两枚再加上第一到第五枚里的三枚，要么是第六、七这两枚里的一枚加上第一到第五枚里的四枚。”

说着，米亚开始翻起铜币：“假如翻的是第六、第七这两枚再加上第一到第五枚里的三枚，就会剩下三枚正面朝上的。这样第三次无论翻哪五枚都做不到让七枚铜币全部反面朝上。所以……”

米亚把铜币重新翻回第一到第五枚反面朝上，第六、第七两枚正面朝上，然后说道：“所以，第二次只能翻第六、第七这两枚里的一枚加上第一到第五里的四枚。”

说完，米亚翻了第一到第四以及第六枚铜币，“这样，还剩第一到第四以及第七枚铜币是正面朝上的。第三次把这五枚翻一下，七枚铜币就全部反面朝上了。”

兄弟俩看着桌上那排反面朝上的铜币，不知是在思考还是在震惊，一语不发。过了许久，独臂杰克讪然一笑，抬头招呼酒吧老板：“再来三杯啤酒！”

独眼查理对独臂小声地嗫嚅道：“哥哥，这……”

独臂杰克似有不甘地把铜币抓过来，重新翻成全部正面朝上，然后按刚才米亚说的翻法又翻了一次，七枚铜币再次变成全部反面朝上。独臂叹了口气，右手抓了抓空荡荡的左手衣袖，清了清嗓子对米亚道：“你的方法确实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加上刚才你对我们兄弟之间赌局漂亮地分析，我们‘麻衣双智’甘拜下风。”

独眼查理撇着嘴说道：“哥哥说甘拜下风，我就甘拜下风。”

正好三杯啤酒送到，独臂杰克把一杯啤酒推到米亚面前：“今天这杯酒我们兄弟俩请了！”

三人边喝边聊，又重新自我介绍了一番后，米亚问起两人这是要往哪里去。独眼查理一副夸张的表情道：“你不知道吗？最近这里出大事了！”

独臂杰克打量了一下米亚道：“看你的衣着打扮不像是本地人，不知道这事儿也正常。”

米亚点点头：“我只是个四处游玩的旅行者，今天正好经过这里。不知道这里到底出了什么大事？”

独臂杰克摇摇头：“别听我弟弟瞎说，不算什么大事，东边阿里曼堡的魔王把王子要娶的公主抓走了。”

独眼查理有点急，说道：“这还不算大事吗？王子都要集结部队去进攻魔王堡了！”米亚也是满脸疑惑。

独臂杰克挥挥手示意独眼查理先别说话，接着对米亚说道：“王子确实是在集结部队，我们兄弟俩这次就是去应征征付大军的。不过那个魔王已经是个抓公主的惯犯了，据说从几百年前开始，每次这个国家的王子要娶公主，那个魔王都会把公主抓走。可是那个魔王又很弱，每次王子都能轻松地打败魔王救出公主。这不，今年王子和邻国的公主定了亲，魔王就又把那个公主抓走了。这么弱的魔王还这么执著，实在搞不懂为什么。”

“既然那魔王很弱，又经常捣乱，以前为什么不把它赶走或者干脆消灭掉呢？”米亚问道。

“听说是因为它很狡猾，每次战败后他都会躲进城堡的深处。另外也

有传闻说，其实魔王根本就没露过面，都是它的手下和王子交手的。一旦手下败退，魔王就会放了公主。”独臂杰克说。

米亚挠着下巴：“真是个奇怪的魔王呢……”

独臂杰克回道：“谁说不是？而且那个魔王在其他时间都不会有动静，有人就怀疑魔王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

“他们怀疑这都是皇室的人在自导自演？”米亚问道。

“嗯。”独臂杰克喝了一大口啤酒：“不过这个可能性基本没有。每次王子救回公主都有一些战利品。像上次二十二年前征讨魔王得到的战利品中就有一件带着强烈魔性的披风，那种魔性可不是我们人类能够加上去的。更重要的是，几个邻国不可能连续几百年来配合玩这种无聊的闹剧。所以我看啊，只能说这魔王要么是傻得不行，要么是有啥阴谋。”

独眼查理终于忍不住了，睁大右眼说道：“肯定是有啥阴谋。说不定公主会被调包成妖怪变的假公主，这样将来继承王位的就会是王子和假公主生下的半人半妖！这太可怕了！”

独臂杰克驳斥道：“魔王这样抓公主都已经四五百年了，真要像你说的这样，恐怕现在的皇室早就群魔乱舞了。”

米亚不解地道：“刚才你们说要应征什么征讨军，这个征讨军就是王子正在集结的军队吗？”

独眼查理挺起胸膛答道：“对啊，虽然论打仗我和哥哥不太行，可论智力我们‘麻衣双智’可没人能比得过呢！”刚说完，独眼查理就想起刚才米亚明显已经把他俩比下去了，挺起的胸膛立马又塌了下去。

独臂杰克说道：“我们听说王子的征讨军需要几名军师，所以想去试

试。其实我们也不是贪图什么富贵，反正按以前的惯例，王子一个人就能打败魔王。我们就是想趁这机会看看那个魔王到底长什么样子。”

米亚若有所思地低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抬头问道：“要怎么报名参加征讨军的军师呢？”

兄弟俩面面相觑，米亚挠头不好意思地笑道：“哈哈，我对那个奇怪的魔王也挺感兴趣呢，总觉得这次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独眼查理急道：“你要是去报名了，哥哥和我岂不是没有机会了！”

独臂杰克在一边闷声不说话。米亚笑道：“军师总不会只招一两个吧。到时候我们三个一起去不就好了？”

独眼查理拍起手来：“好好，我们‘麻衣双智’加上兄弟你，肯定没问题。”

独臂杰克放下酒杯：“那明天早上我们在镇东门外集合吧。”

应征军师

离开雾水酒吧，米亚直接回旅店休息。第二天一早起来，收拾妥当后就往镇东门外走去。出了镇东门，远远看到镇东边五六百米远的大路两旁扎着很多帐篷。帐篷间零星地竖着几面蓝白相间的旗帜，旗帜中间是一把宝剑的图案。自从进入这个国家后，米亚就经常见到这种旗帜，知道这是皇家的象征，想必那边就是王子招兵的地方了。

达卡萨镇东门处时不时地有三三两两的人出来，有的满脸兴奋，有的沉着镇定，向东边的营地走去。而从营地回来的人则个个垂头丧气，想必

是没有被王子录用。米亚就坐在东门外的一棵树下，边等“麻衣双智”边百无聊赖地看着这些来往的人群。

太阳还没有升高，兄弟俩就一前一后从东门里出来了。独臂杰克没有什么表情，只是冲米亚点点头，独眼查理却满脸笑容地跑过来：“兄弟，让你久等了。说实话，刚才我还担心你会不会丢下我们自己先去了呢。”

“怎么会呢？约定就是约定。”米亚边说边站起来，三人就这么往东边的营地走去。独眼查理一直在说些当上军师后要怎么样，见到魔王要怎么怎么打败它的话，独臂杰克则“嗯、啊”地随口应付。

到了营地，三人根据皇家卫兵的指引，来到一个专门面试军师的帐篷前。帐篷外歪歪斜斜地排着不长不短的队伍，听卫兵说面试军师的帐篷还有好几个，看来应征的人真还不少。

队伍向前移动得很快，不一会儿就轮到了米亚他们三人。三人走进帐篷，只见帐篷两边是两排护卫，中间站着一位矮小的老头。这老头身穿深蓝色的布袍，头戴一顶高高尖尖的巫师帽，俨然一副魔法师的模样。老头右手握着一支鹅毛笔，左手拿着的一张羊皮卷正在写着什么。写完以后，老头抬头扫了三人一眼，开门见山道：“为了节约时间，自我介绍留到通过测试后再进行。测试一共有五道题，只要有一道题答错或者一道题在三分钟内没答出来就取消资格，请直接从帐篷后面的门出去。”

听完老头的话，独眼查理吞吞口水，独臂杰克悄悄抓住左边袖子，两人都有点儿紧张起来。米亚却两眼放光，有点跃跃欲试了。

老头见三人没什么意见，清清嗓子，说道：“那么请听好第一道题：王子的军队从达卡萨镇向阿里曼堡出发，一天后，魔王的军队从阿里曼堡

向达卡萨镇出发，王子军队的行军速度是魔王军队行军速度的一半。请问，两支军队相遇的时候，哪支军队离首都阿诺兰斯城更近些？”

独眼查理马上悄声问独臂杰克：“哥哥，题目里这几个地方的相对位置和相互间的距离你知道不？我们有没有带地图？”

独臂杰克摇摇头，眼光却看向一边的米亚。老头见三人不回答，哈哈大笑道：“三分钟内答不出来的话，就请三位从后边出去吧。”

独臂杰克回道：“我们是来应征军师的，又不是要当土地丈量师，考这种地理问题做什么？”

老头也不还嘴，只是笑着不说话。眼看已经过去了一分钟，独眼查理看独臂杰克和米亚都没动静，急忙上前说道：“啊啊，我知道了！王子的军队比魔王的军队先走一天，但是王子军队的速度却只有魔王军队的一半，因此两军正好同时相遇，离阿诺兰斯城一样近！”

老头听完呵呵一笑：“你们还剩一分钟。”

独眼查理尴尬地退到独臂杰克的身后，没敢看他哥哥一眼，低着头不说话。米亚安慰独眼查理道：“不用怕，尽管解释得有点不着边儿，但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独眼查理惊讶地抬头看看米亚，接着看看站在前面的老头。米亚回身简短地对老头道：“王子和魔王两军离阿什么城一样近。既然两军相遇，自然是在同一个地方。”

老头听完微微点点头，开始在羊皮卷上做记录。独眼查理也恍然大悟：“哦，‘相遇’自然是同时同地的，又哪来什么‘正好同时相遇’呢。”独臂杰克只是“哼”了一声，不知是在责怪弟弟还是在鄙视那个刁难的

老头。

做完记录后，老头开始问第二道题：“一架载着七个人的马车在魔王领地里出了事故。魔王提出，既然事故发生在它的领地里，那么幸存者的遗体自然应该由它来安葬。对此你们怎么看？”

刚才一直不说话的独臂杰克抢先答道：“所谓‘魔王的领土’都是它自封的，没有哪个王国承认。况且，人类的遗体自然应该由我们人类自己安葬，要是交给魔王的话，谁知道他会不会用来做什么邪恶的事情。”

老头点点头：“你说的话很对，我们不能轻信魔王说的话。”独臂杰克胜利般地朝米亚微微一笑。老头停顿一下后冷不丁继续说道：“但是，你的回答并不是本题的正确答案。你们还剩一分半钟。”

独臂杰克的微笑僵在那儿，然后低头更加用力地抓了抓左边袖子，独眼查理也只是在一旁干着急。米亚却笑了起来：“魔王的话自然不可信，它说‘幸存者的遗体’由它安葬，可是‘幸存者’又怎么会是‘遗体’呢？”

独眼查理轻轻跺跺脚，好像在责怪自己怎么没想到。老头又在羊皮卷上记了一笔，抬头问第三个问题：“骑马从达卡萨镇去阿诺兰斯城只要一个半小时，但骑马从阿诺兰斯城来达卡萨镇却要花九十分钟。这是为什么？”

独眼查理怕像刚才第一题那样丢脸，先低声问独臂杰克：“会不会是因为去的时候顺风，来的时候逆风？”

独臂杰克皱皱眉头没理独眼查理，回答道：“老头，你这几道题的把戏我已经看穿了。为什么去的时候是一个半小时，来的时候是九十分钟？因为一个半小时本来就是九十分钟！”米亚微微地点了点头。

老头对这个回答也很满意，独眼查理则若有所思地挠挠脸。独臂杰克放开左边衣袖，满意地站直身子。老头看了看大家，说：“那么下面是第四道题。有两个高度一样的斜坡，但是一个比较长比较缓，一个比较短比较陡。现在有两只公鸡同时在两个斜坡的顶上生了个蛋，请问哪个斜坡上的蛋会先滚到地上？”

独臂杰克正要开口，独眼查理抢先一步回答道：“当然是短的……”刚说一半，独眼查理迟疑了一下，改口道：“不对，公鸡怎么会生蛋呢？”

独臂杰克哈哈笑道：“这种雕虫小技怎么能难得住我们‘麻衣双智’呢？”

老头也笑笑，在羊皮卷上画了几下，抬头说道：“那么剩下最后一道题了，准备好了吗？”

三人点点头，老头轻咳了一下，说道：“某个国家里有对父子出门郊游，却不幸双双坠崖，父亲身亡，孩子重伤。正在牧师们全力抢救孩子的时候，当地领主正好经过。领主上去一看那个重伤的孩子，惊声痛哭道：‘这是我的儿子！’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独眼查理咕哝道：“这孩子的父亲不是坠崖身亡了吗？那领主是认错人了吧？孩子身受重伤，说不定身上脸上有很多血迹，领主看错了也情有可原。”

老头不做声，独臂杰克摸着下巴皱眉道：“虽有可能，但作为领主应该更谨慎和细心，认错孩子而大惊失措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我怀疑这孩子确实是领主亲生的，但因为某个原因从小由另一个家庭养大，坠崖身亡的那个‘父亲’其实是孩子的‘养父’。”

独眼查理连连点头，老头依然默不作声，转头看米亚。米亚耸耸肩：

“他俩说的都有可能，而且这题目还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比如，领主是孩子的母亲。虽说这个国家的领主都是男性，但题中只说是在‘某个国家’，如果这个国家允许女性领主的存在，那就能解释得通了。”

独臂杰克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仿佛刚才米亚说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独眼查理直接喊了出来：“不可能，女人怎么能当领主？”并回头看老头的表情。

老头却一脸惊喜：“这几天你还是第一个给出这个答案的人呢。女性当领主……这想法很大胆……但也不能说是错的。”老头顿了一下，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米亚。”

老头在羊皮卷上大笔挥了几下：“那么米亚，你被录用了。”

独眼查理急道：“那哥哥和我呢？”老头只是向后面挥挥手，示意他们被淘汰了。独眼查理还想说什么，独臂杰克拉着他头也不回地向后面走去了。

米亚正要追出去，老头从后面喊住他：“米亚，你是个诚实的人吗？”

米亚想了想，点点头：“至少我没说过谎话。”

老头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诚实是个好品质。但是魔王诡计多端，老实人很容易吃亏。回答我，虽然你是个诚实的人，但你讨厌偶尔撒撒谎吗？”

米亚沉默不语，心想：“就算只是偶尔撒谎也很讨厌啊。但是这老头说老实人容易吃魔王的亏，我要回答‘讨厌’的话，会不会马上被淘汰啊？”于是米亚硬着头皮回答：“不讨厌。”

老头盯着米亚道：“这个回答是真话吗？”

刚才米亚的回答当然是违心的，是在撒谎。但是米亚马上想到：对刚才撒的谎，自己并不讨厌。这样说来，其实自己并不讨厌偶尔撒撒谎，那刚才的回答岂不变成是真话了？可是自己回答的时候明明是想在撒谎的。

米亚一时有点懵，只好老实答道：“虽然我以为是在说假话，不过从结果来看，其实说的是真的呢。”

也不知道有没有听明白，老头只是边点头边从怀里拿出另一张羊皮纸交给米亚。羊皮纸上有皇室的封蜡，应该就被录用的文件证明吧。米亚接过羊皮纸，看老头不再说什么，便慢慢从后门走出了帐篷。

一出帐篷，就看到兄弟俩站在那儿等着他。独眼查理冲米亚挥手：“恭喜你啊，你真厉害。”

独臂杰克板着脸：“虽说那老头不录用我们，我们不服，但是你确实是有资格的。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比你更聪明的人了。”

米亚笑着摇摇头：“我相信世界上比我聪明的人肯定还有很多。”

独臂杰克说：“你真是太谦虚了。”

米亚答道：“不不，我一点儿也不谦虚，我说的是真的。”

独眼查理拍拍米亚的肩：“虽然你否认自己的谦虚，但这正说明你是如此的谦虚，以至于连我们对你谦虚的称赞也不接受。”

米亚无奈道：“我说过了，我一点儿也不谦虚。我对自己的水平有自知之明，虽然我是有点聪明，但要说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我还算不上。”

独眼查理道：“哈哈，被我们说中了吧？我们已经看穿你了，你说自

己不谦虚，正说明了你是个非常谦虚的人！”

这真是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诡辩，米亚只好一副随你们怎么想的表情。三人边闲聊边往营地门口走去。“有机会再见面的话，一定要给我们讲讲攻打魔王堡的经过啊。”独眼查理等米亚答应了后，才几步一回头地跟着独臂杰克从大道上离开，返回达卡萨镇。

送走了兄弟俩，米亚返回营地，来到专为军师们设置的议事帐篷前。米亚只是把老头给他的羊皮纸晃晃，卫兵就退后放行了。进入帐篷一看，地上铺着十来块毯子，那些毯子上坐着的几十个人都是已经被正式录用的军师，这个数量对一个征讨军来说有点多了。

米亚挑了一个采光和通风都是最好的毯子，可是这块毯子的一半已经被一个坐着的青年占了。米亚仔细打量了一下，那青年的年纪在二十七八岁上下，面容清秀，一头齐肩黑发，身穿白色长袍，正悠闲地喝着红茶。米亚正看得出神，青年突然抬头看过来，黑色的眼眸对上了米亚淡蓝色的眼睛。米亚马上尴尬地自我介绍道：“你好，我叫米亚，是刚被录用的军师。我看这个位置还空着，不知道能不能坐下呢？”

那青年点点头，示意米亚坐下，然后说道：“我叫克莱弗，也是今天刚被录用的军师。我看这个位置采光和通风都不错，就先占了下來。”

米亚马上说道：“我也是看中了这个位置的采光和通风。”

两人相视一笑，克莱弗拿了个新杯子，给米亚泡上红茶：“不用客气，这茶是免费发放的。我还是第一次喝，挺好喝的。”

米亚道了声谢，边喝边闲聊起来：“这里被录用的军师还真是多啊，一般不都只需要五六个吗？”

克莱弗仔细打量了一下米亚：“看你的打扮好像不是本地人吧，怪不得你不清楚这次远征的本质呢。”

米亚疑惑道：“这次出征不是去攻打魔王堡救出公主吗？虽然我只是路过这个国家，但我昨天已经听说这个魔王虽然是抓公主的惯犯，但是实力很弱的样子。”

“对，基本上每过十来年就会有一次。你想，魔王这么弱，为什么还要这样大动干戈，又是招骑士又是招军师呢？”克莱弗反问道。

听了克莱弗的话，米亚也觉得有些奇怪：“按说魔王这么不堪一击，皇室的卫队就能轻松搞定了。那么，王子现在招兵买马是什么目的呢？”

克莱弗笑道：“自从发现魔王很弱以后，这种出征就只是一个仪式而已。当然，皇室不希望救公主变成一个闹剧，所以利用征讨军的招募来选拔人才。”

米亚马上就明白了克莱弗的意思：“你说这是选拔人才的通道，那出征结束救出公主后，这些人就都是王子直属的部下了？”

克莱弗点头道：“没错，录用的军师以后最低也是各地方的新任行政长官，录用的卫士以后就是皇家禁卫队的成员。所以全国的人才都等着这十来年一次的出征招募呢。”

米亚觉得有点好笑：“武士的招募过程我不知道，可是军师的录用过程是不是有点太简单和随便了？没有十来年一次的招募应有的庄重啊。”

克莱弗同意道：“本来我也以为军师的考核过程会很难，谁知道只是几道耍小聪明的题，智商正常的人基本都能通过考核吧。”

说完，克莱弗好像还很不满意地摇摇头。米亚想到“麻衣双智”兄弟

俩没有通过考核，要是说出来的话肯定会被克莱弗笑话，不禁苦笑了一下转移话题：“本来我还奇怪为什么皇室不一举消灭那个魔王呢，现在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两人闲聊了一会儿，克莱弗又问道：“既然你只是路过这个国家，又知道了这个‘征讨军’的本质，现在你有何打算呢？”

米亚想了一下，答道：“我这个外人来参加皇室的人才招募确实有点不太合适。不过既然已经来了，我就当是看看热闹吧。况且我刚答应别人以后要把王子打败魔王的经过讲给他们听呢。”

克莱弗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这个过程只怕会很枯燥。”

“反正我只是在云游四方，了解各地的风俗而已。赶上这里十来年一次地征讨魔王也算是我运气好啊。”两人沉默了一会儿，米亚问道：“那你呢？你是为了什么才进征讨军的呢？”

克莱弗苦笑道：“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这是全国所有人才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通道，要是我这次没有被录用，就只能回老家种地去了。”看米亚一脸不太相信的表情，克莱弗继续说道：“不过我也有其他的目的。我听说魔王手里有一件叫做‘点录万象’的宝物，这件宝物记录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知识和真理。”

米亚双眼顿时亮了起来：“是吗？是一本书吗？”

克莱弗摇摇头：“谁也没见过这个‘点录万象’，甚至是不是真的存在都不一定。不过在传说中，这件宝物只是一根像一支笔那么长的金属棍子。”

“一根棍子要怎么记录世界上所有的知识和真理呢？还是说需要什么

魔法来开启呢？”米亚问。

克莱弗来劲了：“这就是最神奇的地方了。据说魔王为了用一根短短的金属棍记录下所有的知识和真理，想出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

“什么方法？”米亚来兴趣了。

“魔王先把我们人类用的字母、数字等符号用数字一一编号，其中 0 用来做分隔符号，这样所有的知识和真理就都能用一串串数字来表示。然后魔王把这些数字合并起来成为一串非常长的数字，这串数字就能反过来解读出世界上所有的知识和真理。”克莱弗说出自己知道的信息。

“这串数字会非常长吧，恐怕围着这个国家写一圈都不能写完。魔王又怎么把它记录到一根短短的金属棍上呢？”米亚又问。

“这就是最精妙的地方了。魔王在这串数字的前面加一个小数点，这串数字就变成了一个小于 1 的小数。然后魔王在金属棍上标记出这个小数对应的点，以后只要测量一下这个点在金属棍上的位置就能还原出那个小数了。”克莱弗语气中有些佩服。

听了克莱弗的描述，米亚对这个传说中的宝物更感兴趣了：“仔细想想，这个办法真的能做到在短短的金属棍上记录下任意长的信息呢。”

“这些都只是传说而已，魔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宝物谁也不知道。所以我打算乘这次攻打魔王阿里曼堡的机会偷偷去找一下。”克莱弗说。

两人正聊得起劲，周围的人突然都站了起来。两人知道有大人物来了，边起身边回头看。只见帐篷门口进来几位身穿铠甲的卫士，背上蓝白相间的披风表明了这几位是皇室禁卫军的成员。卫士们在门口两侧站定，后面又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才是刚才录用米亚的那个老头，另一个是位身高和

米亚差不多的少年。少年身穿白色长袍和蓝色披风，上面用金线绣出宝剑的图案，米亚和克莱弗都猜出了这位就是这次带领征讨军的王子。

老头环视了一圈，看到米亚和克莱弗后点了一下头示意他俩过去。老头向他俩介绍道：“刚才在测试的时候你们都见过我了，我是现任国师崔卡托。这位就是洛特王子。鉴于你俩在测试中的优秀表现，我把你俩推荐给王子，在征途中陪王子解闷。”

接着老头向王子介绍了他们二人。米亚觉得“解闷”这词怪怪的，克莱弗却一点也不在意，欠身向王子致礼。王子随意回了个礼，抬头高声向帐篷内的人讲道：“传承了六百年的阿诺兰斯皇室是世间最高贵的血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媲美，哪怕是魔王。既然魔王胆敢挑战我们，我就代表神圣的阿诺兰斯皇室，率领诸位前去征讨！”

虽然王子这番话有点自大，帐篷里的人还是高声回应。在卫士的簇拥下，米亚和克莱弗跟着洛特王子出了帐篷。一行人在营地的各个帐篷巡视了一圈后，老头专门为米亚和克莱弗安排了休息的地方。

行军趣事

一夜无事，第二天征讨军就正式向魔王的阿里曼堡出发，米亚和克莱弗二人各骑一匹马跟随在王子两侧，王子随意地和两人搭着话。在闲聊中米亚了解到，达卡萨镇往东走一天半有一条宽宽浅浅的温图河。这条河的西侧是阿诺兰斯王国的领土，河东侧虽然名义上也属于阿诺兰斯王国，但实际上是在阿拉曼魔王的控制下。过了温图河只要再走半天就能抵达魔王的阿里曼堡，所以这次的行军计划是走一天半到达温图河，然后休整半天，

第三天上午再向魔王堡进发。

达卡萨镇所在地是一片大平原，从小镇往东一直到温图河都是一片片的农田。刚出发的时候大家还精神百倍，但沿路看了半天重复的风景后，就都有些百无聊赖起来。王子没话找话地指着路边和田埂上的野花对两人说道：“你们看这些小黄花，多么漂亮，多么坚强，让人怦然心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些小花更动人吗？这是世上最完美的事物！”

米亚和克莱弗相视无言，王子见自己的感慨没有人回应，自觉无趣，马上又换了个话题。“你们俩是被崔卡托选中的人，想必都是很聪明的。以前崔卡托出过很多难题考我，有些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想明白。今天就正好拿来请教请教你们俩。”

两人都不善于阿谀奉承，只是点了点头。王子继续说道：“有道题我记得是这样的。有位公主想嫁给邻国四位王子中最聪明的那位，四位王子知道后就互相比谁更聪明。第一位王子说：‘我们四个里属第二个最聪明。’第二位王子说：‘我们四个里属第三个最聪明。’第三位王子马上否认道：‘不不，我不是最聪明的。’第四位王子说道：‘我没有第一个王子聪明，第一个王子又没有第三个王子聪明。’后来皇室仔细考察了这四位王子，发现他们四位里有一位说谎了。那么最后公主嫁的是哪位王子？”

王子说完后，来回看了两人几眼，显出扬扬得意的样子。克莱弗朝米亚使眼神，示意让他先说。米亚只好清清嗓子说道：“既然只有一个说谎了，那就是有三个说对了。第二位王子说第三位最聪明，第三位王子却说自己不是最聪明的，他俩不可能都是对的，那么说谎的那个人肯定是他俩中的一个。因此，第一位王子和第四位王子肯定说对了。而第一位王子说

第二位王子最聪明，因此公主嫁的是第二位王子。”

还没等洛特王子反应过来，克莱弗就接口道：“没错。也可以这样看，第一位王子和第二位王子说的话也是矛盾的，说谎的肯定是他俩中的一个，也就是说第三位和第四位王子说的是真话。由第三、第四两位王子说的话可以推出第二位最聪明，往下则依次是第三位、第一位和第四位。”

洛特王子还是有点不明白：“那到底是哪位王子说谎了呢？”

米亚忍住笑道：“就是最后娶了公主的最聪明的第二位王子。”

克莱弗啧啧道：“公主想嫁给最聪明的王子，结果其他王子马上指出谁最聪明，最聪明的那位王子又马上扯谎说别人才是最聪明的。看来这位公主并不是很吸引人呢。”

自以为很难的题目，结果被两人随意就解决了。而且王子没说出来的是，这道题其实是当年他姑妈嫁到邻国时发生的事，结果被两人一分析得出了当年那四位王子都不想娶自己姑妈的结论。洛特王子没了兴致，一路也就不再多说什么话。

晚上远征军在路边扎营，空地上点起一些火堆，大家围坐在火堆旁啃着干粮。月亮已经升到半空了，王子仰面平躺在毯子上看着天上稀稀拉拉的星星，突然又来了兴致：“从小我就在城堡里长大，很少能出城堡的大门。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美丽，宇宙是如此的浩瀚，在绚丽无边的宇宙面前，我是如此的渺小，我的存在微不足道，我简直什么都不是。”

坐在旁边的米亚和克莱弗一下子把嘴里正在嚼着的面包全喷到前面的火堆里了。王子坐起来奇怪地看着正在擦嘴巴的两位：“怎么了，面包不好吃吗？”

克莱弗马上一本正经地回答：“没事，突然噎着了。”米亚也尴尬地连连点头。王子看两人很不自然，便继续追问。克莱弗只好笑着看米亚道：“你怎么了？在王子面前那么失态。”

米亚没好气地白了克莱弗一眼，回王子道：“殿下，还记得昨天您在我们这些军师的帐篷里说过的话吗？”

王子回想了一下，答道：“哦，记得啊，就是要征讨魔王什么的。”

米亚点头道：“当时您是这么说的：‘阿诺兰斯皇室是世间最高贵的血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媲美。’”王子“嗯”了一声表示没错。

“今天您在路上看到路边的小花，又说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些小花更动人了，这些小花是世上最完美的事物。”王子回想了一下，又“嗯”了一声。

“然后刚才您又说自己是如此渺小，自己的存在微不足道，简直什么都不是。”米亚接着说。

王子不好意思道：“虽然有点肉麻，但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克莱弗忍不住接口道：“您说小花是最完美的事物，阿诺兰斯皇室又是小花所不能媲美的高贵血统，结果作为阿诺兰斯皇室代表的王子殿下您又自称什么都不是。听起来似乎有点自相矛盾。”

王子一下子红了脸，仔细想想米亚和克莱弗说的又没错，自己说的这三句话确实很矛盾。尴尬了一会儿后，王子悠悠地说道：“小时候我也是个十分聪明的孩子，城堡里的人都夸我是‘神童’呢，可能是因此沾沾自喜不求进步了吧。你俩别不信，我说件我小时候的事。”

王子重新躺下去看着夜空说道：“小时候我不但聪明，还很贪吃。有

次我吵着要吃蛋糕，崔卡托就命人拿来九块蛋糕。然后他说，如果我能把这九块蛋糕装进四个盒子里，使得每个盒子里都至少有三块蛋糕，我就能把其中一个盒子里的蛋糕全部吃掉。你们猜怎么着？”

米亚很配合地问道：“怎么着？”

“四个盒子装九块蛋糕，每个盒子里要至少三块。这崔卡托明显就是故意为难我，不让我吃蛋糕嘛。但那时候我很聪明，我想了一会儿就有了点子。”王子说。

“什么点子？”米亚问。

“我先在三个盒子里各放三块蛋糕，然后把一个盒子塞到第四个盒子里，这样不就在四个盒子里都有三块蛋糕了吗？哈哈，因此我把一只盒子里的三块蛋糕全吃掉了，当时崔卡托也无可奈何呢。”王子得意地说。

说完小时候引以为豪的事情后，王子非常得意，想不到克莱弗在一旁嘟哝了一声：“其实王子还可以吃到更多蛋糕的。”

王子呆呆地问道：“什么？还可以吃更多？”

克莱弗答道：“没错，九个蛋糕全部吃到也没问题。老头又没规定四个盒子的大小，而且说的是每个盒子里‘至少’三块蛋糕。所以您可以把各装了三块蛋糕的三个盒子一起装到一个大盒子里……”

“对啊！然后我就可以把大盒子里的九块蛋糕全部吃掉了！”王子恍然大悟，同时也钦佩起来：“你太聪明了，我怎么就没早点想到呢？”

三人又聊了一会儿后，各自回帐篷去睡了。休息一晚后第二天继续上路，大概因为昨晚的事，王子已经对两人很是钦佩，所以不时地拿以前自己想不明白的皇室中的事情问两人。“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父王很

是疼爱她们俩。”王子说道，“有一天喝下午茶的时候，父王开玩笑似的问姐妹俩谁更爱他。她们俩当然都不想落后对方，姐姐就先说道：‘和妹妹比起来，我是一百倍地爱您。’妹妹立刻接口道：‘和姐姐比起来，我是一万倍地爱您。’父王听完后问道：‘你俩说的都是真心话吗？’两人点头都说：‘是。’谁知父王竟然一点儿也不高兴，反而神情沮丧地说：‘这么说来，你们两个都完全不爱我。’我一直没弄懂当时父王是怎么想的，可又不敢去问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米亚回道：“如果您的姐姐和妹妹说的都是实话的话，那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她们俩一点儿都不爱您的父王。”

王子纳闷道：“这两句话不是都很深情吗？怎么就得出不爱父王的结论了呢？”

克莱弗笑道：“姐姐的爱是妹妹的爱的一百倍，妹妹的爱又是姐姐的爱的一万倍，那姐姐的爱就是自身的一百万倍。什么数是自身的一百万倍？”

王子纳闷道：“一？不对，一的一百万倍是一百万哪。”

“零。”米亚接口道：“零的一百万倍还是零。因此推出来姐妹俩对国王的爱都是零。”

克莱弗“嗯嗯”地点头：“没错。要怪就怪两位公主不会说话，就说自己的爱像山那样高啊，像海那样深啊什么的就不好了，非要两人互相攀比，结果说错话了吧。”

王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确实如此，难怪当时父王那么伤心。”

沉默了一会儿，王子又说道：“那么这个问题呢。前几年有几个邻国

互相打仗，结果因为战场上牺牲的战士太多，打完仗后发现国内男女比例失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邻国向我们请教。当时有个谋士出了个主意：

‘规定国内只有生了男孩以后才可以继续生孩子，只要生了女儿就立即禁止再生小孩。这样的话，每个家庭最多只有一个女孩，而很多家庭会有一个以上的男孩，男孩的比例就上去了。’当时我觉得这个主意还不错，可是父王想了一会儿就否决了，说这方案不能解决问题，男孩女孩的比例还是对半。这又是为什么呢？”

“唔……”米亚沉思了一会儿后说道：“这个方案确实有点迷人。生了男孩后允许继续生育，一旦生了女孩就禁止继续生育。有些第一胎就是女孩，那这个家庭就只有一个女孩了；有些比较幸运，连续几胎都是男孩，那这个家庭就会有好几个男孩。表面上看，男孩的数量最终会比女孩多，但仔细想想会发现不是这样的。”

克莱弗点头道：“没错。这样看吧，所生的第一胎中，男孩女孩各占一半。生了女孩的不能再生孩子，生了男孩的可以生二胎，可是这二胎中的男孩女孩也是各占一半。生女孩的被禁止生育，生了男孩的可以生第三胎，第三胎的男孩女孩比例依然各占一半。在每一轮中，男孩女孩的比例都是各占一半。因此，将各轮生育的结果相加起来，男孩女孩的总数始终相等。”

王子疑惑道：“你这样一说好像确实如此。可是每个家庭最多只会有一个女孩，而很多家庭会有一个以上的男孩，为什么最后男孩女孩数量相等呢？”

米亚答道：“虽然很多家庭会有多于一个的男孩，但是，全国有一半

的家庭是没有男孩的啊。总之互相抵消就是了。”

“哦哦，原来如此。”王子轻轻拍拍马背，恐怕这是他学到东西最多的一天了。

队伍行至中午，大家正在马背上啃面包，前面斥候快马奔回来：“报告殿下，前方大约十公里就是温图河了，沿路通畅没有阻碍。”洛特王子点点头，叫身边的传令官向全军下达准备在河边扎营的命令。

队伍又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果然出现了一条宽宽的大河。远远望去，河对岸是片茂密的树林。这条河虽说很宽，但是中间最深的地方却只有半米多，河底铺着一层光滑的鹅卵石，不时有几只野鸟出没于河边的芦苇丛中。征讨军将在这里休整半天，第二天一早再渡河向阿里曼堡进发。

扎营完毕，王子带人巡视完各处后又叫来了米亚和克莱弗两人，三人沿着河边慢慢地走。王子问克莱弗道：“正好上午说到男孩女孩比例的问题，我又想起崔卡托考过我的一个问题了。”王子看米亚和克莱弗都很感兴趣的样子，继续说道：“一个家庭有两个小孩，已经知道其中一个是女孩，另一个也是女孩的概率是多少？当时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百分之五十，崔卡托只是笑笑，也没说对不对。”

克莱弗问道：“有什么限制条件吗？比如说生了女孩后还允许再生孩子什么的。”

“不不，和上午的事没关系。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正好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也不是双胞胎。当然，假定每次生男孩生女孩的可能性对半。”王子解释说。

米亚饶有兴趣地问道：“殿下为什么认为是百分之五十呢？”

王子答道：“我是这么想的，两个孩子不是双胞胎，那其中一个女孩并不影响另一个孩子是男是女。既然生男孩生女孩的可能性对半，另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可能性自然就是百分之五十了。”

三人在河边一处芦苇稀疏的地方站定，随便坐了下来。克莱弗边摆弄地上的鹅卵石边说道：“不错。如果老头的题是‘第一个孩子是女孩，问第二个孩子也是女孩的概率’，你的答案就对了，是百分之五十。”

王子疑惑道：“‘其中一个女孩’和‘第一个孩子是女孩’这两个说法有什么不同吗？都对另一个孩子是男是女没有影响啊。”

米亚回道：“不，有影响。如果‘其中一个女孩’，那另一个孩子也是女孩的概率就不是百分之五十了，而是只有三分之一。”

“什么？这是为什么？”王子惊讶地问。

“殿下您看。”克莱弗边说边在地上挑了几块鹅卵石摆放起来：“深色的代表男孩，浅色的代表女孩。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有几种可能？”

“三种。”王子马上答道：“两个都是男孩，两个都是女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克莱弗挠挠头道：“说有三种也可以，但您这三种可能的概率可不是一样大的。‘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的可能性是‘两个男孩’的两倍。”

王子疑惑道：“为什么？”

“殿下您看，第一个孩子男孩女孩的可能性各半。”克莱弗在上侧摆了一块深色的鹅卵石，在下侧摆了一块浅色鹅卵石。“第二个孩子是男孩女孩的可能性仍然各半。”克莱弗又在上侧深色鹅卵石的右边一上一下放了一深一浅两块鹅卵石，下侧浅色鹅卵石的右侧也放上两块一深一浅的鹅

卵石。

王子拍手说道：“我看懂了！所以‘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的情况可以细分成‘第一个是男孩第二个是女孩’和‘第一个是女孩第二个是男孩’这两种情况。”

克莱弗点头道：“没错。所以有四种可能：‘两个都是男孩’，‘第一个是男孩第二个是女孩’，‘第一个是女孩第二个是男孩’，‘两个都是女孩。’这四种可能性的概率是一样大的。”

“这样是没错，可是和刚才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王子问。

克莱弗在地上又补了两块石头，这样地上有四排鹅卵石，第一排是两块深色的，第二排左深右浅，第三排左浅右深，第四排两个浅的，分别对应刚才说的两个孩子性别的可能情况。“如果是‘第一个孩子是女孩’问第二个孩子也是女孩的概率，对应的是下面两排。下面两排的第二块石头一深一浅，所以第二个孩子是女孩的概率是百分之五十。”

“那么‘其中一个孩子是女孩’对应的是哪几排呢？”王子嘟哝着用手指点地上的石头：“下面三排？”

“没错，‘其中一个孩子是女孩’对应‘第一个是男孩第二个是女孩’、‘第一个是女孩第二个是男孩’、‘两个都是女孩’这三种可能，而这三种可能中只有第三种可能性下另一个孩子也是女孩，所以是三分之一的概率。”克莱弗说。

王子摸着下巴又思考了一会儿：“怪不得当时崔卡托不说话呢，原来是我答错了。”

三人坐在河边无所事事，王子站起来捡地上的鹅卵石往河里扔。克莱

弗看着王子一身戎装扔石子的姿态，不禁想道：虽说咱们这位王子不算特别聪明，但仔细看还是挺英俊的，举止间很有王者风范。

王子停下来回头说道：“别看这条河现在这么浅，春天的时候水位可比现在高多了。”

“是上游雪水融化造成的吧。”米亚应道。

“好像是吧。现在这条河流是我们人类地界和魔王地界的分界线，没有多少人敢到上游去勘察。不过这都是近几百年的事了，听说更早以前的时候，人类和魔王的地盘没有这么明显的区分，经常有人类和妖魔往来于这条河的两岸。”王子重新坐下，继续说道：“传说那时候这条河很深，而且河边只有一条小得只能装下两个人的小船。有时人类还要和妖魔乘同一艘船过河呢。”

“那不是很危险吗？”米亚问道。

“据说人类只有在数量少于妖魔的时候才会有危险。一个人和一个妖魔同乘小船，数量相等，所以也没什么危险。但有时候情况会比较复杂，比如崔卡托就考过我这样的问题：如果是三个人类和三个妖魔一起过河，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还让宫里的侍卫假扮人类和妖魔演练了好几次，最后终于想出怎么过河了。”说完王子期待地看着米亚和克莱弗。

米亚回道：“那崔拉托老头肯定很高兴了？”

王子笑道：“对啊，崔拉托很难得地夸了我几句。怎么样，我想这个问题应该难不倒你们俩吧！”这是王子的真心话，他现在已经完全服了这两个人了。

克莱弗也笑笑，重新排列刚才的鹅卵石：“那我就试试吧，正好三块

深色的代表妖魔，三块浅色的代表人类。”说完就开始摆弄起来。米亚只是坐在那儿用手支着脑袋想。

不一会儿，克莱弗就成功了：“没错，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摆弄给王子看：“先两个妖魔过河，一个妖魔回来；然后两个妖魔过河，一个妖魔回来；然后两个人类过河，一个妖魔一个人类回来；然后两个人类过河，一个妖魔回来。这时候三个人类都已经过河了，三个妖魔随便怎么过河人类都没有危险了。”

王子佩服道：“太厉害了，我想了快一个星期才想出来的，你这么一会儿就成功了！”说完两人看一旁的米亚。

米亚笑道：“我的方法只有第一步和你们不同。我是先一个人一个妖魔过河，一个人回来。后面就是一样了。”

王子想了一会儿道：“嗯，虽然具体过程不同，但结果都是一个妖魔到了对岸。米亚也很厉害啊，不用摆弄石头光想想就能找到解决方法了。”

三人相视而笑，一个下午就在谈笑中度过了。

魔王堡大战

第二天一大早，大家骑着马过了河，登上对岸后稍作休整，远征军就在向导和斥候的带领下在树林里慢慢地向魔王的阿里曼堡进发。这片树林虽然有些阴暗但并不潮湿。王子也不再走在队伍前头，而是由十三名斥候开道，九名骑士先锋，前后各五十五名卫士，左右各三十六名卫士，中间是王子和二十三名军师。

这里已经是魔王的地盘，随时可能会遇见魔王的手下，因此大家都有些紧张起来。王子倒依然很轻松的样子，不时地与周围的军师聊聊天。斥候来报沿途没什么异样的时候，王子也只是随意地“嗯”了一声，根本没什么放在心上。

中午的时候，远征军走出了树林，就看到阿里曼堡耸立在前面的山头上。在远征军的位置上只能看到这座城堡的正面，从宽阔的大门和在大门后露出来的几个高耸的尖顶来看，这座城堡的面积非常大，漆黑的颜色也透露出不祥的气息。想到马上就要在这座城堡里和魔王对峙，队伍中一小部分人开始有点害怕，后悔不该冲动冒这个险，但更多的人是兴奋，期待王子打败魔王救出公主的时刻。王子依然很平静，既看不出害怕也看不出兴奋，就像一个人要去做一件既不重要也没有趣的事情时的感觉。

队伍行至魔王堡大门前已是下午三点多钟。让人意外的是，紧闭的大门外已经站着一个妖魔了。这个妖魔身材魁梧，穿着黑色的礼服，戴着白色的手套，头上有两个螺旋形的角。

王子皱皱眉头骑着马上前，在那妖魔前停下。

“欢迎来到阿里曼堡。”妖魔左手紧贴身体，右手平放身前，高大的身躯微微弯下致礼：“在下是阿里曼堡的管家凯奥兹，主人吩咐在下在这里等你们。”

王子点点头道：“那就让我们进去见魔王吧。”

凯奥兹站在原处道：“主人只吩咐在下等你们，没吩咐在下让你们进去。”

王子撇撇嘴：“这是什么意思？我还要先和你交手吗？”

凯奥兹答道：“王子说笑了，在下并不擅长打斗。在下已完成主人吩咐的工作，请恕在下失礼先行告退。”说完，管家的身形化成一个黑色的旋涡渐渐隐去。

众人正不知所措中，大门边的墙上“吱嘎”一声开了一扇小门，一个瘦小的身影闪了出来。“大家好，看来你们不受凯奥兹的喜欢。”这个身影模糊不清，若有若无，明明就站在大家的面前，可就是没法看清具体的轮廓。“我是高德，这个大门的守卫。哎呀，主人也没吩咐我今天会有客人来，你们有主人的请柬吗？”高德也没等王子回话，自顾自地继续说道：“算了，看你们带刀带枪的样子，也不像是受主人邀请而来的。真是麻烦啊，今天不能好好休息了啊。”

说完，那看不清的右臂慢慢举起来，高德和王子之间的地上腾起一团白色的烟幕。王子急忙按住腰间宝剑的剑柄，刚才整齐排在王子身后的九名骑士也马上上前护住王子。等烟幕散去，地上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魔法阵或者召唤兽，只有三只并排放着的不起眼的木箱子。王子正纳闷中，身前的一名骑士怕敌人耍诈已经大喝一声策马冲向前去。

大家本来就离得很近，战马一瞬间就到了高德跟前，骑士举起长枪刺杀过去。高大的骑士冲刺如此瘦小的身影，在视觉上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力。米亚跟着大家惊呼一声，但是这声惊呼还没平息，第二声惊呼已经响起来了：虽然高德站在原地根本就没有动，但是骑士已经瞄准好的冲刺并没有刺中那个模糊的身影。骑士减速在高德身后几十米的地方停下，掉头调整角度继续向那个身影突刺，依然没有刺中。

骑士一时摸不准情况，站定了等王子的指示，王子只是淡淡地说道：

“卢瑟退下，先看看他有什么说法。”

高德“咯咯”笑道：“别误会了，战斗这种麻烦事不适合我。不过你们不请自来要见主人，自然要先过我这关。啊，话虽这么说，要我这门卫适当放放水也是可以的哟。”

王子不满地道：“别浪费我们的时间。”

高德笑得更开心了：“这可是你们在浪费我宝贵的休息时间啊。这样吧，大门需要五把钥匙才能打开，本来呢，你们必须解答我五个难题，答对一题给你们一把钥匙。既然我们达成了别浪费时间的共识，我就给你们一个优惠，免费送你们一把钥匙，如何？”

米亚和克莱弗面面相觑，这真是个不正经的门卫。王子也不知道高德是不是打什么坏主意，只好默默地点了点头。

高德一个人在那儿点点头又摇摇头，等了一会儿看王子一行人没有异议，继续说道：“我们快点开始吧。”高德指着刚才地上出现的三只箱子：“我出题的规则很简单，钥匙就在这三只箱子其中的一只里，你们要做的就是找出装有钥匙的那只箱子。啊，也不是要你们靠运气瞎猜，三只箱子上我都写了一句提示语。”

说完，高德转身踱回那扇小门，在关门后又探头出来说道：“啊差点忘了，箱子上的提示中只有一句是真的哦。那么我先去睡觉了。”说完，那扇小门慢慢关上和墙壁融为一体消失不见了。

刚才冲刺高德的路瑟骑士显然是心有不甘，先行上前查看那三只木箱子，其他骑士也紧跟着上前。三只箱子都不大，只有半米高，但形状各不相同。左边那个是圆柱形的，更像是酒桶；中间的那个是常见的方形；右

边那个比较奇怪，是三角形的。箱子表面也找不出可以打开的地方，骑士拿出小刀试着撬了一下，并不成功。骑士又试着推了一下，箱子纹丝不动。再仔细看，箱子的顶上都刻着一行浅浅的字。

圆形箱子顶上的字是：“钥匙在这只箱子里。”

方形箱子顶上的字是：“钥匙不在这只箱子里。”

三角形箱子顶上的字是：“钥匙不在圆形箱子里。”

骑士们知道接下来的是军师们的事情了，知趣地退后让开位置。王子上前看了箱子上的字后扶额叹气：“这是什么魔王的门卫啊。”

军师们也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其中一个说道：“钥匙在圆形箱子里吧，圆形箱子上刻的话是真的。”另一个说道：“钥匙在三角形箱子里，三角形箱子上的话是真的。”

王子示意大家安静，问米亚的意见。米亚答道：“刚才高德说只有一句提示是真的。如果钥匙在圆形箱子里，圆形箱子和方形箱子上的话就都是真的；如果钥匙在三角形箱子里，三角形箱子和方形箱子上的话都是真的。这两个箱子都不可能，所以钥匙只能在方形箱子里。”

王子又看向克莱弗，克莱弗随意地答道：“圆形箱子和三角形箱子上的提示是互相矛盾的，只能有一个是真的。既然这两句已经有一句是真的了，剩下那个方形箱子上的就是假的。方形箱子写的什么？‘钥匙不在这只箱子里’，哈，钥匙就在方形箱子里。”

其他的军师有的点头称是，有的不屑地“哼”了一声，还有的茫然不语。王子仔细一想就知道两人说的是正确的，便朝中间的方形箱子看去。但是刚才骑士们已经检查过了，箱子上并没有能够打开的地方。大家正无

可奈何间，墙上的小门又出现了，高德模糊的身影从门里钻了出来，不耐烦地说道：“哎，你们就不能让我先睡个觉吗？”接着似乎是看了米亚和克莱弗一眼，叹气道：“你们好像挺聪明的，也罢，我们就速战速决，早点完事好了。”说罢，轻轻拍了一下手，中间的箱子就“嘭”的一声变成一把钥匙掉在地上，另外两只箱子则渐渐隐去。

侍卫把钥匙捡起来给王子查看，这把钥匙通体深红，并没有齿，只是一个短短的圆柱形。高德耸耸肩说道：“你们稍退后一下，我要出第二题了。”众人后退留出位置，高德就再次举起了模糊的右手。一片烟幕散去后，地上再次出现了三只箱子。“这次的三个提示至少有一个是真的，至少有一个是假的。”高德说。

王子和军师们上前看，圆形箱子上刻的是：“钥匙不在方形箱子里。”

方形箱子上刻的是：“钥匙不在这只箱子里。”

三角形箱子上刻的是：“钥匙在这只箱子里。”

克莱弗一脸坏笑地看着米亚，米亚则一脸无奈地看着克莱弗，其他军师们都低着头，他们大概是自知和米亚、克莱弗两人不在同一个层次了。

“就是说可能有一句是假话，也可能有两句是假话。”王子摸摸下巴想了一会儿，问克莱弗道：“这三句话互相之间并没有矛盾，该怎么判断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呢？”

克莱弗耸耸肩：“直接看三句话并不能从表面上推出，所以刚才那题我用的方法对这题就无效了。”

王子又看向米亚，米亚答道：“如果钥匙在三角形箱子里，三句话都是真的；如果钥匙在方形箱子里，三句话都是假的。所以，钥匙只能在圆

形箱子里。”

“圆形箱子里……”王子喃喃道：“因此圆形箱子和方形箱子上的提示是真的，三角形箱子上的提示是假的。”王子抬头看高德：“如何？”

“哈哈，好好，答案正确。”高德说完后拍一下手，两只箱子散去，只有圆形箱子化为一把绿色的钥匙。

太阳渐渐西斜，已经是傍晚了。王子一行人的影子在地上拖了老长，而身影模糊的高德连地上的影子也是若有若无的样子。四道题已经答对两道，虽说有米亚和克莱弗这两位厉害军师在，剩下两道题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也不能掉以轻心，骑士们做好了一有不测就强行突破大门的准备。

“那么第三题开始。”地上又出现了三只箱子，高德用掩藏不住的开心语调说道：“你们真是我遇到过的最爽快的答题者，所以我给你们一些优惠。这次每只箱子上有两个提示，而且这两个提示至少有一个是真的！如何，我很大方吧？”

王子等人上去看箱子上的字，圆形箱子上刻的是：“钥匙不在这里。钥匙是蓝色的。”

方形箱子上刻的是：“钥匙不在圆形箱子里。钥匙不是蓝色的。”

三角形箱子上刻的是：“钥匙不在这里。钥匙其实在方形箱子里。”

王子并不多说话，直接看米亚和克莱弗。米亚道：“钥匙不可能在三角刻箱子里，不然三角形箱子上刻的两句话都成假的了，所以钥匙只能在圆形或方形箱子里。这两只箱子上的第一句话是一个意思，要么都是真话要么都是假话。两只箱子上的第二句话又互相矛盾，只能一真一假。”

克莱弗接口道：“没错。如果这两只箱子的第一句话都是假的，就会

有只箱子上是两句假话。因此这两只箱子上的第一句话必须都是真的。也就是钥匙不在圆形箱子里，而是在方形箱子里。”

王子皱皱眉头：“那钥匙到底是不是蓝色的呢？”

“钥匙的颜色没法推论出来，也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只要知道钥匙在中间那只方形箱子里就好了。你说是吧？”克莱弗抬头反问高德。

“哼哼，算你们聪明，不过正好能省很多时间。”高德不耐烦地拍拍手，方形箱子化成一把蓝色的钥匙。

“天也不早了，就进行最后一题，早点完事早点休息。”高德等王子的侍卫捡起那把钥匙后自言自语地召唤出了新的三只箱子，“每只箱子上还是有两句提示。一只箱子上的是两句真的，一只箱子上的是两句假的，还有一只箱子上是一真一假。”

大家看三只箱子上的提示。圆形箱子上刻的是：“钥匙不在这只箱子里。钥匙在方形箱子里。”

方形箱子上刻的是：“钥匙不在圆形箱子里。钥匙在三角形箱子里。”

三角形箱子上刻的是：“钥匙不在这只箱子里。钥匙在圆形箱子里。”

克莱弗很来劲地不等王子示意就开始推理：“如果钥匙在圆形箱子里，圆形箱子和方形箱子上的两句话就都错了，但是两句话都错的箱子只能有一个，所以钥匙不在圆形箱子里。如果钥匙在方形箱子里，方形箱子和三角形箱子上的两句话就都是一真一假了。所以，钥匙只能是在三角形箱子里。”

“三角形箱子……我看看。”王子又重新读了一遍三只箱子上的提示：“因此两句话都是真话的是方形箱子，两句话都是假话的是三角形箱子，

两句话一真一假的是圆形箱子。对不对？”王子看高德。

“哈哈，正确无误。这把钥匙也是你们的了。”说完，三角形箱子化成一把金黄色的钥匙掉在地上。“还有先前说过免费送你们一把钥匙，拿好了。”在金色钥匙的旁边又出现一把乌黑色的钥匙。“好了，我的工作已经结束，接下来就随你们便了，只要别在大门前太吵闹影响我睡觉就好。”高德扬扬手，拖着模糊的身影回了小门。

侍卫把几把钥匙全部交给王子，这五把钥匙除了颜色不同外完全一样，都是没有齿的短短圆柱形。几人凑近大门查找，果然在左下方有五个排成圆形的小小圆孔，圆孔内壁的颜色正好和五把钥匙吻合。

王子犹犹豫豫地把五把钥匙插进了对应颜色的小孔。大门“喀嚓”一声，似乎触动了什么机关。骑士们紧张地把王子团团围住，但什么也没有发生。克莱弗试着推了一下门，大门悄无声息地向两旁打开。王子对着骑士们笑笑：“大家别紧张，跟着我进去就行了。”说着对一名离得比较近的骑士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回禀殿下，在下叫斯瓦德。”那名骑士回答。

“斯瓦德，你带着卫士留下看守马匹。别让门关上了，我们很快就会救公主出来的。”王子吩咐道。

“遵命！”斯瓦德说。

王子点点头，带着其余八名骑士以及数位军师进入了魔王城堡的大门。

大门后是一片开阔的空地，魔王的城堡就耸立在空地的另一头。这时太阳已经快要没入地平线了，大门外的草地被染上一片金黄色。但是这金黄的阳光也没能改变魔王城堡阴暗古怪的黑色基调。

王子一行人在夕阳下穿过空地来到主堡的门前。王子站定后，面色终于开始有点认真起来，跟着王子的八名骑士也神情严肃。王子深吸一口气，用力推开了主堡的大门。

进入主堡大门后是一个宽敞的大厅。大厅左右是碎花玻璃墙，一缕缕不可能是阳光的光线斜着投射进来，照着大厅中间的地毯。这条猩红色的地毯从门口笔直地铺向大厅对面的楼梯，楼梯连接的二楼被一面屏风挡住，无法看到通往何处，应该是城堡的深处吧。

众人在大厅里站定，先前在门口冲刺高德的卢瑟骑士说道：“殿下在这里等着，我先去二楼看一下情况。”

“不用了，你们在这里等就好。”接着王子环顾四周，没有看到魔王或者魔王手下的身影，于是高声道：“圣阿兰诺斯公国洛特王子前来讨伐阿里曼魔王，没人出来应战吗？”

话音刚落，两侧碎花玻璃透出来的光线闪烁着变成了紫色，二楼的屏风后响起一声大笑：“哈哈，这次来的王子也是如此狂妄，真是糟糕透顶的遗传啊。”话音刚落，屏风后就转出一个身影来，个子并不高，身上似乎缠满了漆黑色的绷带，绷带扭曲的缝隙间露出暗红色的色泽，仿佛组成了一圈圈远古的符文，那双血红色的双眼则正透出邪恶的目光，居高临下地扫视着大厅里的十来个人。

王子似乎是吃了一惊，小声道：“阿里曼……”其他人听王子这么一说更加紧张了，他们本来并不认识阿里曼魔王，只当出现在二楼的又是魔王的哪个手下，谁知刚进主堡就直面魔王本人。

魔王很快看到了队伍中间穿着蓝白色皇家服饰的王子，坏笑道：“来

讨伐我么？就你们这几只臭虫？”

卢瑟右手抓住腰间剑柄，等待王子命令随时冲锋上前。王子质问道：“据说我的父祖们来讨伐你的时候，你都胆小没有露面，只是派你的手下出来应战。怎么，这次你终于要亲自出马了吗？”

“胆小？哈哈……”魔王的笑声越来越大，渐渐变成巨响，在大厅里回荡着，两侧的光线也忽明忽暗地随着笑声变化。

在这震耳的笑声中，王子出声喊道：“公主在哪儿？”

魔王边笑边答道：“公主？只要你能打败我自然会还给你。”

说罢，笑声也停息下来，大厅里寂静无声，笼罩在一片诡异的紫色光晕中。片刻之后，王子微微一点头，卢瑟和另外三名骑士拔出佩剑向魔王所在的二楼冲了过去。魔王连看都没看，只是嘴角微微一动，那四名骑士就突然扔掉手中的剑，抱住头维持着冲出去的速度倒在地上，向前滑了一段距离后撞在了楼梯的第一个台阶下，痛苦地呻吟起来。

众人看到这一幕只觉得不可思议，王子拔出佩剑架在身前，却也不敢贸然上前。魔王咧嘴一笑，慢慢从台阶上走下来。每走一步，大厅两侧的光线就暗淡一分，等魔王跨过几名骑士的身体踏上大厅的地毯时，整个大厅变得漆黑一片，可以看到的只有魔王那双血红的眼睛和他身上古怪的一圈圈暗红色符文。

米亚只觉得一种恶心感袭来，明明大厅里一片死寂，脑海里却又不知谁在轻声低语着不祥、不洁、不吉的话语。魔王还在一步步地靠近，恶心感更加强烈起来，脑海里的声音也更加混乱、污秽、狂妄。这种噩梦般的精神污染并不是普通人类所能承受的。终于，不知是哪位军师“啊”地惨

叫了一声，转身狂奔出去。先是一位接一位，继而是全部人一起，疯狂地叫喊着，全力奔跑着，面目扭曲，眼睛发直，从主堡大门里滚了出来。

主堡外的空地笼罩在淡淡的星光下，但是噩梦还没有结束。一条黝黑的巨龙正在上空徘徊，巨大的翅膀扇起狂风，使人站立不稳。先前门口的卫士和马匹已经吓跑了大半，剩下的人也是吓得腿软了没法跑，围在一起瑟瑟发抖。

从主堡滚出来的王子、骑士和军师们还没有完全恢复神智，踉踉跄跄地向大门跑着。巨龙收起翅膀向下俯冲，把疯狂的人群截断。巨龙着地的巨大的冲击力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震飞了出去。米亚被摔落后的疼痛惊醒，四下看了一圈，王子和克莱弗都晕迷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远处巨龙正扑腾着翅膀准备再次起飞。

这时先前遵王子命令看守大门的斯瓦德骑士骑着一匹马赶了过来，米亚急忙上前帮忙把不省人事的王子扶上马背。斯瓦德点头表示感谢，策马向大门外撤退。米亚也背起旁边晕迷着的克莱弗向大门跑去。巨龙已经升空开始盘旋了，米亚必须在下次巨龙冲击前离开这块空地。但是米亚的体力并不是很好，克莱弗又比米亚还要重些，所以还没跑到大门米亚就已经气喘吁吁了。

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本来已经骑着马带王子出了大门的斯瓦德手里牵着另一匹马又返回来了。米亚把克莱弗扶上马，自己再翻身上去，跟着斯瓦德出了大门沿着来时的方向狂奔。

两匹马奔出去不远，身后就传来了巨龙再次冲击地面的巨响，米亚和斯瓦德没有敢回头去看，此时他们心中只有尽快离开此地这一个念头。

二、森林里的奇遇

巧遇村长

一轮凸月在东方的夜空中挂着，两人不去听魔王堡不时传来的巨响，趁夜色快马进入了南边的森林。又行了一段路后，料想在森林里巨龙行动不便，应该不会追来，于是找了一块稍平整的空地下马休息。两人把王子和克莱弗从马背上扶下来，斯瓦德解下自己的披风，又从行囊里翻了一块布出来，铺在地上给王子和克莱弗垫着。

夜晚的森林更加阴暗了，周围不时响起不知名动物的叫声。斯瓦德捡了一些干枯的树枝堆在一起，又取出燧石生火。燧石撞击的“喀嚓”声吵醒了王子和克莱弗，两人“噌”地坐了起来，还没有完全从魔王堡的惊吓中缓过来。

“我们这是在哪儿？”王子站起来茫然环顾了一圈。

“殿下放心，我们已经撤出了魔王堡，这里是魔王堡南方的树林深处，暂时应该是安全的地方。”斯瓦德回道。

“怎么只有我们四个人？其他人呢？”王子又问。

“大部分人在黑龙出现时就吓跑了。当时情况危急，我只能救出殿下和两位军师，其他人现在估计也已经走散了。”斯瓦德回答。

“什么黑龙？”显然当时王子从主堡逃出来的时候还处于极度惊恐中，

根本没有注意到头顶盘旋的巨龙。

斯瓦德点燃了小小的篝火，答道：“当时殿下带着众人进入魔堡后，我和其余卫士把守大门。没过一会儿就听到魔堡后方传来巨大的风声，再看时就发现魔堡顶上趴着一只硕大的黑龙。那条黑龙腾空而起，又直接向大门这边俯冲过来。我们都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巨龙，很多人立刻就转身逃跑了，本来正在门外吃草的马也惊散开来。那黑龙从我们头顶掠过，又返回来盘旋。接着我就看到殿下从主堡里撤退出来，那条黑龙直接冲撞地面把大家击飞摔晕。我勒住自己受惊的坐骑赶来接到了殿下。”

另一边克莱弗也已经从米亚那里知道了自己昏迷后发生的事情。四人都有些后怕，特别是王子、米亚和克莱弗三人，当魔王接近时自己内心所感受的恐惧和绝望是事后也不愿意回忆起来的。

王子颓废地坐在地上，喃喃道：“不应该，不应该，不应该这样的……”

克莱弗感觉有点好笑，反问道：“要不应该怎样，魔王要乖乖投降交出公主吗？”

米亚捅了捅克莱弗，示意他少说两句。克莱弗反而抱怨起来：“唉，现在还怕什么。讨伐魔王已经失败，回去后恐怕会成为朋友们的笑柄，更别说做官了。我看我这辈子就是种地的命！”

王子没好气地道：“这一切都和说好的不一样，我也不明白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听了王子的话，克莱弗反而冷静了下来，和米亚一起疑惑地问道：“‘和说好的不一样’？你们本来和魔王说好了？”连本来一脸严肃地侍立在旁的斯瓦德也不解地皱起了眉头。

王子自觉说错了话，连忙捂住嘴巴，旋即一想事到如今也没什么了，耷拉着头说道：“别误会，并不是和魔王说好了什么。只是在魔王抓走公主后，父王就来告诉我魔王这么做的原因了。”

“什么原因？”米亚和克莱弗异口同声地问道。

王子抬头叹了口气，“说来话长……这么多年来魔王总是来抓公主，可这并非它自己愿意的。”

这话就更加奇怪了，不是魔王本意难道是有谁逼他这么做的吗？米亚、克莱弗还有斯瓦德三人一肚子的疑惑，但都不做声等着王子说下去。

“在五百六十年前，因为魔王对人类的骚扰越来越严重，我的先祖达坦丁王率军征伐阿里曼堡，并成功地击败了阿里曼魔王。不知为何，当时达坦丁王并没有消灭或者驱逐魔王，而是和他定下几条约定。魔王答应以温图河为界，它的活动范围只限温图河以东地域，从此以后不再骚扰温图河以西的人类。另外，为了保持阿诺兰斯皇室的勇猛作风，魔王要配合帮忙锻炼每一位年轻的皇室男性成员。具体就是，每位王子娶妻前，魔王都会来抢走公主，再由王子率军进入魔王堡将公主救回。”

三人面面相觑，没想到皇室和魔王之间居然还有这样的约定。王子继续说道：“开始几十年里魔王还很配合，经常半认真地和历次的王子较量，每次王子都要使出浑身解数，用从小努力练习的剑术甚至一些小聪明来打败魔王救出公主。不过后来魔王就很少出面了，无论是抓公主还是和王子过招的都是魔王的手下。玩了快一百年，阿里曼王也玩腻了吧，现在想来真是讽刺。”

类似的传闻米亚已经在雾水酒吧里听“麻衣双智”说过了，当时只是

觉得阿里曼王是个奇怪的魔王，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原因。王子接着说道：

“再过一百来年，魔王的手下们也玩腻了，于是一切都只剩下一个形式。这两百年里，王子只需要带着几个人进入阿里曼堡，和魔王的一名手下随便过两招，公主就会被释放。有时魔王的手下心情好还会扔一两件东西给王子做‘战利品’。”米亚想起独臂杰克说过上次的王子征讨魔王时带回了一件魔法披风，不禁哑然失笑。

“父王和我说的就是这些，所以本来我以为这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次魔王居然亲自出马，还很认真地和我们对战……”

米亚心想，这根本不能叫对战，而是一边倒地碾压。

斯瓦德激动起来：“这种无聊的约定废除掉也罢。这次是我们准备不够充分，殿下明天就回国重新集结精锐人马，再次讨伐魔王，将他彻底消灭。”

米亚和克莱弗不语，洛特王子摇摇头：“经过这几百年对魔王的征讨，国民们早就认定了魔王只是个没有实力的废物。如果现在回去说我们被魔王击败了，刚才克莱弗也说过，我们只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斯瓦德捏紧了拳头：“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也许还有些人散落在这个森林里，我们可以先试着找找，看能不能再集结出一支队伍来。”米亚提议道。

几个人都知道从这片大森林里把走散的人重新集结起来是不可能的事，但目前也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

四人裹着披风和毯子将就了一晚，第二天，就开始骑着两匹马四下游荡。没有斥候和向导，他们无法在这片阴暗的森林里辨认方向，只好凭感

觉瞎走。

王子和斯瓦德的坐骑在前，米亚和克莱弗的坐骑在左后方跟随。克莱弗第一次能仔细地观察斯瓦德：这位骑士身材高大，一头短短的红发，一双淡淡的红瞳。斯瓦德觉察到克莱弗的目光，转头问道：“怎么了？”

“不不，只是在好奇你一身肌肉是怎么练出来的。”克莱弗随便扯了个话题。

“没什么特殊的训练，就是每天负重绕着达卡萨镇跑三圈。”斯瓦德说。

绕达卡萨镇三圈怎么也得有二三十公里吧，克莱弗咂了咂舌表示敬佩。斯瓦德接着说道：“我这只是空有蛮力，只要愿意，谁都能练出来。倒是你们军师更让人敬佩，头脑可不是随便练练就能练出来的。像你这么聪明，在进入征讨军前是在哪里做事的呢？”

克莱弗答道：“以前我曾经在阿诺兰斯大学里当过教授。”

“嗯？”米亚不小心出了声，因为他记得克莱弗不止一次说过自己是种地的。

斯瓦德则一脸崇拜的表情：“你曾经在全国最好的大学里当过教授？太厉害了！”

克莱弗对米亚笑道：“别急，先听我说下去。阿诺兰斯大学确实是全国最好的大学，工资高、教学任务轻松，因此我身边的人都非常羡慕我。但那种羡慕让我很不舒服，那时候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被别人羡慕。于是我辞职了，随便去了个普通的大学找了份讲师的工作。”

“啊？是吗？”斯瓦德非常遗憾地说道。

“没错，我以为这样就不会有人羡慕我了。”克莱弗也有点遗憾。

“后来呢？”王子也来了兴趣。

“因为那份讲师工作的要求，我每年都要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结果我那年的三篇学术论文写得太好引起了轰动，学术界的人都说非常羡慕我的才华以及甘心在普通岗位工作的谦虚。”克莱弗无奈地说。

“然后你就又辞职了？”米亚忍住笑问道。

“差不多，我决定再也不发表学术论文了，然后很快就因为无法完成学校的指标而被解雇了。然后我找了个风景优美的地方隐居起来，自己盖了个屋子，种些地养活自己。”克莱弗说。

“哎呀，这样的田园生活我也很向往啊？”王子羡慕道。

“哈，想必你还是没能过多久安稳日子吧？”米亚笑了出来。

“没错。虽然我隐居了起来，但是偶尔路过的人都会停下来围着我的屋子称赞，并羡慕我巧妙的手艺和安稳的生活。我一狠心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变卖了，把钱捐给了穷人，然后过起了流浪汉的生活。”克莱弗说。

“什么？”斯瓦德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你后来怎么决定要来参加征讨军的呢？”米亚问。

“一开始我的流浪生活虽然有点艰难，但是很轻松很开心，因为终于不会有人羡慕我了。但是快乐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位以前大学里的同事。我俩聊起了分别后各自的生活经历后，那位同事惊呼道：‘你现在的的生活过得好快乐，我真是羡慕死你了。’”克莱弗说。

“哈哈……”米亚笑得更开心了：“当时你的脸是不是气得扭曲了？”

“那倒没有，我只是醒悟了，我决定再也不理别人的羡慕了。我活我的，他们羡慕他们的。正好听说王子在达卡萨镇外招募征讨军，我就过来了。”克莱弗说。

“真好。”斯瓦德点着头：“这样丰富的人生经历真让人羡慕。”突然想起克莱弗不喜欢被人羡慕，斯瓦德做了个鬼脸。

克莱弗挥挥手：“没事儿。”

王子说道：“听了你的故事，我想起父王小时候对我的教导。做事要符合天下的利益，符合皇家的身份。特别是要忽视别人的赞扬和欣赏，专注于听取批评意见。”

克莱弗不同意：“也不能这么说吧！忽视赞扬和欣赏、只听取批评意见，有点太极端了。不管什么事情，还是需要用逻辑推理，弄清事情原委再做处理。”

“逻辑推理可不是万能的。”王子也不相让。

“怎么会？世间万物都能推理，只要是逻辑推理出的结果就一定是正确的。”克莱弗道。

“是吗？‘逻辑并不是万能的’可是崔卡托反复教导我的，因为这是他自己亲身体会的经验总结。”王子说。

“哦？”克莱弗和米亚都很感兴趣。

“崔卡托教导我说，‘逻辑’是理性的产物，如果用来理解客观世界的话确实是可靠而强大的武器，但是这个世界除了理性的客观世界外还有感性的主观世界。当逻辑面对主观世界时就没有用武之地了。作为王者，如果在感性的场合太专注于逻辑的理性，就可能会被人民认为是自私自利，

失去民心。崔卡托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让我更清楚地明白这个道理。”王子说。

“什么经历？”两人同时问道。

“崔卡托年轻的时候就像你一样聪明，而且也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以讲逻辑讲推理的。一次，他和互相喜欢的女孩一起出去吃饭，上完菜后，他就先把所有的肉都夹到自己碗里了。女孩不高兴地问道：‘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把所有的肉都夹掉，只给我留下菜啊？’你们猜崔卡托怎么回答的？”王子说。

“因为要女孩保持身材？”斯瓦德问。

王子笑道：“没那么复杂，崔卡托单纯地说只是因为肉比菜好吃，所以他要先吃肉。”

“哦，果然是死脑筋么。因为肉比菜好吃，所以要先吃肉。这推理是没错，但女孩也要吃肉的啊。”斯瓦德说。

“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呢。他们的餐后甜点是一块精致的蛋糕，女孩把蛋糕分成两份，但是没分好，明显其中一块比另一块要大一圈。女孩就让崔卡托先挑。崔卡托想了一会儿，就拿起大的那块先吃了起来。”

斯瓦德叹气道：“女孩要伤心死了吧。”

王子继续说道：“他是这么推理的，你们看看对不对：女孩喜欢吃蛋糕，但女孩也知道崔卡托喜欢吃蛋糕，崔卡托还知道女孩喜欢他，一切都为他着想，所以女孩肯定是想让他吃大的那块。”

“虽说这个推理没错，但是……”克莱弗犹豫起来。

“后来女孩很失望地说道：‘如果你让我先挑的话，我会拿小的那块

的。’崔卡托边津津有味地吃蛋糕边答道：‘那正好啊，我留给你的就是小的那块。’”

米亚忍不住笑了起来：“哈哈，后来呢？”

“后来那女孩就再也不理崔卡托了。”王子说。

米亚瞅着克莱弗偷笑，克莱弗没好气地道：“好啦，我错了，刚才是我没有考虑清楚，世界上确实有些事情是逻辑推理不能解决的。我才不会像崔卡托老头儿那样没谱呢。”王子和斯瓦德都跟着笑了出来。

几人边谈笑边走，也不知到底走了多久。从光线透过树冠空隙射入的角度来看，现在应该差不多是中午了。四人找了一块空地，下来让马休息。几人正坐在树下吃所剩不多的干粮，忽听近处传来一声口哨，接着“刷”的一声，从四周跳出了五六个人，每人手里都拉着弓对准了王子一行人。这几个人身材和斯瓦德差不多魁梧，头上插着羽毛，脸上涂着黑色颜料，兽皮缝制的破烂衣服不能完全遮盖住他们黝黑健壮的身躯。

斯瓦德手扶剑柄不敢妄动，米亚和克莱弗也一下子吓住了。四人背靠背紧张地看着突然出现的这几个人或者妖。

沉默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从旁边一棵树上跳下来一个人，一样的装束打扮，只是个头看起来更高大一些。这人将双手平摊在身前表示没有拿武器，来到离几人四五米远的地方，开口说道：“我是猎人村的村长亨特，这些是我们猎人村的村民，上午你们进入了我们猎人村专门用来打猎的森林范围。从上午对你们的跟踪观察来看，你们不像是这个露西森林里的人，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王子上前一步答道：“我们是阿诺兰斯公国的远征军，前来讨伐阿里

曼魔王。”还没有弄清楚这个自称是猎人的亨特是敌是友，王子决定先隐藏自己的身份，征讨魔王已经失败的事也先不提。

“讨伐阿里曼魔王？”听了王子的话后，几名村民夸张地仰头大笑，但是手中的弓箭却纹丝不动，仍然瞄准着围在中间的王子一行人。

亨特也嗤笑了一声：“我听人说河西边的国家每过十来年就会派人去讨伐魔王，每次都自称打败了魔王。看来这传说是真的呢。不过，你们好容易迷路了？去阿里曼堡不是你们走的方向啊。”

克莱弗接口道：“谁说不是呢，我早就说方向不对了，可他们几个就是不信。这不一不小心就进了你们的地盘。”

亨特仔细端详了一阵王子和斯瓦德衣服上的图案饰物，举手示意另外几名猎人把武器放下：“这蓝白的配色和宝剑的图案确实是河西边阿诺兰斯公国的标志。”

米亚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王子有些疑惑：“你们是人类？”

“怎么？不像吗？”也许是放下了疑心，亨特开起玩笑来，还拿出弓摆了几个造型显示身上壮硕的肌肉。

王子却更加疑惑了：“这里不是魔王的地盘吗？怎么会有人类在此生存？”

“嘿，别提了。”亨特已经转到两匹马那边去了，边检查马口边说道：“还不是因为五百多年前的时候你们阿诺兰斯国和魔王定下了约定！”

王子就更不明白了：“那个约定不是说人类生活在温图河以西，魔王生活在温图河以东吗？”

“不对，约定只说了魔王在河西活动，不再骚扰河东的人类。根本就

没说要让本来就生活在河东的人类搬到河西去。”亨特反驳。

“但是这里已经成了魔王的地盘，你们随时可以搬到河西去过更加安稳的日子啊？”王子更不明白了。

“是啊，我们的祖先本来也是这么想来着。自从定下那条约定后，河西的人类就不敢再来河东，但因为消息迟滞，河东森林里的人知道这事时可能都已经过了两三年了。当他们再想去河西时，河西的人只会把他们当做是魔王的手下，不但不欢迎，反而会极尽辱骂甚至拳脚相向。还有些去了河西的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木板上，在温图河里漂着呢。”亨特瞟了王子一眼继续说道：“你说都这样了，这边的人还敢搬去河西吗？”

王子说不出话来，从小在深宫长大的他并不知道普通百姓对异己事物的恐惧和仇视是如何的根深蒂固。

“所以我们的祖先只好在这片充满了妖魔的森林里继续生活。我们选择全民猎人也正是因为一旦有妖魔入侵的话，可以迅速组织起防御力量。不过还好，这片森林里的妖魔大部分都是些动物精灵，对人类比较友好，有几个还成了我们的朋友。”亨特说。

亨特已经把王子一行人所有的东西都看了一遍，就差把包裹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了。接着，他无奈地叹了口气道：“说来你们可能是这几百年来第一次来到我们猎人村地盘的河西人类。我这作为村长的不邀请你们一下可不行，看你们的干粮好像也没多少了吧，怎么样，要不要来？”

克莱弗连忙“嗯嗯”地点头。王子正好也想看看这群在魔王地盘生活了几百年的人是个什么状况。虽说这里实际上是魔王地盘，但名义上仍然属于阿诺兰斯公国，自己还是他们的王子。于是四人自我介绍了一番，当

然，隐瞒了各自真实的身份，然后收拾好东西，牵起马跟着亨特继续向森林深处进发。

路上，亨特拿出一根烟枪点着开始吸起来。吸了几口还有点不好意思地问王子他们几个人要不要来几口。米亚和克莱弗决定好好捉弄一下亨特，以报刚才被他吓着的仇。

克莱弗笑着问：“你作为一个猎人，怎么能有烟瘾呢？这东西会麻痹你的感官，使你本来敏锐的直觉变得迟钝。”

亨特憨笑道：“我不是有烟瘾，这是我自己选择要吸的，每次打猎回去的路上吸几口放松一下。只要我想不吸的话，马上就能不再吸烟，但我找不到理由这么做，因为这几年来我的感官并没有迟钝。可是我可以保证，只要一发现吸烟让我迟钝起来，我就能马上做到不再吸烟。”

克莱弗一脸坏笑地道：“我看不是，这只是你给自己找的借口。其实现在就算你想停也停不下来了，你没法做到不再吸烟了，你对吸烟已经上瘾了。但是作为村长你不能暴露自己的弱点，所以你骗自己相信是你自己选择要吸烟的。但是，这只是个借口。”

亨特呆呆地不知道说什么好，过了一会儿才说道：“你说得对，并不是我想吸烟，而是我不得不吸烟，我已经上瘾了。虽然我也试过几次不去吸烟，但我控制不住自己。恐怕真的是我的意志太软弱了，我真的是戒不掉吸烟了。”

克莱弗给米亚使个眼色，米亚也一脸坏笑地道：“我看不是，这只是你给自己的借口。其实只要你想不吸的话马上就能做到不再吸烟，我看根本就是你自己想吸烟。但是你作为村长又对此感到内疚，所以你骗自己相

信是上瘾了。但是，这只是个借口。”

亨特再次呆住：“那我是自己想吸的？不对……我是上瘾了？也不对……到底是我自己想吸还是上瘾了……”他一个人在那儿自言自语了一阵，最后索性把烟枪一扔：“算了，管它上没上瘾，我不吸了总可以了吧！”

克莱弗憋着笑：“没错，这才有村长的样子！”

魔女与妖精

跟着亨特他们在阴暗的森林里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前面突然变得明亮起来。眼前是一大片砍伐出来的空地，只在中间保留着一棵粗壮的大树。以大树为中心，周围盖了十几座小木屋，最外圈则是用兽骨和木桩围成的篱笆。

进了村，亨特高兴地对王子等人说道：“欢迎来到猎人村，我带你们四处参观一下。”又吩咐另外几个猎人：“你们去召集人手开办宴会来招待客人。”几人向亨特低了低头，各自散去。

亨特带着王子等人在村里转，各户人家都好奇地看着王子一行人，等转完一圈后就有人来回报说宴会已经准备好了。亨特点点头，带着王子等人径直向村中间的大树走去。

走近一看，这棵树少说也有十来米的直径，至少有四五百年树龄了。神奇的是，树干上居然有一扇门和几扇窗户，就像是里边有精灵居住一样。亨特看出了他们的疑惑，笑道：“哈哈，不是什么精灵啦，里面就是我家。这棵树是当年建立村子的时候种在村子中心的，后来长得粗壮了，就把树

干掏空了一部分作为村长居住的地方。怎么样，是不是很羡慕啊？”

王子不说话，但看他的表情就知道这对他来说简直是童话中的场景一样。亨特叫人把两匹马牵走照看后，几人就进了村长家。屋中的家具全是木头做的，想来大概就是用这棵树掏出来的木料制作的吧。屋中的大桌上摆放着丰盛的菜肴，因为是在大树内部，所以屋中除了菜香外还泛着淡淡的树脂香味。

亨特招呼大家坐下，又让人拿出酒来。王子等人吃了几天的干粮早就吃腻了，一点儿也不客气地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了一会儿，米亚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四下一看，发现桌对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多了两个精灵在吃饭。亨特笑道：“别害怕，这两位是我们村的朋友，只是被这里的酒肉香味吸引来了。”

米亚再仔细看，这两个精灵一个是狐狸模样，一个是灰熊模样，确实和先前亨特说的一样，都是动物精灵。克莱弗取笑道：“原来你们是靠美味的食物和它们交上朋友的。这不就和养了两只宠物没什么区别吗？”

“呵呵呵！”亨特不好意思地答道：“也不能这么说啊，别看这些精灵平时不理人，可它们其实都精着呢。有时你要费一番脑筋才能从它们嘴里问出话来，因为它们时而会说真话时而会说假话，让人非常头疼。”

王子好奇地问道：“这些大自然的精灵还会说假话？”

“可能是因为受到魔王的影响吧。总之这狐妖是每逢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说谎，其他的日子讲真话；这熊怪则正好相反，每逢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说谎，别的日子讲真话。不信你们可以试试。”亨特说。

克莱弗很有兴致地对两个精灵问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狐妖边吃边答道：“昨天是我的撒谎日。”

熊怪也是头也不抬：“昨天也是我的撒谎日。”

王子觉得很新鲜：“如果狐妖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说谎，熊怪是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说谎，它俩就不可能在同一天说谎。所以它俩刚才说的话不可能都是真话，嗯……至少我们知道今天不是星期天了。”

斯瓦德敬佩地点头，同时期待地看米亚和克莱弗。魔王堡大门前解决高德各道难题的一幕让斯瓦德相信，他俩肯定还能有更进一步的推论。

果然米亚回应了斯瓦德的期待：“这两句话已经有足够的信息知道今天是星期几了。”

亨特听了也很是吃惊：“哦？刚才洛特说今天不是星期天，这个我也能推理出来。可是现在只知道这两句里至少有一句是假话，这样也能推理出今天到底是星期几来？”

克莱弗答道：“没错，说起来也并不算困难。狐妖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说谎，所以狐妖能说‘昨天是我的撒谎日’的日子只有星期一和星期四。”

亨特边想边说：“‘昨天我撒谎’这句话对狐妖来说，在星期二和星期三是真话，而星期二星期三它要说假话，所以不能说；这句话在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这三天是假话，而这三天它只能说真话，所以也不能说。”

王子接口道：“原来如此。星期天狐妖说真话，所以‘昨天我撒谎’在星期一是假话，狐妖就能说了；星期三狐妖说假话，所以‘昨天我撒谎’在星期四是真话，狐妖也能说了。”

米亚点点头：“同样的道理，熊怪只能在星期四和星期天说‘昨天是

我的撒谎日’这句话。”

“所以今天是星期四！”亨特和王子异口同声地道。

两个精灵根本不理会这几个人，只顾埋头慢慢吃菜。亨特对米亚和克莱弗心生敬意，开始把自己以前想不通的问题倒了出来：“正好前几天我也问过狐妖差不多的问题，当时它回答了两句话：‘我昨天撒谎了。我大后天还要撒谎。’当时我就没想明白到底是星期几，你们给分析分析？”

“刚才已经分析过狐妖只能在星期一和星期四说出‘我昨天撒谎了’这样的话，接下来不如你自己试试？”克莱弗坏笑道。

“唔……既然狐妖说了自己昨天撒谎，所以那天只能是星期一或星期四。如果是星期一的话，那天是狐妖的谎话日，而‘大后天’星期四是狐妖的真话日，所以狐妖在星期一骗我说自己大后天要撒谎，这里没有什么矛盾。”亨特试着推理。

“嗯嗯，那么星期四呢？”克莱弗问。

“如果是星期四的话，那天是狐妖的真话日，而‘大后天’星期天也是狐妖的真话日，狐妖在星期四说自己大后天要撒谎，这是不可能的。哦，所以那天是星期一！”亨特恍然大悟。

斯瓦德已经听得有点晕了，不过他本来就认为自己只是王子的剑和盾，复杂的难题自有军师们解决，所以并不太在意。

克莱弗突发奇想地道：“嘿嘿，我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有天我问狐妖今天是什么日子，狐妖回答说：‘我昨天撒谎并且我明天还要撒谎。’那天是星期几呢？”

亨特想了一会儿，皱着眉头道：“能够说‘我昨天撒谎’的只能是星

期一和星期四。能够说‘我明天撒谎’的是哪几天呢？这句话在星期天、星期一和星期二是真话，其他几天里是假话，所以能说这句话的只有说假话的星期三和说真话的星期天。咦？狐妖不可能在同一天说‘我昨天撒谎’和‘我明天撒谎’这两句话的啊。是你的提问有问题，还是我的想法哪里错了呢？”

克莱弗道：“当然是你的推理错了，而且错得很严重。”

亨特想不明白：“‘我昨天撒谎’只能在星期一和星期四说，‘我明天撒谎’只能在星期三和星期天说，那狐妖怎么可能会说出‘我昨天撒谎并且我明天还要撒谎’这句话呢？”说完看向米亚求助。

“你中了克莱弗的陷阱。”米亚说道：“确实狐妖不可能在同一天说出‘我昨天撒谎’和‘我明天撒谎’这两句话，但是‘我昨天撒谎并且我明天还要撒谎’这句话却可以说。”

“为什么？”亨特还是不明白。

“因为如果是两句话的话，必须同时为真或者同时为假，这样才能在同一天说，但‘我昨天撒谎并且我明天还要撒谎’是一句话，所以不需要‘我昨天撒谎’、‘我明天撒谎’这两句话同时真或同时假，也可以是一真一假。”米亚说。

“嗯……所以刚才我分析了两句话不可能同时真也不可能同时假，但是漏掉了一真一假的可能。就是有可能‘我昨天撒谎’和‘我明天撒谎’一真一假，而‘我昨天撒谎并且我明天还要撒谎’是假话？”亨特说。

“没错。”克莱弗笑道：“就像你前面说的，‘我昨天撒谎并且我明天还要撒谎’不可能是句真话，因此这天可能是狐仙说假话的星期一、星

期二和星期三里的一天。而在星期二那天‘昨天撒谎并且明天还要撒谎’是句真话，也不可能。总结一下就是这天只可能是星期一或者星期三。”

“厉害！厉害！”亨特拍起手来，周围不时进来看热闹的村民也早就表露出佩服的表情。“说实话，虽然这些精灵对人类挺友善，但是因为他们这个古怪脾气，和他们交流的时候也只能连猜带蒙。”接着亨特转向周围跃跃欲试的村民：“你们以前都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今天都一起说了吧。”

屋里立刻七嘴八舌起来，有个村民抱怨道：“狐仙和熊怪的话还好，但是森林里的巫婆和妖精才叫人头疼呢。”

“对对！”亨特连忙同意道：“差点忘了，和我们猎人村接触比较频繁的除了这两个精灵外，还有一个巫婆和一个妖精。当然，因为魔王的原因，它俩也是有时说谎话有时说真话的，糟糕的是它们不像狐仙和熊怪那样有固定的规律。它俩有时候学狐仙，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三撒谎，别的日子讲真话；有时候又学熊怪，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六撒谎，别的日子讲真话。不过有一点特别的是，如果这阵子巫婆学习狐仙的规律，妖精就会学习熊怪的规律；如果巫婆改成熊怪的规律，妖精就会换成狐仙的规律。更糟糕的是，巫婆和妖精平时总会把自己变成魔女的模样，单用眼睛根本无法分辨出来。”

“嗯……”米亚和克莱弗把亨特的话慢慢想了一遍。

亨特继续说道：“上个月有一天我看见两个魔女在一块儿。我知道肯定是巫婆和妖精变的，所以就问它俩谁是巫婆谁是妖精。左边那个回答说：‘我是巫婆。’右边那个回答说：‘我是妖精。’当时我就没能想明白到

底哪个是妖精，哪个是巫婆。你们怎么看？”

米亚想了一下回答道：“如果左边魔女说的是真的，那么左边那只确实是巫婆变的，右边那只理应是妖精，说的话也是真的。如果左边魔女说的是假的，那么左边的其实是妖精，右边的则是巫婆变的，因而右边魔女说的也是假话。所以，两个魔女说的两句话要么全部是真的，要么全部是假的。”

克莱弗接口道：“没错。但是刚才你说巫婆和妖精中一个是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三说谎，另一个是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六说谎，因此它俩是不可能在同一天说谎的，两个魔女说的话只能都是真话。这样看来，左边的是巫婆变的魔女，右边的是妖精变的魔女。另外，因为它俩都说了真话，所以那一天肯定是星期天。”

听完两人的分析，亨特说道：“听你俩一分析，感觉也并不太复杂呢。为什么当时我就是想不到呢？”然后问周围的村民：“你们呢？有什么有趣的遭遇都说说。”

一名村民明显是憋了很久了，马上举手：“我，我！”站出人群后说道：“也是上个月有一天我也遇到了两个魔女，就问它俩谁是巫婆谁是妖精。左边那个承认说：‘我是巫婆变的。’右边那个指着左边的说：‘如果它说的是实话，我就是妖精啦！’我知道那天不是星期天，但没办法依此推出到底哪个是巫婆哪个是妖精。”

克莱弗回答道：“右边魔女说的‘如果它说的是实话，我就是妖精’是最重要的线索。不妨从这上面开始想。”

见那位村民一时不理解，克莱弗便问道：“右边魔女说的‘如果它说

的是实话，我就是妖精’这句话是真是假？”

村民努力想了一下：“左边魔女说自己是巫婆，如果这是真话的话，右边的只能是妖精。所以右边魔女说的是真话。”

“没错，右边魔女说的肯定是真话。你又说那天肯定不是星期天，而只有星期天巫婆和妖精才会全部说真话，其他日子都是一个说真话一个说假话的。现在已经确定右边魔女说的是真话，那左边魔女说的肯定是假话。左边魔女说自己是巫婆变的，因此左边其实是妖精，右边才是巫婆变的。”
克莱弗说。

这位村民满意地退了回去，另一位村民已经站出来了。

“我的故事是这样的。几个月前我碰到两个魔女，就问谁是巫婆谁是妖精。左边那个答道：‘如果我是巫婆，它就是妖精。’右边那个答道：‘如果它是妖精，我就是巫婆。’我不知道那天是星期几，所以也不知道谁在说真话谁在说假话。你们能帮我分析出来到底谁是巫婆谁是妖精吗？”

王子道：“这两句回答还真奇怪，说的都是废话。”

“没错。”克莱弗道：“虽是废话，但也是真话，如果一个巫婆，另一个当然就是妖精。既然两个都说的是真话，那天就只能是星期天。”

“那到底哪个是巫婆哪个是妖精呢？”村民问道。

克莱弗摇摇头：“因为两人的回答太废话了，除了表明自己说的是真话外没有包含其他信息，所以无从判断到底哪个是哪个。”

这位村民无奈地退了回去，第三位村民出来说道：“几个星期前我遇到两个魔女，问它们那天是星期几。左边那个答道：‘我星期六说谎。我星期天也说谎。’右边那个答道：‘我明天要说谎。’当天是星期几？”

“无论巫婆和妖精当时各自遵守的是哪个说话时间规律，星期天肯定都是说真话的吧。因此‘我星期天说谎’肯定是句谎话。因为是同一天说的，所以前面那句‘我星期六说谎’也是假话，也就是左边魔女星期六是说真话的。然后么……”王子抢先说完自己开始的推理后，一时无法进一步分析下去。

米亚接口道：“既然左边魔女星期六是说真话的，那么那时候左边魔女遵循的是狐妖的规律，而左边妖精那天说的是假话，所以那天只能是星期一、星期二或者星期三。”

“没错。”克莱弗道：“因为巫婆和妖精不可能在同一天撒谎，所以右边魔女说的是真话。在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三这三天里，能够满足右边魔女‘明天要说谎’是真话的只有星期三。所以那天肯定是星期三。”

周围的村民不管有没有跟上米亚和克莱弗的思路，都只连连点头。第四位村民出来说道：“几星期前我碰到了一个魔女，也不知道是妖精还是巫婆变的，我就问它是哪个。它当时的回答是：‘我今天撒谎并且我是妖精。’当时我遇到的到底是哪个？”

前面被克莱弗考过的那个村民道：“这句话的两个分句‘我今天撒谎’和‘我是妖精’，可能都真，可能都假，也可能一真一假。嗯……这该怎么判断呢？”

克莱弗笑道：“不用这么复杂地分析。‘我今天撒谎’这句话是关键。”

“这句话怎么了？”亨特奇怪道。

“这句话说明魔女的回答是假话。”米亚道。

“是吗？”斯瓦德没跟上思路。

“如果‘我今天撒谎’这句话是真话，今天说的就都是谎话，又怎么可能说出‘我今天撒谎’这句真话呢？这是个矛盾。”克莱弗解释道。

王子的脑筋稍微快一点，马上就有了疑问：“等一下，‘我今天撒谎’确实不可能是真话，因为会造成矛盾。但如果‘我今天撒谎’这句话是假话的话，今天说的就该是真话，又怎么能说出‘我今天撒谎’这句假话呢？这不也是一个矛盾吗？”

克莱弗点头道：“没错，如果单看‘我今天撒谎’，这句话在逻辑上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成立的，既不可能是句真话也不可能是句假话，只能说是一句没有意义的话。不过妖精的回答是句复句，‘我今天撒谎并且我是妖精’，如果这句话是真话，就要求两个分句都是真话，而‘我今天撒谎’不可能是真话的；如果这句话是假话，只要两个分句中有一个是假话就可以了。虽然‘我今天撒谎’不可能是假话，但后半句‘我是妖精’可以是假话。因此这个魔女其实是……”

“巫婆！”王子、亨特村长和周围一些反应比较快的村民齐声说了出来。

这位村民也是很满意，但他并没有退下去，在那儿接着说道：“几天后我又碰到了个魔女，然后我问它是哪个，它的回答和刚才的很像：‘我今天撒谎或者我是妖精。’这次我遇到的是哪个？”

王子试着分析道：“‘我今天撒谎’还是既不能真也不能假。但刚才两个分句之间是‘并且’，这次两个分句之间是‘或者’。这样就不能像刚才那样把魔女在说真话的可能排除掉了呢，因为只要‘我是妖精’是真的，‘我今天撒谎或者我是妖精’就可以是真话。”

“没错。”克莱弗说道：“但是魔女在说假话的可能可以排除了，因为只有‘我今天撒谎’和‘我是妖精’都是假话，‘我今天撒谎或者我是妖精’才能是假话，而‘我今天撒谎’不能是假话。”

“因此魔女说的是真话，其实它是妖精？”王子问道。

“嗯。”克莱弗点点头。

斯瓦德听得百无聊赖，自己的思考速度完全赶不上，于是他悄悄站起身在屋里找了个小角落，抱着剑坐下。也许是太疲劳了吧，为了防备魔王可能的袭击，昨晚斯瓦德一直很警醒，所以现在很快就打起了盹。

屋里的气氛依然高涨，第五名村民上前说道：“几星期前我遇到的也是两个魔女。左边那个魔女说：‘今天不是星期天。’右边那个魔女说：‘其实今天是星期一。’左边那个魔女又说：‘明天是妖精的撒谎日。’右边那个魔女说：‘狐妖昨天撒谎。’这四句话一下子就把我绕晕了，到底谁是谁呢？”

看来确实有点难度，屋内的人都安静下来思考。阳光穿过小窗斜射进来，已经是傍晚了。米亚和克莱弗也想了一会儿，米亚先开口说道：“无论是巫婆还是妖精，星期天都是说真话的，在说真话的星期天不可能说‘今天不是星期天’这样的假话。所以那天肯定不是星期天，而左边的魔女说‘今天不是星期天’，因此左边魔女说的是真话。”

克莱弗说道：“没错。既然不是星期天，那巫婆和妖精就一个说真话一个说假话。既然已经确定左边魔女说的真话，那右边魔女说的就是假话。右边魔女说‘今天是星期一’，因此那天不是星期一。”

亨特急道：“这样也只能排除掉星期一和星期天这两天而已，还是不

能确定那天是星期几。再说到底哪个魔女是巫婆变的，哪个魔女是妖精变的也不好从中推测出来啊？”

“别急。”克莱弗道：“两位魔女说的另外两句话有足够的信息了。”

“啊？左边魔女说：‘明天是妖精的撒谎日。’右边魔女说：‘狐妖昨天撒谎。’这两句话能推出什么呢？”亨特问道。

“刚才已经推论出了，左边魔女说的是真话，右边魔女说的是假话。右边魔女说‘狐妖昨天撒谎’，那实际上前一天狐妖说真话，是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或星期天。那天就可能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或星期一。刚才排除了星期天和星期一，那天就只可能是星期五或星期六。”

亨特有点明白了：“那左边魔女的那句话肯定还能排除掉其中的一个可能！”

“没错。左边魔女是说真话的，他说‘明天是妖精的撒谎日’，所以那天不可能是星期六，因为星期六的第二天是星期天，而星期天不论妖精还是巫婆都是说真话的。”克莱弗说。

“那天只能是星期五！”亨特兴奋了一下，旋即又迷惑了：“但是如何知道两个魔女哪个是巫婆哪个是精灵呢？”

“这好办。左边说真话的魔女已经告诉我们妖精星期六说谎，妖精星期六说谎的话星期五也会说谎，因此左边的魔女不是妖精而是巫婆变的，右边的魔女是妖精变的。对了，还能知道巫婆学的狐仙，妖精学的熊怪。”米亚说。

屋里的村民们包括亨特在内，对米亚和克莱弗已经完全心悦诚服了，王子也沾沾自喜。正在都回味刚才几个问题的时候，第六名村民出来了：

“半年前我在森林里打猎的时候捡到了一根魔法杖。我想这根魔法杖肯定是巫婆或者妖精丢的，就去找它们。后来我在小溪边找到了变成魔女模样的它俩，就上去问这根魔法杖是谁的。左边的魔女答道：‘魔法杖是妖精的。’我想了一会儿，又问右边的魔女：‘你是谁？’右边的魔女答道：‘我是妖精。’我只知道当天不是星期天，两个魔女说的话不可能全是真话，就把魔法杖还给了左边的魔女。但是我也不能肯定还对人了，所以想请你们帮忙分析一下。”

想了一下后，米亚答道：“你没有还错人，魔法杖确实是左边魔女的。”

“呼，那就好。”村民松了口气道，“但是怎么分析的呢？万一以后再遇到这事也能有一个思路。”

“刚才你说得很好啊，既然那天不是星期天，两个魔女就肯定是有一个说真话有一个说假话。我们假设左边魔女说真话，魔法杖是妖精的，右边魔女说假话，右边魔女不是妖精，因此魔法杖是左边魔女的；假设左边魔女说假话，魔法杖就不是妖精的，右边魔女说真话，右边魔女是妖精，因此魔法杖是左边魔女的。你看，无论什么情况，魔法杖都是左边魔女的。”

“呵呵，你还真蒙对了呢。”周围的村民纷纷打趣。另一个村民站出来道：“我也在几个月前在森林里捡到过一根魔法杖，但是我找了半天只找到了一个魔女，也不知道是巫婆还是妖精变的。我就问：‘这根魔法杖是谁的？’那个魔女回答说：‘魔法杖的主人今天讲真话。’这种耍脑筋绕来绕去的我根本想不了啊，我就把魔法杖直接给那个魔女了。当时心想反正巫婆和妖精的关系那么好，就算我还错了，肯定也会回到正确的主人手中的。今天正好有机会，就想知道我有没有还对？”

“你这个有点说不准……”米亚想了一会儿问道：“那天是不是星期天？”

“这我就记不清了，那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村民答道。

米亚无奈地和克莱弗对视了一下。克莱弗摊摊手说道：“假定那个魔女在撒谎，那么魔法杖的主人今天不讲真话，而是会撒谎，因此那个魔女必定就是魔法杖的主人。假定那个魔女说的是真话，那么魔法杖的主人今天的确是说真话的，但不能确定那个魔女就是魔法杖的主人，因为如果是星期天的话，巫婆和妖精都是说真话的。因此，如果那天不是星期天，魔法杖的主人就是那个魔女，你还对了人；如果那天是星期天，巫婆和妖精都可能是魔法杖的主人，你就有一半的可能还对了人。”

米亚安慰道：“还好啦，虽然不是肯定还对了人，但还对人的几率有十四分之十三呢。”

那个村民也是很满足地退了回去。

村民们继续唧唧喳喳地讨论，窗外的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屋里点起了几盏灯。一个村民出来述说自己的经历：“最近有传言说森林里来了个永远讲假话的魔法师，而且这个魔法师也喜欢把自己变成魔女的样子。我就很想知道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村民们纷纷同意，说确实有这个传言。站出来的那个村民继续说道：“前天我在森林里碰到了个魔女，但我不知道这个魔女到底是巫婆变的还是妖精变的，或者是传言中的魔法师变的。我就把最近森林里的传言向那个魔女说了一下，然后直接问：‘你究竟是谁啊？’魔女回答我说：‘我是巫婆或妖精，并且今天是我的撒谎日。’你们能从魔女的回答里推测出

传言到底是不是真的吗？真的有魔法师来了吗？”

周围的村民也一起附和，期待米亚和克莱弗证实或者否定这个传言。结果米亚想了一下后回答：“这样说来，这个传言很可能是真的，因为你遇到的那个魔女既不能是巫婆也不能是妖精。”

克莱弗说道：“没错。那个魔女说的话可以拆成两个分句：‘我是巫婆或妖精’和‘今天是我的撒谎日’。假设魔女说的是真话，两个分句就都应该真，‘今天是我的撒谎日’也成了真的，这是一个矛盾。所以魔女的回答是假话，两个分句至少有一个是假的。而第二个分句‘今天是我的撒谎日’是真话，所以只能‘我是巫婆或妖精’是假话了。所以，这个魔女既不是巫婆变的也不是妖精变的，这就有很大可能是传言中的魔法师变的。”

另一个村民站出来说：“这么说这个传闻可能是真的？前几天我也听说了这个传闻，然后在森林里遇到两个魔女的时候问了一样的问题：‘你们究竟是谁呢？’左边的那个魔女回答：‘我是魔法师。’右边那个魔女回答：‘是的，它是魔法师。’当时我以为是巫婆和妖精在和我开玩笑，难道那两个里真的有一个是魔法师？”

克莱弗说道：“既然魔法师永远说假话，左边的魔女就不会真的是魔法师，应该是巫婆或妖精变的，只不过是在撒谎而已。这样看来，右边的魔女也在撒谎。如果右边的魔女也是妖精或巫婆变的，巫婆跟妖精就在同一天撒谎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右边的魔女既不是巫婆变的也不是妖精变的。”

亨特想了一下后说道：“结合这两个事情来看，魔法师的传闻看来是

真的。不过既然先后已经有两个人和魔法师接触过，那个魔法师也没有来村子里捣乱，看来他也只是个和巫婆、妖精一样的怪人而已，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威胁。我们像以前对待巫婆和妖精那样友好地对待他就好了。”

村民们纷纷点头答应。亨特看看外面的天空，起身对屋里的村民说道：“天色已经晚了，大家都回去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早起出去狩猎。”

村民们意犹未尽地渐渐散去，只留下几个帮忙收拾桌子打扫卫生的，狐妖和熊怪则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就不见了。亨特回头对王子一行人说道：“今晚你们就住这儿吧，楼上空房间很多，我都已经叫人收拾好了。”于是叫醒了还在屋子角落里坐着打盹的斯瓦德，跟着亨特沿树干掏出来的梯子上上了二楼。

谁是好人

第二天早上，众人被屋外的鸡鸣声叫醒。天色刚蒙蒙亮，村中的猎人们就已经在忙着为今天的打猎做准备了。王子等人在树屋里睡了一晚后，已经精神了很多。几人围坐在桌旁吃亨特准备的早点。亨特边嚼手里的野猪肉边说：“今天上午我要带队去继续打猎，你们几个就先在村里到处看看吧，村民们都已经认识你们了。”

王子连忙放下手里的鸡蛋推辞：“不不，我们还要继续赶路去征讨魔王。”

亨特笑道：“不急不急嘛。再说了，我实话实说啊，就你们四个人根本连魔王堡的大门都进不去。要想和魔王较量的话，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是做不到的。”

王子想，魔王堡的大门倒没有亨特说得那么难进，前天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就米亚和克莱弗两人，也许亨特也想不到魔王的门卫居然用那种方式和人较量吧。不过亨特后面的一半至少说对了，魔王确实不是寥寥几个人就能对付的。

亨特看洛特对着面前的鸡蛋发呆，叹了口气说道：“如果你们是因为无法向长官交代而没法回去，我倒有个建议。”

“什么建议？”王子问道。

“从我们村子往东走一天的路程就能到露西森林的边缘，也就是蒙特山脉，有个魔王的手下盘踞在那里一个峡谷里。那个恶魔名叫露西弗，因为几百年前知道了它的真名，所以很容易击败它。自从暴露了真名后，它就用幻术把自己的峡谷保护了起来，以防止人类进去挑战它。在那个幻术里有两种人，一种是永远讲真话的‘好人’，一种是永远讲假话的‘坏人’。这个幻术很强大，几百年来我们都没有人能见到那个恶魔。不过你们几个人的话……”亨特特意看了一下米亚和克莱弗，“说不定能识破幻术，面对那个恶魔。要是能打倒它的话，也算为我们猎人村除去一个隐患，你们也能有战利品拿回去交代。”

王子用眼神征询另外几人的意见，米亚和克莱弗已经有了探索欲，斯瓦德则表示自己一切都听从王子的安排。王子心想反正现在也没什么别的事可做，就接受了这个建议：“我们会去看看的，但还是今天上午就要出发，不好意思继续打扰你们了。”

“早去早回也好。”亨特又啃了块野猪肉说道：“可以的话我真想和你们一起去啊，可是这村子又不能离开我。这样吧，我叫个人给你们带路

吧。”亨特又介绍了一些那个恶魔的事迹，几人吃完早饭后各自回去整理行囊了。

清早的阳光照进森林里的这个村子，村子篱笆的东门外头一行人整装待发。村里的人帮王子喂饱了马，补充了干粮。亨特带着一个精瘦的中年人过来介绍道：“这是我们村最好的向导鲁克，他对这一片森林的地形路线了如指掌，肯定能把你们安全地带到峡谷那儿的。”说完亨特凑到洛特王子耳边悄悄说道：“这人不太爱说话，你们不要介意，哈哈。”

果然，鲁克一声不吭地翻身上了自己的坐骑：一头白毛的野猪，向前行了几步后在十来米远的地方停下，等着王子一行人。王子等人和来送行的村民们告别后，翻身上了两匹马，跟上鲁克，进入了村子东侧的露西森林。

从阳光明媚的猎人村再次进入阴暗的森林，王子的心情有些压抑，心中想的是归国后如何想办法改善滞留在温图河东侧魔王地盘的人类的生活。米亚和克莱弗昨天下午好好出了把风头，加上对破解恶魔幻术的期待，都有些兴奋。斯瓦德自从再次进入森林后就开始警觉起来，也许对昨天被猎人们跟踪了半天而自己毫无察觉感到羞愧吧。

克莱弗看斯瓦德紧张的样子，决定和他开个玩笑：“嘿，大个头，今天我要骗你一回。”

“什么？”斯瓦德没有反应过来。

“我说今天我要骗你一回。你看，狐妖、熊怪还有那什么巫婆和妖精，不都是一星期里有几天要说假话骗人的吗，今天我就学它们一次。不过我不能骗王子啊，米亚又太聪明骗不到他，所以我决定今天无论如何也要骗

你一次。”

“是吗？”斯瓦德也有了兴趣。“现在我知道你要骗我了，虽然我没有米亚聪明，可也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

“哈哈，那就等着瞧吧。”克莱弗笑道。

王子也笑道：“亨特说恶魔的幻术里是有人专门说假话的，斯瓦德你确实要好好学一下怎么防备被人骗哟。”

几人边笑边跟着保持在十来米开外的鲁克走，为了不上克莱弗的当，接下来的时间里斯瓦德一言不发，克莱弗却也只是和米亚互相戏弄，并不来找斯瓦德搭话。

结果一直到晚上宿营，克莱弗这一天都没有再和斯瓦德说话。晚上大家都要睡觉了，斯瓦德还坐在火堆旁出神。王子不放心地过来问斯瓦德怎么了。斯瓦德答道：“我等着克莱弗来骗我呢。”

“扑哧。”王子忍不住笑了出来：“你等着，我去叫他过来。”说着就去把正要钻进帐篷的克莱弗拉了出来。旁边的米亚也跟来看热闹。

克莱弗知道情况后故作一本正经地问斯瓦德：“你一整天都在等着我骗你吗？”

“是啊。”斯瓦德答道。

“可我没来骗你吧？”克莱弗说。

“没有啊，我一直等着呢。”斯瓦德说。

“这不得了，我已经把你给骗了。”克莱弗说道。

斯瓦德一时接不上话，只呆呆地问道：“是吗？”心里想，克莱弗说要骗他，结果自己等了一天也没等到他来骗他，这不就是自己上当受骗

了吗？

“是啊，我本来的计划就是这样的，所以我成功骗到你了！”克莱弗得意扬扬地说道。

冷不防米亚在一旁说道：“我看未必。”

克莱弗对着米亚挤眉弄眼使眼色，示意他别说话。可米亚不理睬克莱弗，接着说道：“克莱弗说今天要骗你，结果他后来没有来骗你。克莱弗主张自己说的‘今天要骗你’是骗你的，是假话。可是如果‘今天要骗你’是骗你的，克莱弗今天就骗了你，‘今天要骗你’就是真话了。”

斯瓦德还没听懂，王子已经反应过来了：“对啊，这么说来克莱弗你没有骗斯瓦德啊。”

克莱弗连忙辩解道：“如果我对斯瓦德说的‘我今天要骗你’不算在骗他，今天我就没有骗过斯瓦德，‘我今天要骗你’就是句假话了。”

王子愣住了：“怎么这样？无论‘我今天要骗你’是真话还是假话，都有矛盾的地方。”

米亚拍拍克莱弗的肩膀：“你知道的，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一个方法。”

克莱弗无奈道：“好吧，看来米亚在这儿就糊弄不过去了。”说完，克莱弗凑到斯瓦德耳边悄声说道：“告诉你个秘密，米亚其实是女扮男装的！”

“欸？是吗？”斯瓦德震惊了。

米亚扶额：“无论刚才克莱弗说的是什么，都是骗你的。”

斯瓦德还在状况外。克莱弗松口气道：“好了，问题解决。”

王子也明白过来：“所以你真的说了一句什么骗了斯瓦德，这样‘我

今天要骗你’就是真话了。”

“喂！你刚才到底说了什么骗的斯瓦德？”米亚奇怪地问道，因为斯瓦德听了克莱弗的话后就一直一脸疑惑地偷偷打量米亚。

“哈哈，这是秘密。”克莱弗大笑。

鲁克一直坐在不远的地方看着他们说笑，等王子他们回去休息后，他也进了自己的帐篷。

一行人在清晨醒来，吃完早点，处理掉篝火的余烬后继续上路。按照亨特先前说的，他们今天就应该能到达森林的边缘了。果然，还没到中午，四周的树木就渐渐变得稀疏和矮小了，本来堆积了厚厚一层腐败落叶的地上也出现了零星的小石子。再往前走了一阵，视野渐渐开阔起来，横向展开的蒙特山脉屹立在眼前。露西森林已经在身后了，地上不再是泥土，而是大块平整的花岗岩，只在岩石缝隙里长了些杂草。

鲁克向东北方向折去，王子等人也在后面十来米的地方跟着。地势渐渐向上，蒙特山脉的山峰渐渐压迫过来，很快他们就已经在半山腰的山路上了。山路左侧可以俯瞰整片露西森林，甚至能从远处冒出的炊烟辨认出猎人村的方向，山路的右侧则是陡峭的石壁。

在山路上又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前面的鲁克突然停了下来。米亚他们以为是鲁克准备吃午饭了，也跟着跳下马，谁知鲁克站在那儿回头向王子他们招手。几个人走上前去，看到在鲁克前面路旁的石壁上有一条裂了三米多高的裂缝，裂缝上窄下宽，刚好够一个人钻进去。米亚往里张望了一下，裂缝里有一团模糊的迷雾，似乎还透出一些亮光来。

几个人不解地看着鲁克，鲁克开口说了从昨天到现在的第一句话：“到

了。”说着指了指裂缝旁边的石壁。几人顺着看过去，石壁上似乎隐隐约约地刻着几行字。克莱弗靠近仔细辨认了一下，只能看出来残残断断的只言片语，大意是这个裂缝里憩息着恶魔，不要擅入之类的话，大概是几百年前有人为了警告后人而刻的。

“我还以为会是个很大的峡谷呢，怎么是个这么小的山洞？”克莱弗不满地道。

“是啊，这么小的山洞人也只能勉强钻进去，难不成那个恶魔身材很小？”王子疑惑道。

米亚比较冷静：“亨特说过这是个幻术，说不定只是入口看上去很小，其实里面别有洞天呢？”

继续说下去只会让人越来越有探索欲，几个人相视一笑。王子和鲁克道别：“感谢你，回去后请你转告村长，我们已经安全到达恶魔的山洞，请他等待我们打败恶魔的消息。”鲁克缓缓地点点头。

于是斯瓦德打头阵，王子和米亚跟在后面，克莱弗最后，四人鱼贯钻进了弥漫着浓雾的裂缝。

随着逐渐地深入，迷雾越来越重，很快就连脚下的路都看不清了，四个人不得不把手牵起来以防止走散。慢慢向前摸索了一阵后，前方隐约地出现了一个黄色的亮点，像是一盏吊在石壁顶上的煤油灯。几人又向着那个灯光走了一小段，突然就像鱼儿钻出水面一样从厚重的迷雾里钻出来了。先前那团昏黄的亮点原来并不是什么煤油灯，而是挂在天上的太阳，突然的强光让四人一时睁不开眼。等眼睛适应以后再看，他们正站在一条大路上，大路两旁则是一片树林，感觉就像是回到了露西森林。米亚回头看，

身后依然是弯曲的大路和大片树林，根本就没有刚才那团迷雾的影子。

“幻术！”米亚自言自语。

“果然是幻术呢。”克莱弗也感慨。

“走吧，破解这个幻术就能见到恶魔了。”王子斗志满满。

“往哪边走？”斯瓦德来回看着大路的两个方向拿不定主意。

“就朝着我们进来时的方向走吧。”说着王子就迈步向前走。

顺着路绕了几个弯，眼前出现了一个岔路口，岔路口旁还有三个人站在那儿聊天。“我们上去问一下路吧。”王子说道。

“等一下。”米亚把王子拦住，“亨特说过，这个幻境里的人是分成两种的，一种是只说真话的好人，另一种是只说假话的坏人。我们得先弄清楚这几个人里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不然问了也不知道是真话假话。”

“我去问。”斯瓦德边说边走上前去，对左边那人说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左边那人相当含糊地嘟哝了一句，斯瓦德没有听清，就问中间那人：“他刚才说什么？”

中间那人回答道：“他说自己是坏人。”

右边那人当即说道：“别信中间这人说的，他骗你的。”

斯瓦德挠挠头，无奈地问米亚和克莱弗：“我该信谁的？”

米亚道：“该信右边那人的。左边这人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他都不可能说出‘我是坏人’这句话。因为好人不会谎称自己是坏人，坏人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坏人，所以这个幻境里不会有人自称是坏人的。那么刚才中间这人说的‘他说自己是坏人’就是在撒谎。因此，中间的说了假话，是

坏人，右边的说了真话，是好人。”

王子耸耸肩：“知道有个是好人就好办了，问问他我们该走哪条路。”

斯瓦德就问右边那人：“我们来讨伐恶魔，应该走哪条路？”

那人随手指了指左边的岔路。克莱弗打趣斯瓦德道：“你问得真是直接啊！”

四人沿左边的岔路走了一段，眼前又出现一个岔路口，岔路口旁也有三个人站着聊天。

“这次我来问。”王子说着上去问左边那人：“你们中间有几个好人？”左边那人也是相当含糊地嘟哝了一声。王子只好问中间那人：“他刚才说什么呀？”

左边那人答道：“他刚说我们中间只有一个人。”

右边那人马上说道：“别信中间这人说的，他骗你的。”

王子回头笑道：“回答和刚才的差不多呢。我看还是右边的是好人。”

米亚道：“中间和右边这两人的回答互相矛盾，肯定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就先假设中间的是好人好了，这样左边的回答是‘三人中只有一个好人’。再假设左边的也是好人，这样三人中就有两个好人在场了，左边的坏人是不会谎称只有一个的，因此左边的不会是好人；那假使左边的是坏人呢，三人中就真的是只有一个好人了，左边的坏人是不会说实话只有一个好人的。所以，如果中间的是好人的话，左边就既不能是好人也不能是坏人了，因此中间的只能是坏人，右边的是好人，左边是好人还是坏人不知道。”

“哈哈，猜对了。”王子得意扬扬，问右边的人：“要见到恶魔该走

哪条路？”

右边那人指了指左边的岔路。

四人继续在左边岔路走了一段，又出现了一个岔路口，岔路口旁站着两个人。克莱弗说道：“我对这个幻境的结构有点想法了。这就像是个迷宫，但每个路口都有人可以询问。只要在所有的岔路口都能找出正确的前进方向，我们就能走出这个幻境。”

说完克莱弗就上前问站在岔路口的两个人：“你们谁是坏人？”

左边那个回答说：“我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是坏人。”

右边那个只是笑笑不说话。

“他不说话怎么办？”斯瓦德在后面急道。

“没关系，这句话已经有足够的信息了。”米亚说。

果然，克莱弗接着问左边那人：“要见到恶魔该往哪边走呢？”

左边那人指了指右边，克莱弗就率先走上了右边的岔路。

斯瓦德悄悄问米亚：“克莱弗怎么知道左边那个是好人的？”

米亚笑道：“我们先假设左边那个是坏人。既然坏人说假话，左边那人说的‘我们当中至少有一个是坏人’就是假的吧？”

“嗯，‘至少有一个坏人’是假的，因此没有坏人。”斯瓦德点头。

“这就和我们一开始的假设‘左边是坏人’矛盾了呀。”米亚笑道。

“咦？”斯瓦德想了一下，“那么左边那人就不是坏人了？”

“对，左边那人不是坏人而是好人，他说的必定是真的，他们当中确实至少有一个是坏人。既然左边的是好人，那坏人只能是右边不说话的那个。所以克莱弗向左边那人问路。”米亚笑道。

前面的岔路口又站着两个人，克莱弗上前直接问道：“你俩谁是好人？”

左边那人回答说：“或者我是坏人或者他是好人。”

右边的人也是笑着不说话。

米亚在后面说道：“假定左边这个是坏人的话，他说假话，这意味着‘左边是坏人’和‘右边是好人’两个都是假的，但‘左边是坏人’不是假话，这就有矛盾了。所以，左边的只能是好人。”

克莱弗接着说道：“没错。既然左边是好人，他说的就是真的。那‘左边是坏人’和‘右边是好人’两句至少有一个是真的。因为‘左边是坏人’是假的，所以‘右边是好人’是真的。哈哈，这两个都是好人。”

克莱弗就问两人该往哪走，两人一起指向右边岔路。

又走了一段路，前面的岔路口上又站着两个人。这回米亚先上去问了：“你俩是好人还是坏人？”

左边那个人答道：“我是坏人并且他是好人。”

米亚心想：如果左边这人是好人，他说的“我是坏人”就是假话了，和他身份不符，所以左边这位肯定是坏人。既然左边是坏人说假话，而“我是坏人”是真的，那“右边是好人”这部分就是假的，右边的也是坏人。哈，两个都是坏人！

得出两个都是坏人的结论后，米亚问道：“哪条路是正确方向？”

两人一起指向右边的岔路。克莱弗先往左边岔路走了，看来他也已经分析出两人都是坏人的结论了。王子和斯瓦德连忙跟上。

这条路似乎比较长，走了半个小时还没看到岔路口。克莱弗无聊地抱

怨道：“这样一个个地问可真是麻烦啊，要是知道岔路口边肯定是一个好人一个坏人的话，只要用同样的一个问题就能问出来该怎么走了。”

斯瓦德不解地道：“知道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的话，当然一个问题就能问出来怎么走啊。”

王子解释道：“不不，他的意思是只知道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但不知道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但用一个问题就能问出来怎么走吗？不知道回答的那个人会是好人还是坏人啊。”

米亚笑道：“我们可以巧妙地设计一下提的问题啊，比如让他们的回答必须要结合自己和另外一个人的观点。因为两人一个说假话一个说真话，结合两人的观点的话，结果就是假话。”

“那要怎么结合呢？”王子问道。

“容易。”克莱弗甩着手道：“比如可以这样问：‘如果我问另一个人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走哪条路？他会指给我哪条路？’然后他指的肯定是错误的那条路。”

米亚也说道：“也可以指着其中的一条路问：‘你认为另外一个人会说这是正确的路吗？’如果指的是正确的路，那么他们都会回答‘不是’；如果不是正确的路，他们都会回答‘是’。”

“哈哈，可惜两个人不一定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啊。”克莱弗边说边转过一个拐角，前面又是个岔口，克莱弗指着岔口那站着的几个人道：

“甚至不一定是两个人。”

果然，这个岔口又是有三个人站着。克莱弗上前问话：“你们谁是好人？”

左边那人哼道：“没有，我们全是坏人。”

中间那人摆摆手道：“不不，我们三人中有一个是好人。”

右边那人不说话。

克莱弗对着左边那人说道：“你嘛，肯定是坏人。你要是好人的话，你说的‘三个全是坏人’就不是真话了。当然了，既然你是坏人，你说的‘三个全是坏人’就是假话，你们三个里至少是有一个好人。”

左边那人扭着头，对克莱弗的分析不置可否。

克莱弗又对着中间的人说：“姑且假定你也是坏人好了。刚才说了，你们三个不能全是坏人，那右边这位就必须是好人。这意味着你们中间只有一个好人，你说的话就成了真的，可你是坏人怎么会说真话呢，有矛盾。所以啊，你只能是个好人。”

中间这人点头：“对对，我是好人，我不说谎。”

克莱弗接着对右边的那人说道：“现在已经知道左边是坏人、中间是好人了。既然中间是好人，他说的就是真的，你们中只有一个好人。因此就算你不说话，我也知道你是个坏人。”

克莱弗满意地问中间的好人：“我们该走哪条路？”

“你们右手边的那条。”

下一个岔路口还是有三个人，米亚看克莱弗已经有点玩腻了，就上去问道：“你们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啊？”

左边那人答道：“我们全是坏人。”

中间那人答道：“我们当中有一个是坏人。”

右边那人不说话。

米亚皱皱眉头，心想：和刚才一样，首先知道左边这位肯定是坏人，因此他们中间至少有一个好人。假设中间的是坏人，那只能右边的是好人；假设中间的是好人，那他们中就只有一个坏人，而左边的已经是坏人了，右边的就必须是好人了。看来右边的必然是好人。

米亚问右边那人怎么走，那人指指右边的岔路。

下一个岔路口依然有三个人，克莱弗还是没什么兴趣的样子。米亚上去问道：“你们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左边那人说道：“中间的是坏人。”

中间那人说道：“我左右两边的这两位是同类。”

右边的依然不说话。

米亚心想：假定左边的是好人，则他说的“中间的是坏人”必定是真的，中间的就是坏人了，因此中间那人说的“我左右两边的这两位是同类”是假的，左边与右边并不同类。既然左边是好人，右边必定是坏人。如此说来，如果左边是好人，那么右边一定是坏人。

米亚接着想：那么假定左边是坏人呢，则他说的“中间的是坏人”必定是假的，因此中间是好人，所以中间那人说的是真的，左边与右边确实同类，这意味着右边必定是坏人。所以不管左边那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右边的都是坏人。虽然不知道左边和中间的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但只要知道右边的是坏人就能问路了。

想完，米亚问右边那人：“哪条路是正确方向？”

右边那人指指左边的岔路。米亚则对着王子等人指指右边的路，示意走这个方向。

王子一行人已经走了快两个小时了，太阳依然挂在头顶附近，似乎没有变过角度，大家一点儿都不感到饥饿，这也说明了这个世界只是个幻境，并不真实。

前面又出现了一个岔路口，岔路口边站着两个人。

米亚上前问道：“你们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左边那人指着右边的说道：“右边的是坏人。”

右边的也指着左边的说道：“左边的是好人。”

米亚想了一下，觉得其中有蹊跷。可能因为走了太长路而在后面累得沉默不语的克莱弗也突然来了精神：“等等！”和米亚对视一眼确认后，说道：“如果左边的是好人，右边的就是坏人，但右边说的‘左边的是好人’却是真话，有矛盾；但如果左边的是坏人，右边的就不是左边说的坏人，而是好人，但右边说的‘左边的是好人’又是假话，还是有矛盾。”

王子问道：“怎么回事？这样不是无论左边是好人还是坏人都会有矛盾吗？”

米亚边退后边看着岔路口面无表情的两人问道：“要么是亨特说错了，这里的人并不只有永远说真话的好人和永远说假话的坏人两种；要么就是，这两人里有一个并不是这个幻境里的人！”

“哈哈！”右边那人突然笑了起来，伴随着笑声，那人的身躯变形增大，皮肤慢慢变成棕红色，头上生出两个弯曲的长角，背后长出一对硕大的翅膀，笑声也渐渐粗大低沉起来。

“恶魔！”王子心里咒骂一声。斯瓦德忙拔出佩剑挡在王子他们身前。恶魔的笑声停息下来，这时它已经有四五米高了。“我说有谁闯入了

这个幻境，就来看看呢，原来是当今的王子殿下。哈哈哈。”

“露西弗！我们来这里不为别的，就是来消灭你的！”斯瓦德怒道。

“可恶，你们也知道我的真名了？不过在幻境里叫我的真名是没用的。”恶魔边笑边扇动翅膀飞了起来，“你们就永远困在这里吧，在这个永恒不变的幻境里慢慢老去，哈哈哈。”说完，恶魔丢下几个人，朝着左边岔路的方向飞走了。

“快！”几个人连忙追上去。可是跑的毕竟赶不上飞的，路拐了几个弯后就见不到恶魔的影子了。

逃出幻境

几人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休息，全力奔跑了五六分钟，加上进入幻境后已经走了两个小时，除了斯瓦德外都筋疲力尽了。克莱弗捶了一下地道：“可恶，我们太天真了，还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迷宫智力游戏。就算每条岔路都选对了又如何？说不定一共有无数个岔路啊。”

王子安慰道：“别急，慢慢总能想出办法的。”说完看向米亚。

米亚道：“不能再像刚才那样只是问路了，下回一定要问更直接的问题。”几人都表示同意。

又休息了十来分钟，体力渐渐恢复，也许是因为身在幻境的原因，几人都觉得口渴或者饥饿。慢慢走了一段路，前面又出现一个岔路口，岔路口旁站着两个人。克莱弗气冲冲地上前抓住左边那人的领子问道：“你们当中有好人吧？”

左边那人吓坏了，轻轻回答了声什么。声音太小，除了克莱弗外都没有听清。

克莱弗把那人一放，回头对米亚道：“好了，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米亚你要怎么问就问吧。”

王子和斯瓦德觉得有些好笑，米亚根本就没听清楚左边这人回答的是什么，怎么能知道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谁知米亚只是微微思考了一下，就上去问右边那人：“你知道怎么脱离这个幻境吗？”

右边那人答道：“不知道。”

米亚正失望的时候，那人继续说了下去：“但是我们村子里的村长可能知道。”

“村子？你们有一个村子？”克莱弗奇道。

“是的，我们的村子叫‘幻想村’，你们沿着右边岔路往前走，通往村子的路口那儿会有指示牌的。”

“谢谢！”这个信息太有用了，米亚情不自禁地谢了出来，都忘了这里只是幻境。

几人走右边的岔路，边走边注意两边有没有什么路牌。王子悄悄问米亚：“你怎么知道右边那人说的是真话？”

米亚反问：“克莱弗不是已经问出来了么？左边那个是坏人，右边那个是好人。”

“克莱弗不是就问左边那人一个问题么？而且那人的回答不是只有克莱弗听到了么？我们都没听清。”王子说。

“是啊，但是克莱弗说了句‘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根据这句

话就能知道左边那人回答的是什么了。”米亚说。

“啊？这怎么知道的？”王子问。

“克莱弗问的是‘你们当中有好人吧’，如果左边那人回答的是‘有’，那么可能左边是好人而真心答‘是’，也可能左边是坏人而骗人答‘是’，这样克莱弗是没办法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所以左边那人的回答肯定是‘没有’。”米亚接着说道：“假设左边是好人，他答‘没有’就不是真话了，所以左边的是坏人。既然他答的‘没有’是假话，那么两人中就有好人，因此右边的是好人。”

“嗯……”王子想完后对米亚更加佩服了。

正边说边走，前面大路的右边真的有条小路通往树林深处。在小路旁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幻想村”三个字，牌子下站着两个人。

“既然刚才的好人说了通往村子的路口那儿有指示牌，那就是这条小路了吧？”斯瓦德边说边就要拐进去。

米亚拦住道：“别急，刚才的好人只说了‘通往村子的路口有指示牌’，可没说‘有指示牌的路就是通往村子的’。”

“这两句话有什么区别吗？”斯瓦德不解。

“有很大不同。”克莱弗道：“‘有指示牌的路就是通往村子的’说明指示牌是充分条件，有指示牌的路就肯定是通往村子的。而刚才那人说的是‘通往村子的路口有指示牌’，指示牌只是必要条件，有指示牌的路也不一定是通往村子的。”

“是吗？”斯瓦德还是没搞清这两句话到底有什么区别，不过既然是米亚和克莱弗说的，那就是有区别的吧，他想。

“那还是去问一下他们吧。”王子指着指示牌下的两个人道。

克莱弗上去问道：“你们谁是好人？这条小路是不是通往幻想村的？”

左边那人指着右边的答道：“他是坏人并且这条路是通往幻想村的。”

右边那人指着左边的答道：“他是好人并且这条路是通往幻想村的。”

斯瓦德连忙拔出剑来：“大家退后，是恶魔！”

王子他们被吓了一跳，一起往后退了几步。等了一会儿没有动静，米亚问斯瓦德：“你怎么知道的？”

“他们的回答不是和刚才遇到恶魔的那次一样吗，一个说另一个是坏人，一个说另一个是好人，这不是不可能的吗？”

米亚和克莱弗都松了口气：“放松，这和上次不一样，他们还说了‘这条路是通往幻想村的’，并不是不可能的情况。”

“是吗？”斯瓦德将信将疑，慢慢把剑插回剑鞘。

米亚道：“你听我分析。我们就先假设左边的是好人吧，他说真话，这条路是通向幻想村的，而且右边是坏人，右边就应该说假话。但是右边说的‘左边是好人’和‘这条路通往幻想村’都是真的啊，这就有矛盾了。所以，左边不可能是好人，只能是坏人。”

克莱弗道：“没错。这样右边那人说的也不是真话了，所以右边的也是坏人。既然左边是坏人，他说的‘右边是坏人并且这条路是通往幻想村的’就是假话。但是，右边的确实是坏人，这句话的前半句是真的，所以后半句就必须是假的。因此啊，这条路并不是通往幻想村的。”

“估计这块指示牌是哪个坏人写的吧。”克莱弗丢下这句，继续往前走。

没走多远，路边又出现了一条小路和指示牌，牌子下照例站着两个人。

克莱弗上去问道：“你们是好人吗？这条路是通往幻想村的吗？”

左边那人答道：“我们俩都是坏人并且这条路是通往幻想村的。”

右边那人附和道：“对对，他说的是实话。”

克莱弗哈哈一笑：“没错，你们都是坏人。”

王子问道：“那么这条路就是通往幻想村的？不对，坏人……”

米亚解释道：“好人是可能说出‘我们都是坏人’这句话的，所以左边的是坏人，那么右边附和的也是坏人。既然左边那个坏人说的前半句是真的，那后半句就是假的，也就是说这条路不是通往幻想村的。”

四人继续向前走，下一条小路那儿不出意外地仍然有竖着的指示牌和站着两个人。克莱弗上前问同样的问题。左边那人答道：“我俩至少有一个是坏人并且这条路是通往幻想村的。”

右边那人附和道：“对对，他说的是都实话。”

克莱弗笑道：“这么说你俩也都是坏人啊。”

王子问道：“这回左边那人说的话也可以是好人说的啊，为什么两人都还是坏人呢？”

米亚解释道：“既然右边这人附和左边说的话，那就说明他们俩或者都是好人或者都是坏人。如果他们俩都是好人，左边那人说的‘两人至少有一个是坏人’就不符合事实，这就矛盾了，所以他们俩都是坏人。”

“原来如此。”王子明白了：“所以左边那人说的是假话。可是前半句‘两人至少有一个是坏人’是真话，因此后半句‘这条路是通往幻想村的’必定是假的。所以，这条路不是通向幻想村的！”

“没错。”克莱弗同意道。

继续往前走，出现第四条小路了。重复太多次后，克莱弗又没有兴趣了，懒懒地上去问道：“你们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条路是不是通往幻想村的？”

左边那人答道：“我们俩都是坏人并且这条路是通往幻想村的。”

右边的答道：“我们俩至少有一个是坏人并且这条路不是通往幻想村的。”

“终于有回答说不是通往幻想村的了。”克莱弗看着右边那人道，接着又看向左边那人：“你说的话不可能是好人说的，所以你肯定是个坏人。”然后又看向右边的人：“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不能推理出来。不过如果你是好人，根据你说的，这条路就不是通往幻想村的；如果你是坏人，左边这人说的前半句就是真的，可他是坏人啊，那他说的后半句就是假的，这条路仍然不是通往幻想村的。”

克莱弗夸张地摊着双手：“啊啊，说来说去，这条小路依然不是通往村子的。”

到第五个路口的时候，克莱弗已经懒得上去了。米亚叹口气，上前问道：“请问有好人能告诉我这条小路是不是通往幻想村的？”

左边的答道：“我们俩都是坏人啊，不过这条路确实是通往幻想村的。”

右边的答道：“胡说，我俩至少有一个是好人，而且这条路不是通往幻想村的。”

米亚心想：左边这人肯定是坏人了，右边这人嘛，可能是好人，也可能是坏人。不过无论是哪种情况，这条路都不是通往幻想村的。

王子问米亚：“如何？”

米亚摇摇头，几人只好继续沿着路前进。

到第六个路口了，仍然是米亚上去问路：“请问你们谁是好人？能告诉我这条小路是不是通往幻想村的吗？”

左边那人答道：“或者右边的是好人，或者这条路是通往幻想村的。”

右边那人答道：“或者左边的是坏人，或者这条路是通往幻想村的。”

米亚心想：如果左边的是坏人，他所说的两个分句都该是假的，右边的就该也是坏人。这意味着右边说的两个分句也都该假，但右边说的前半句“左边的是坏人”是真的，有矛盾。因此左边的不是坏人，而是好人。

米亚接着想：既然左边是好人，他说的“或者右边的是好人，或者这条路是通往幻想村的”就是真的，也就是在“右边的是好人”和“这条路是通往幻想村的”两句话里至少有一个是真的。如果后半句是真的，这条路当然就是通往幻想村的了。如果前半句是真的，即右边的是好人，则右边那人说的“或者左边的是坏人，或者这条路是通往幻想村的”是真话，而左边的已经确定是好人了，所以后半句必须是真话，这条路通往幻想村。这样说来，不管右边的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条路都是通往村子的！

米亚高兴地回头告诉大家：“就是这条小路了！”

克莱弗先前没有听米亚和那两个人的对话，这时连忙问刚才两人是怎么回答的。米亚复述了一遍两人的回答，克莱弗想了一下说道：“嗯……左边的肯定是好人，那么或者右边的是好人或者这条路通往幻想村。同时又能看出，如果右边的是好人，这条路通往幻想村。所以，这条路肯定是通往幻想村的了。”

“运气还不错啊，找了六个路口就找到了。”王子高兴道：“那就去幻想村的村长吧。”边说边从这条小路踏入了森林。

进入森林后大家发现周围的景象确实和露西森林很像，也许恶魔是参考露西森林的风景制作的这个幻境的吧。等沿着小路来到一片空地看到幻想村时，他们更坚信了这一点。这个所谓的幻想村的布局和露西森林里的猎人村一模一样，都是建在森林里砍伐出的空地上，四周用骨头和木桩围绕起来，村子中心有棵大树。不过幻想村中间的这棵树没有猎人村的那棵那么高大粗壮，想必是恶魔在几百年前参考猎人村的样子制作这个幻境时，那棵树还没完全长大。

“这是啥啊。”克莱弗无趣道：“幻境不是应该更加扑朔迷离一点的吗？这个恶魔完全没有一点想象力啊。”

王子同意道：“困在这种无聊的幻境里可是一点儿也不好玩，我们还是赶快找到这村子的村长，把脱离困境的方法找出来吧。”

“既然全部照抄的猎人村的布局，幻想村的村长应该也是在大树那儿吧。”米亚道。其他几人也同意这个看法，迈步朝村子中间的那棵大树走去。

不远就看到大树那边围了很多人，克莱弗挤进去一看，大树门口坐着三个中年人，这三人容貌和装扮都差不多，眉宇间也都颇有些亨特的模样。克莱弗一时没法看出哪个是村长，只好又钻出人群来和米亚他们商量。最后没办法，还是得找人来问，于是问了站在一边的五个人。

第一个人答道：“左边那个是村长。”

第二个人答道：“中间的那个才是村长。”

第三个人说道：“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不都是坏人。”

第四个人说道：“或者第一个人是坏人或者第二个人是好人。”

第五个人说道：“或者我是坏人或者第三个人和第四个人是同一类人。”

“唔，我完全被这几句话绕糊涂了……”王子道。

“我们慢慢推理，反正时间有的是。”米亚道：“首先能直接看出的是第五个人的身份。假设第五个人是坏人，‘或者第五个人是坏人或者第三个人和第四个人是同一类人’就变成了真话，这不符合第五个人的坏人身份，所以第五个人只能是好人。”

“没错。”克莱弗道：“所以第五个人说真话，但因为他不是坏人，所以第三个人和第四个人就得是同一类人。姑且假设第三个人是坏人，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就该都是坏人。这样第四个人的陈述成了真话，第四个人理应是好人。如此说来，第三个人是坏人而第四个人是好人，和刚才已经推论出来的‘第三个人和第四个人同类’矛盾。所以第三个人只能是好人，第四个人和他同类也是好人。既然第三个人是好人，那么他说的‘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不都是坏人’是真话，因此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至少有一个是好人。”

歇一口气后，克莱弗接着说道：“姑且假设第一个人是好人吧，第二个人便是坏人，这样第四个人说的‘或者第一个人是坏人或者第二个人是好人’就成了假话，可我们刚才已经知道第四个人是好人了，有矛盾。可见第一个人是坏人，第二个人是好人。中间的那个是村长。”

“我已经听晕了，不过最后一句我听懂了。”王子笑道：“那就去问中间的村长吧。”

“等等。”克莱弗道：“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还不知道村长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斯瓦德说道：“是好人吧，怎么能让一直说假话的坏人来当村长呢？”

“那也不一定。”克莱弗道：“如果村长是坏人的话，村民只要把他说的全部反过来理解就行了。在某种意义上，永远说假话和永远说真话是一样的。”

“嗯……确实。”斯瓦德道。

“那就只好继续向村民打听了。”王子道。

“那太麻烦了，我们还是直接问村长吧。”米亚边说边挤进了人群，其他几个也跟着挤了进去。

只见米亚直接来到坐在中间的村长面前，开门见山地问道：“你是个好
人吗？你是村长吗？”

村长缓缓地抬头看了米亚一眼，答道：“或者我是村长或者我是坏人。”

“哈，一下就问出来了嘛。”跟在后面的克莱弗笑道，“我们已经知道你是村长了。如果你是坏人，‘我是村长’和‘我是坏人’就都是真话，就和你的坏人身份矛盾了。所以你只能是好人。”

村长微笑点头表示同意。于是米亚接着问：“你怎么脱离这个幻境吗？”

村长低头想了一下，答道：“不知道。”

“唉……”王子和斯瓦德都露出失望的表情。

“但是……”村长接着说道：“村子里的长老也许知道。”

“哦？”王子和斯瓦德又露出期待的表情。

“长老？他在哪儿？”克莱弗问道。

“这个村子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尽头各有一间大屋，都是长老的家。每天长老都会随机去其中的一间或几间屋子里。今天不知道会去哪几间屋子里呢。”村长说。

话音刚落，周围的几个村民就纷纷嚷起来：“我知道，我知道。”

克莱弗示意大家一个个说。第一个人先说道：“今天长老会去东边的屋子。”

第二个人说道：“今天长老会去西边或者北边的屋子里。”

第三个人说道：“没错的，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都是好人。”

第四个人说道：“今天东边的屋子和西边的屋子长老都会去。”

第五个人说道：“东边的屋子和北边的屋子今天长老都会去。”

第六个人说道：“第四个人或者第五个人是好人。”

第七个人说道：“如果第三个人是好人，第六个人也是好人。”

第八个人说道：“如果第七个人和我都是好人，那么第一个人也是。”

这番话完全把王子和斯瓦德弄晕了，米亚和克莱弗则开始飞速思考起来。

米亚说道：“假设第三个是好人，那么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是好人。因此，长老会去东边屋子，同时也会去西边或北边的屋子。情况一：长老会去西边屋子，这时长老会去东边和西边屋子，在这种情况下，第四个是好人。情况二：长老会去北边屋子，这时东边和北边屋子长老都会去，在这种情况下，第五个是好人。因此，第四个人和第五个人之中必定有一个是好人。也就是第六个人说的话是真的，他是个好人。”

“没错。”克莱弗补充道：“这样我们从假设‘第三个是好人’得到了‘第六个是好人’的结论。所以，第七个人说的‘如果第三个是好人则第六个也是好人’就是真的。因此，第七个人是好人。”

米亚接下去说道：“假设第七个人和第八个人都是好人，第八个人就该说真话，由第八个人说的话可以推出第一个人是好人。所以第八个人说的‘如果第七个人和我都是好人，那么第一个人也是’必然是真话，第八个人肯定是好人。既然第七个人和第八个人都是好人，那么第一个人便是好人。”

“所以我们应该先去第一个人说的东边的屋子去找长老！”克莱弗总结道。

王子道：“好，那就先去东边的屋子，虽然我还是没有完全听明白推理的过程，哈哈。”

几人再次挤出人群，往村子东头的大屋走去。很多村民也跟上去看热闹。

村子的东头确实有一间明显比其他屋子大上一圈的大屋。屋子并没有关门，从门外就能看到屋子的正厅里坐着两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当然，可能这两人中的一个就是长老，也可能这两人都不是长老。米亚进门问道：

“请问你俩是这个村子的长老吗？”

坐在左边的那人答道：“我是坏人并且我不是长老。”

坐在右边的那人答道：“我是好人并且我不是长老。”

其他三个人也跟了进来，听到了这两个老头的回答。克莱弗道：“既然说了‘我是坏人’，左边的这位就不可能是好人，必定是坏人，他说的

肯定是假话，但是他说的前半句‘我是坏人’是真的，所以只能后半句‘我不是长老’是假的。所以左边这位就是长老了，而且是个坏人。”

于是米亚问坐在左边的那个老头：“你知道脱离这个幻境的方法吗？”

王子紧张地捏紧了拳头，老头沉默了一会儿，缓缓答道：“这里不是幻境，是真实的世界。”

“哎！”王子跺脚：“我们怎么会傻到向一个坏人问脱离幻境的方法！”

“唔……”米亚沉吟着对长老说道：“你说这里不是幻境，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你是坏人了，你的回答是假话，那么这里肯定就是幻境。那么，说这句话的你这个长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克莱弗也说道：“对啊，你这么回答不就表明你知道这里其实不是真实世界吗？”

长老不再说话，屋外本来嘈杂的声响也一下子静寂了。米亚忽然觉得一阵头晕，接着视野模糊、卷曲起来，屋里的人、摆设都慢慢化成一片炫目的白光，刺得人睁不开眼。

等白光退去，再次睁开眼的时候，王子一行人发现刚才的屋子和老人都不见了，他们身在一个宽阔的峡谷里。“幻境消失了吗？还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幻境？”大家正不知所措的时候，头顶传来扑棱扑棱的翅膀扇动声，几人抬头一看，正是那个恶魔像逃跑一般地往上飞。

“露西弗别跑，给我下来！”克莱弗先喊了出来。恶魔的真名就是恶魔的弱点，知道了恶魔的真名就可以对恶魔下达它无法抗拒的命令，所以恶魔一般都只使用假名字互相称呼。但是露西弗在几百年前骚扰露西森林里的人类时不小心泄露了自己的真名。于是它躲在这个峡谷里，只等将来

人类忘记了它的真名后再出来继续活动。哪知王子一行人居然破解了自己的幻术，还在面前叫出了自己的真名。

果然，被喊出真名后，露西弗停止了上升，接着摇摇晃晃地下了地，两眼既愤怒又惊恐地看着王子一行人：“真是想不到你们能从幻境里逃出来。”接着口气软了起来：“作为奖励，我实现你们一个愿望如何？”

斯瓦德道：“愿望什么的不需要你来实现，我们是来消灭你的。”

“消灭我？”恶魔说道：“利用我的真名来打倒我，我认为这不符合你们人类的荣耀。”

“对待恶魔不需要什么荣耀！”斯瓦德边说边要拔剑上前。王子把他拦了下来：“等等，我还有话要问。”接着，王子问道：“露西弗，你是魔王的手下吧，你知道魔王的真名吗？”

“哈，阿里曼王的真名可能连它自己都不记得了，我们又怎么可能知道？吾族的真名是非常秘密的，互相之间都不知道的。”露西弗说。

王子失望地叹了口气。米亚问道：“露西弗，你知道魔王有什么弱点吗？”

恶魔犹豫起来：“弱点吗？可能……没有吧。”

“这怎么办？”王子自言自语道：“没有弱点又不知道真名，不就没有办法打败他了吗。”

“不一定。”克莱弗道，“也许魔王有弱点，露西弗被叫了真名没办法说谎，但又不能告诉我们魔王的弱点，所以只好说‘可能没有’来误导我们。”

恶魔急道：“阿里曼王真的……好像没有弱点！”

“真的？”克莱弗注意到恶魔下意识地用右手摸着腰间的什么东西，问道：“露西弗，你腰上挂着的是什么东西？”

“啊？”恶魔假装随意道：“没什么啦，只不过是块破铜烂铁。”

这奇怪的态度更让人觉得可疑了，斯瓦德边小心地靠近边说道：“露西弗，把你腰上挂着的那东西拿给我们看看。”

恶魔一脸不情愿，但是带有真名的命令让它身不由己，解下了腰间的布袋交给斯瓦德。斯瓦德慢慢后退，把布袋交给王子。王子把布袋打开，里面是一块包着东西的符文布。王子再把符文布一层层展开，露出了包在中间的一块扁扁的近似长方形的铁块。

“看吧，我就说是块烂铁了。”恶魔故作轻松道。但被这样小心包起来的肯定是有不寻常来历的，这一点四个人都明白。几个人翻来覆去地查看，这铁块有二十厘米左右长，十厘米左右宽，中间厚两边薄，上下两个面都很光滑，两侧则有些粗糙。

看了一会儿，斯瓦德第一个说道：“这看起来就像是一把剑的剑身的一部分。”

斯瓦德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确实很像，只不过这把剑比普通的剑要宽很多，而且也没有刃。再仔细看，铁块微微放出金色的光芒来，似乎那块符文布的用途不是保护它，而是抑制它的光芒，怎么看这铁块都是某种神器的一部分。王子回头问恶魔：“露西弗，告诉我们这东西的来历。”

恶魔答道：“阿里曼王从一个人手上拿到后分给我的。”

克莱弗不满道：“从谁手上？为什么分给你？这东西本来是什么？露西弗，详细地回答！”

恶魔努力闭紧嘴巴，可是真名的力量又让它不得不说，模样变得极其滑稽，“从……达坦……丁……拿到……怕……威胁……分……三段……剑……”

“达坦丁王？”王子奇道：“莫非这是先祖达坦丁王的剑？传说中达坦丁王打败魔王就是用的这把剑？”

“怪不得魔王要将这把剑分成三段……，先王的剑为什么会在魔王的手上？”斯瓦德问道。

王子也不解：“确实，从小就听说过达坦丁之剑的传说了，但一直没有想起问这把剑为什么不见了。”

克莱弗道：“现在问也不迟。”说完问恶魔：“露西弗，说一下魔王是怎么拿到达坦丁之剑的。”

这个问题恶魔倒一点儿也不为难，说道：“阿里曼王和达坦丁达成了两个约定，其中一个就是达坦丁将这把剑交给阿里曼王。”

“什么？约定的内容不是魔王不再骚扰人类吗？”王子反问道。

“这是阿里曼王需要遵守的内容，但是作为交换，达坦丁王也需要遵守相应的约定。”恶魔说。

“……”王子不语。米亚问道：“魔王和达坦丁王有两个约定，那么达坦丁王需要遵守的第二个约定是什么？”

“哈哈……”恶魔得意忘形起来，“第二个约定就是达坦丁王交出自己的生命。作为千万年来第一个打败了阿里曼王的人类，自然已经做好必死的觉悟了吧。”

“什么！”王子震惊了。

“不过阿里曼王并没有要求达坦丁当场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是给了他一个月的时间回去安排后事。怎么样，阿里曼王是很仁慈的吧。”恶魔邪恶地笑道。

“怪不得达坦丁王回来不久就……”王子这才明白一切来龙去脉。

“既然先王靠这把剑打败过魔王，我们也许也有机会。”米亚看着王子手里的那部分剑身说道。

“没错！”克莱弗问恶魔：“这把剑的另外两部分现在在哪儿？”恶魔转头不说话，当然，它自己也知道这只是徒劳的抵抗，克莱弗重新问道：“露西弗，告诉我们这把剑的另外两部分在哪儿？”

恶魔再次咬紧了牙关，但是声音还是从嘴缝里漏了出来：“……一部分在……贝尔……菲戈……那儿，另一部分……不知道……”

“贝尔菲戈？是什么地方？”王子疑惑道。

“我也没听说过，恐怕不是个地名。”克莱弗道，接着问恶魔：“露西弗，贝尔菲戈是什么？”

恶魔不耐烦道：“是什么？哈哈，贝尔菲戈是个比我还要强大的存在。你们要去找它吗？它和你们玩腻了后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你们哦。”接着又道：“哼，要不是被真名所制，我也能随手杀掉你们。”

“那可真是遗憾。”克莱弗道：“那么露西弗，那个贝尔菲戈在哪里？”

“蒙特山脉北方的高原上，具体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我们不喜欢互相过问这些琐事。”恶魔说。

几人互相看了一眼，显然都有心要去找那个叫贝尔菲戈的恶魔。打败贝尔菲戈的话就能找到宝剑的第二部分，说不定还能得到第三部分在哪里

的线索，最后让达坦丁之剑重现人世，再次打败阿里曼。但是刚才露西弗说得没错，要不是王子他们知道了它真名的话，露西弗一只手就能把他们四个全部捏死。要凭四人之力和比露西弗还要强大的贝尔菲戈战斗，胜算基本为零。

米亚灵机一动：“露西弗，你能变换大小吗？”

“当然，变换身形是吾族基本的能力。我能变得像山那样高大，也能变得像蚂蚁那么精巧。”露西弗说。

“那你不吃不喝能坚持多久？”米亚又问。

“吾族并不需要吃喝东西，这也是吾族的能力。”恶魔露出骄傲又轻蔑的眼神，当然，这是因为它还不知道米亚在打什么主意。

“太好了。”米亚边说边转身从行囊里翻出一个里面只剩了一点点土豆泥的厚玻璃罐子，用两个手指把罐子里的那点土豆泥随便挖出来吃掉。

正在大家奇怪米亚这是要做什么时，米亚舔了舔还沾着点土豆泥的右手食指，对恶魔说道：“好了露西弗，你变小后钻到这个罐子中来吧。”

“什……”恶魔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就缩小到一个手指的大小，一头扎进了玻璃罐子。

“露西弗，乖乖地待在这个罐子里不许逃哦。”米亚边说边盖上盖子。恶魔在罐子里又踩又敲上下折腾，嘴里说出的话也像老鼠叫一样听不清内容。但它再怎么恼怒也无法使用自己的力量逃出来，这就是真名的力量。

这一幕看得王子目瞪口呆，等米亚把罐子递过来的时候才回过神。恶魔还在罐子里上蹿下跳，不过很快就会死心而安静下来吧。王子想了想说：“也许可以把这个拿回去作为我们的战利品。”

“不不，它有更大的用途。”克莱弗说道，看来他已经明白米亚的用意了。

“嗯。”米亚说道，“它将是我们的对付贝尔菲戈的强大武器。”

王子和一旁的斯瓦德也明白过来了：“这可真是个好主意。”王子看着还在罐子里无奈地飞来飞去的恶魔道：“我都觉得它有点可怜了，哈哈。”

几人收好装有露西弗的罐子，辨认了一下方向，朝着峡谷的出口走去。

三、女儿国遇险

智过大桥

出了峡谷，一行人却看到猎人村的向导鲁克和他的白色野猪一起站在一边的路上等着。米亚仔细看了下四周，这里就是他们一开始停下来钻进山洞的地方，只不过那个本来只有三米高的山洞现在已经是十来米宽的峡谷了，想来肯定是露西弗把峡谷幻化成小山洞的。王子看到鲁克，惊奇地问道：“这两个多小时你一直站在这里等我们吗？”

鲁克摇摇头。这时大家才发现，本来他们进山洞的时候已过中午，可经过这两个多小时的折腾，太阳却还在天顶挂着，并没有往西移动多少。“这么说在幻境里的时间对外界来说是停止的？”米亚提出自己的猜想，“所以对鲁克来说，我们钻进山洞后幻境马上就解除了，山洞变成了峡谷，所以他留下来等我们战胜恶魔的消息。”

“嗯……有可能，说来其实只过了半小时而已。”王子让米亚拿出装着露西弗的罐子给鲁克看，鲁克点点头。也许知道真名而打败露西弗并不难，难的只是破解它设下的幻术，所以鲁克看到幻境解除的时候就知道王子他们一定能胜利归来的吧。

放松下来后，大家都觉得肚子饿了，这才想起今天午饭还没吃。于是五个人在路边一块厚实的花岗石上围坐一圈，啃从猎人村带出来的干粮。

吃了一會兒，王子對魯克說道：“我們不回獵人村了，你知道去蒙特山脈北邊的高原怎么走嗎？”

魯克搖搖頭，這也是當然的，獵人村的村民世代只在露西森林這一片活動，村子的嚮導自然也只熟悉這一片森林。王子有點失望：“是嗎？”

“沿着蒙特山脈一路往北走，不就能到了嗎？”斯瓦德說道。

“也只能自己摸路過去了。”王子說。

吃完午飯，魯克收拾好東西，默默地和大家揮手道別，騎上野豬搖搖晃晃地沿着來時的路回去了。克萊弗看着魯克的背影道：“真是個奇怪的人啊。”

“是啊。”王子應道。

等魯克轉過一個彎看不見後，王子吸了口氣：“好吧，我們也出發吧，去找那個叫什麼貝爾的惡魔去。”

四人騎着兩匹馬沿着蒙特山脈半山腰的小路慢慢地往東北方向行進。左邊露西森林的邊緣漸漸遠去，很快就落到身後了，到傍晚時，已經能看到西方遠處夕陽背景下黑森森的魔王堡。幾人在山路邊上將就了一夜，第二天繼續上路。隨着地勢升高，沙塵也大了起來，遠處景物的細節漸漸模糊，最後只能看清山脈的一個線條。往北翻過那些山峰就是貝爾菲戈所在的高地了吧，王子正這樣想着，眼前突然出現了一條幾十米寬的深溝，沿着東西方向伸展，看不到盡頭。

“這可怎麼辦？”斯瓦德俯身看了一下，深溝兩側的懸崖大概有一百多米深，而且非常陡峭。

王子嘆了口氣：“我們先沿着這深溝繞一下，總會有方法過去的。”

米亚和克莱弗也表示同意。于是四人和深沟边缘保持着十来米的安全距离，向东走去。

还没到中午，几人就陆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蛛丝马迹。先是地面渐渐由石头变成了泥土，然后米亚偶然看到了一块半埋在土里的麻布，接着是南北向的一条似乎是谁故意堆起来的半米多高的石头墙，最后在右前方出现一大片农田时，大家都明白了，前面有人类居住的村落。“没想到在魔王地盘的深处还有人类的聚落。”克莱弗望着农田感慨。

王子凝望了一会儿，能见度不是很高，不知道离村落还有多远。“你们稍等一下。”王子边说边让斯瓦德停下来，然后下马脱下身上蓝白色的外袍塞进行囊，又翻出一件灰色的粗布外袍穿上。王子看着大家不解的眼神，说道：“我们还不知道那个村子的情况，先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为好。斯瓦德，你也把身上带有皇家标记的装饰取下来，索性把身上的铠甲也脱了吧，普通人可不会穿这种东西。”

斯瓦德服从地下马，把绣有皇室宝剑徽记的披风和这几天睡觉都穿着的铠甲脱了下来。一下子没了铠甲的负重，斯瓦德有点不习惯，甩着胳膊活动了一下关节。米亚和克莱弗作为军师本来也发到相应的皇家服饰的，可他俩都嫌麻烦而放着没穿。

仔细检查了几遍没有会暴露他们身份的东西后，大家继续前进。深沟越来越宽了，如果能找到村落的话就能打听到往北去的道路，所以几人继续前进。没走一会儿，眼尖的斯瓦德就喊了起来：“看，一座桥！”

米亚眯起眼睛看，在前方一千多米的深沟上确实有个细长模糊的影子。随着距离的缩短，桥的结构也清晰起来。这是座吊桥和拱桥结构相结合的

奇怪的桥。深沟两侧分别竖起高大坚固的木桩，从木桩上牵引出粗大结实的绳子吊起远离木桩的桥面；靠近木桩的桥面则是由在深沟两侧的悬崖中斜着打入的木桩来支撑。距离更近些后，更多的细节也能看清了。桥的中间似乎建有一个小木屋，木屋的外墙是胡乱拼凑起来的破裂的木板，屋顶则是散乱堆放的树枝。这奇怪的木屋并不像是特意建造的，更像是谁随意堆砌起来的。

很快几人就到了桥边，一条小路从桥的这边一直往南延伸，因为沙尘的关系看不清路的尽头在哪里。让王子一行人吃惊的是，桥边居然还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六十来岁的样子，细眉细眼，胡须花白，穿着一身和灰蒙蒙的环境不搭调的整洁的白色布衣长袍，在桥头粗壮的木桩那儿踱来踱去，显得非常焦急的样子。这人显然是早就看到王子一行人了，迎上来说道：“你们好，我是羊咩村的葛拉，你们这是要去灰熊镇吗？我们结伴一起过桥吧。”

冒出的几个没听说过的地名让王子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还好米亚因为周游了很多地方，反应比较快，笑着答道：“你好，我是米亚。我们是旅行者，正好经过此处。不知道这座桥通往何处？”

葛拉眯起眼睛重新打量了一下王子一行人，说道：“旅行者？是做什么的？”

“就是在世界各地游玩冒险！”克莱弗帮腔道。

“世界就这么小的一块，有啥好玩的？你们是住哪个村的？”

“世界很大，我走了这么久还没把全部的地方都走遍呢。”米亚忍不住反驳道。

“哼，我像你这么年轻的时候早就已经走遍世界了。”葛拉不屑。

克莱弗连忙岔开话题：“我们是从露西森林过来的。”

“露西森林是哪个村子？”葛拉问。

“不是村子，是在这西边的一片大森林。森林你知道吗？就是有很多树的地方。”克莱弗说。

“这里再往西吗？”葛拉转而露出尊敬的神色：“所以你们越过了世界的边缘，进入了恶魔的领域？”

“世界的边缘？”克莱弗突然想起来，“你是说那个石头墙吗？”

葛拉点点头：“你们越过去了？恶魔的领域真的像传说中那般危险恐怖吗？”

“那里是恶魔的领域没错，不过也不是多么危险恐怖的地方。倒是你说的那个石头墙是世界边缘是怎么回事？”克莱弗说。

“你们到底是哪个村子的人？怎么什么都不知道。”葛拉不耐烦了。

米亚和克莱弗都觉得该说出真相了：“如果那个石头墙是你们世界的边缘的话，那我们就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的人。或者说那石头墙根本不是世界的边缘，我们是从更加西边的地方来的。”

葛拉先是瞪大了眼，继而笑了出来：“哈哈，你们可真是有趣。既然你们不愿意说是哪个村子的，我也就不问了。你们是去灰熊镇吗？搭档一起过桥吧？”

葛拉貌似并没有相信米亚和克莱弗的话，依然固执地认为那道石墙就是世界的边缘。不过在意这事的只有王子，因为在这里似乎还有很多人类生存，这种事情阿诺兰斯皇室里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米亚问道：“过这座桥为什么需要搭档呢？”

葛拉道：“我也是病急乱投医而已。你们来的时候看到桥上有个破屋子了吗？”

米亚他们这才发现他们现在的这个位置正好是在这座桥粗大的牵引木桩的背后，从这里看木屋，视线被木桩完全挡住了。克莱弗说道：“看到了啊，那个屋子很奇怪啊，为什么要建在桥的中间呢？”边说边要绕过木桩去看那个屋子。

葛拉一把拉住克莱弗，说道：“别出去，有可能会被那个恶魔看到。”

“什么恶魔？”四人一脸不解。

“自几十年前建起这座大桥后，就有个恶魔时不时地来恶作剧。看到有人过桥，它就会飞到前面堵在桥上不让过。”葛拉说。

“为什么？这座桥和那恶魔有什么渊源吗？”斯瓦德问。

“不知道，应该没有吧。”葛拉说。

“你们把它赶走就行了呀。”斯瓦德道。

“我们试过和它讲理，但它充耳不闻装睡觉；我们也试过用武力，但那个恶魔任你打它砸它都一动不动，还嘲笑我们是在给它挠痒痒。”葛拉无奈地说。

“嘿，听起来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克莱弗笑道。

“是啊，我们也都觉得那个恶魔只是在搞恶作剧，但这是个让我们很困扰的恶作剧。还好一般来说它十来天才会来一次，最近几年它可能腻了，有时候一两个月才来一次。”葛拉说。

“它今天来了？”克莱弗问道。

葛拉点头：“它就在桥中间那个屋子里，每隔七八分钟出来看一下桥上有没有人。要是刚才你出去正好被它看见的话，它肯定会很开心地就此堵在桥上的。”

王子问道：“刚才我们沿着深沟过来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被它看到了？”

“这倒不用担心，它的视力没那么好。”葛拉说。

“嗯……”米亚想了一下问道：“既然今天它会在桥上堵人，为什么你刚才说要和我们搭档一起过桥呢？”

葛拉讪笑了一下：“我今天有急事必须要下午两点前到灰熊镇。本来打算在这里等恶魔走后马上过桥的，可是这半天过去了它还没玩腻。正好你们来了，就想我们五个人一起过去的话那个恶魔说不定就不敢拦了。呵呵，我是有点天真了，还没听说过有谁能让那只恶魔让路的呢。”

米亚问道：“慢慢走的话，过这座桥要多久？”

葛拉道：“慢慢走的话要十分钟吧。”

“刚才你说它一般多久出来看一次？”米亚又问。

“七八分钟吧，它就喜欢等你快走到对面了再出来堵住路。”

斯瓦德一拍掌：“那我们用跑的，慢慢走要十分钟的话，跑快点儿只要三四分钟就可以了。”

“不行，它一听到有人跑起来的动静就会出来看的。”葛拉摇头道。

“那怎么办，只能等它走了吗。”王子道。

“不一定。”米亚和克莱弗异口同声道。

葛拉既惊喜又怀疑：“你们有办法让它让路？”

王子把米亚和克莱弗两人拉到一边悄悄说：“我知道露西弗肯定可以

打败那个恶魔，但最好还是不要在别人面前把它放出来吧？万一让人误解我们是邪恶的操纵恶魔的巫师就坏了。”

米亚笑道：“殿下不用担心，不需要露西弗就能过桥。”

克莱弗也道：“虽然需要一些运气。”

王子不知道他俩葫芦里卖什么药，但既然他俩说可以，自然就没问题，于是放心地松了口气。米亚转身问葛拉：“这边能偷看到恶魔的动静吗？”

“可以，小心点不要被它发现就行，我已经看了一个上午了。”葛拉回答。

“那你继续观察它的动静，等它下次进屋子的时候我们就过桥。”米亚说。

“啊？这样过桥肯定会被拦下来的啊。”葛拉说。

“到时会有办法的。”米亚说。

葛拉一脸不解，但也没其他办法，就走到木桩的边缘蹲下来探出半个头看桥上的动静。米亚和克莱弗各自拿了一块厚的破布，把布撕成四块，绑在两匹马的蹄子上。刚忙完，葛拉就悄声说道：“嘘！它出来了……好了，又进去了。”回头问道：“我们现在过桥？”

“对，走吧。”米亚说道。

五人牵着两匹马从木桩后转出来，轻手轻脚地上了桥。桥面非常宽，估计十来个人并排走都没问题。恶魔那间破破烂烂的小屋就杵在桥中间的西侧，占据了一半的桥面。

走了几分钟，离小屋越来越近了，王子、斯瓦德和葛拉已经非常紧张了，特别是葛拉，双手握在胸前不停打颤。米亚示意大家放慢脚步，然后

在离小屋还有十来米的地方停了下来。葛拉不知所措地看着米亚和克莱弗，米亚回头做了个手势，示意大家往回走。

几人轻轻地转身，在米亚的带领下慢慢往回走。葛拉露出失望的表情，悄声抱怨道：“我就知道行不通的，时间根本不够！它马上就要出来了，然后就会发现我们！今天我们别想过这座桥了！”

克莱弗听到后笑道：“我倒是希望恶魔早点出来呢，这样慢慢走路我很不习惯啊。”

正说着，身后就传来了“吱嘎”的开门声。米亚大喊：“快！”

几人向来时的南侧跑起来，但是没跑几步就听头顶一阵风声呼啸而过，接着前边的桥面就被一堵“墙”挡住了。米亚停下来抬头看，这堵“墙”毫无疑问是恶魔变大变宽的身躯，在“墙”上方的中央则是恶魔小小的头颅，正露出坏笑看着王子一行人：“啾吼吼，你们很聪明，马蹄子裹布，我没听见。但我发现了，回去吧，啾吼吼。”

斯瓦德拔出佩剑向“墙”砍去，“墙”只是凹进去了一块，然后又慢慢地恢复了原样。葛拉沮丧道：“完了，今天它肯定就堵在这里不让我们过去了。”

“是啊。”米亚道，“所以我们‘回去’吧。”说着就和克莱弗一起转身走了起来。

这时王子也明白过来，偷笑道：“既然如此，就‘回去’吧。”斯瓦德不明所以地收起剑。葛拉也突然明白了，忍住笑转身跟上。几人就这样假装因为被拦住了去南岸的路而“返回”北岸。

从容地踏上了深沟北岸，回头看时，那个恶魔还傻傻地堵在桥上。葛

拉感激地说道：“这个方法太好了，我会将它教给附近经常需要过桥的人的。”

“只要别被它发觉，这个方法就能一直用下去吧。”王子道。

“放心，这个恶魔是单纯呢还是愚蠢呢，它肯定发觉不了。再过几年它就该彻底玩腻了吧，就算是恶魔也该有长大的时候。”葛拉最后看了一眼那个恶魔，回头道：“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现在得马上去灰熊镇，你们呢？我还不知道你们是要去哪儿呢。”

王子问道：“那个灰熊镇离这里多远？”

“就在前面，走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葛拉说。

王子看了另外几人一眼，心想去那个什么镇看看也不错，也许还能打听到去北方高原的路，就说道：“那我们也去镇上看看吧。”

“好，那就走吧，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就到了。”葛拉说。

五人往北走起来，路上米亚问起葛拉：“你今天约了什么人吗？一定要在两点前赶到镇上。”

葛拉不好意思地一笑：“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我在和人打官司，今天是最末陈述的日子，下午两点法院开庭。如果没能赶上的话，就会认为我放弃诉讼，自动判对方胜诉。”

“哦？是什么官司啊？”克莱弗来了兴趣。

“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说了你们可能会觉得没意思。”葛拉说。

“说说嘛，说不定我们还能帮上忙呢。”克莱弗不依不饶。

王子指着米亚和克莱弗道：“不用担心，他俩好奇心最旺盛了。”

葛拉“嗯”了一声，开始说自己的故事：“我是一个教法律的老师，

几年前我收了一个学生叫普罗。这个学生虽然穷得交不起学费，但是有才气，于是我就答应先免费教他，条件是等他完成学业又打赢头场官司之后就把学费付给我。普罗答应了，我就把生平所学都教给了他。”

“然后呢？他赖着不给学费了？”克莱弗忍不住问。

“对，没想到他完成全部学业之后偏不去跟人打什么官司，一直游手好闲。我就把这事告上了法庭，要求普罗马上把学费支付给我。”葛拉气愤地说。

“但你们本来不是约定要等他打赢第一场官司后才支付学费的吗？”王子问。

“是啊，但我年纪大了，不能一直这样等下去。”葛拉无奈地说。

“嘿，我觉得你这官司胜算不大。”克莱弗道。

“我也知道胜算不大。上次开庭的时候，普罗就这样说：如果他赢了这场官司，那么根据判决，他不必付我学费；如果他输了这场官司，那么他还没有‘打赢第一场官司’，根据约定也不必向我支付学费。可见，不论这场官司他是赢是输，都不必付学费。”葛拉无奈地说。

王子道：“这说法虽然奇怪，但也不是没有道理。”

葛拉一扬眉：“但是这几天我想到了反驳的方法，今天的最终陈述一定要把不利的局面扳回来。”

“怎么反驳？”王子问。

葛拉道：“我就这样说：如果普罗打输了这场官司，那么根据判决，他必须马上向我付学费；如果他打赢了这场官司，那么他就‘打赢了头场官司’，因此根据约定他也必须向我付学费。不论他是输是赢，都必须付

我学费。”

王子想了一下说道：“你的说法似乎也很有道理。你和普罗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不知道法院最终会怎么判。”

一直在一旁听着的米亚说道：“你俩的说法虽然各有道理，但毕竟都是片面的。如果法院判普罗赢，根据判决，他不需要支付学费，但根据你俩的约定，需要付学费；如果法院判普罗输，根据判决，他要支付学费，但根据你俩的约定，他又不需要付学费。可见不论法院怎么判决，最后都会是矛盾的。”

“没错。”克莱弗道：“如果把你俩的约定看成和法院的判决有同等效力的话，这就是个无法说谁对谁错的悖论。”

“那怎么办？我没法要回那笔学费了吗？”葛拉激动道，白色的胡子抖动起来。

米亚问道：“你这次官司的内容是要普罗马上支付那笔学费，没错吧？”

葛拉点点头。

“那就有办法了。”米亚伸出右手食指点了几下，“不过需要你先故意输掉这场官司。”

“啊？为什么？”葛拉问。

克莱弗道：“你输掉这场官司，也就是普罗不需要马上付学费给你。等这场官司一了结，你就再告普罗一状。这次法院就该判你赢了，因为普罗已经打赢过官司了嘛，他就必须把学费支付给你了。”

葛拉摸着胡须沉吟了一会儿，说道：“嗯，你这方法比我的更好，到

时候他就没有不支付学费的借口了。”

说着，葛拉一指前方：“看，我们就快到了。”

果然，前方沙尘中出现了一个小镇的轮廓。葛拉已经打定主意故意输掉这次的官司，所以也不着急了，跟着王子一行人一起慢慢地向前方的小镇走去。

骗子的伎俩

到了小镇，正好快两点，葛拉直接往法院去了。王子等人则先找了一家小餐馆吃午饭，出了猎人村后啃了两天干粮，现在即使是最普通的菜肴，他们吃起来也是美味。

正吃着，餐馆一角的桌上喧哗起来，几人这才注意到那边围了很多人，在看热闹。克莱弗把几块牛肉往嘴里一塞，就要过去看看。王子吩咐道：“低调点，别惹出什么麻烦来。”

克莱弗满口答应：“知道，我就是去看看是什么事情。”说着就走了过去。

挤进了人群一看，被众人围着的那张桌子边上坐着两个人。北边一侧坐着的是个光头中年，神态自若，身前的桌上堆了一大堆的铜币；光头对面南边一侧坐着的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故作镇定。克莱弗悄声问周围人这两个人是什么情况，一个人回答道：“这个光头在这儿立了个赌局，规矩是，你说一句话，如果光头相信，你就要给他五枚铜币，如果他不相信，就给你十枚铜币。这不，有些年轻人想赚便宜就上当了呗，不论说什么，光头只说相信。”

克莱弗觉得挺有意思，就先看看坐在对面的青年说什么。那青年酝酿了一下，露出必胜的表情对光头说道：“现在是夜晚了。”

光头淡定地答了一句：“我相信。”

围观的人哄笑起来，纷纷说光头这是耍赖。光头并不为所动，继续说道：“你们为何不相信现在是夜晚呢，无非是因为你们在进这间屋子之前看到外面是白天，于是根据常理推测现在仍然是白天。可见你们并不是‘知道’现在是白天，而是‘推测’现在是白天。然而常理并不是真理，根据常理得到的结论只能是‘现在很可能是白天’。既然现在可能是白天，当然也就有可能是夜晚。对于存在可能性的结论，我选择相信其中一个而不信另一个又有什么错呢？”

青年被说得哑口无言，默默地从口袋里掏出五枚铜币放在桌上，然后站起来退回了人群里。光头边把那五枚铜币收到面前的钱币堆里，边环视四周，等下一位挑战者。周围的人虽然都觉得光头无理，但也想不出什么话来驳斥他。克莱弗看没人敢说话，大大方方地上前在光头对面坐了下来。众人又开始起哄，对他们来说，光头是赢是输无所谓，有好戏看就可以了。

克莱弗等起哄声减弱一点后，对光头大声说道：“你欠了我二十枚铜币。”

光头刚开口说：“我相……”又马上停住，半张着嘴看着一脸坏笑的克莱弗。周围也马上有人明白了克莱弗这句话的用意：如果光头说“相信”的话，就要“还”克莱弗二十枚铜币，如果说“不信”的话，自然就得给克莱弗十枚铜币，光头怎么回答都是亏的。

“相信、相信、相信……”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开始有节奏地喊

起来。

光头的脸已经涨得通红，最后不得不说道：“我……不相信。”然后从面前的钱堆里挑出十枚铜币推到了桌子中间。

周围人一片叫好声，克莱弗也毫不客气地站起来收了那十枚铜币。刚才输了五枚铜币的那个青年已经重新站出人群，就等克莱弗离开座位了。其他人也都跃跃欲试，有的直接喊道：“你也欠了我二十枚铜币。”“你欠了我五十枚铜币！”“你欠我一百枚！”局势马上混乱起来。

光头自知赌局已被破解，连连说：“我不信，我不信……”边说边把面前的钱全部推出去任人哄抢，狼狈地逃出了人群。

王子等人看那边突然吵翻了天，知道肯定是克莱弗使了坏，等克莱弗回到桌上后就问他怎么回事。克莱弗拿出赢到的十枚铜币把事情说了一遍，几人都哈哈大笑。

吃喝完毕后，几人就想去看看葛拉老头怎么样了。下午的灰熊镇很是热闹，狭窄的街道显得有点拥挤，大家边问路边向法院前进。正走着，就看到前面路口那儿围着一群人。克莱弗踮起脚朝里望了一眼，笑道：“又是刚才那个光头，来这里骗人了。”又一思量，“估计他已经认识我了，米亚你进去吧，看看他这次玩什么花样。”

于是克莱弗留在人群外，米亚等三个人挤到了人群里。一进去就听到那个光头正在唾沫横飞地约人打赌：“明天下不下雨？你对自己判断天气的能力有自信吗？如果你有足够的自信认为明天会下雨，那这里有个让你赚一笔钱的机会！如果明天下雨，我就给你一枚金币！但是机会也伴随着风险，如果明天不下雨，你就得给我两枚金币。怎么样，有人愿意来赌吗？”

米亚抬头看看天空，因为沙尘的关系，只能看到一片灰蒙蒙，基本没法判断明天到底会不会下雨。围观的人大多也都这样想的吧，可是没想到这世界上真的不缺过度自信的人，一个人站出来道：“我来赌！”

人群马上叫好声一片，半是真心佩服，半是等着看热闹。光头说道：“好，我佩服有自信的人，那么我们口说无凭，立下个赌约的字据吧。”说着从身边的包里抽出一张已经写好的纸来，给那人看。那人简略地看了一遍没什么问题，爽快地在赌约上签了字。

王子小声问米亚：“这个光头要耍什么花招吗？既然有白纸黑字的赌约，要是明天下雨，光头也赖不掉那枚金币不是吗？”

米亚道：“这个赌局倒没什么花招，无非是看双方对明天要下雨有多大概率的判断了。打赌那人自信明天下雨的可能很高，觉得自己从光头那里赚到那枚金币的概率很高，所以才打赌的吧。要是明天真下雨的话，光头就会输掉一枚金币。我想如果这光头真的很狡猾的话，不会和人打这种靠运气的赌的。再等等吧，说不定他会有其他的花招。”

光头又把先前赌约的话喊了几遍，围观的人群没有第二个人上前应赌。光头停了一下后，说道：“只有一个人相信明天下雨吗？你们都觉得明天不下雨，所以我赢定了？那好，现在我们反过来赌。如果明天不下雨，我就给你一枚金币！但是如果明天下雨，你就要给我两枚金币。怎么样，现在有人愿意来赌了吗？”

人群骚动了一下，不一会儿就有个人按捺不住了，上前应道：“我愿意打这个赌！”

光头从包里又抽出一张写好了字的纸递给他：“那就签一下赌约吧，

咱们白纸黑字，愿赌服输。”

那人正要提笔签字的时候，米亚对王子低声说道：“我看破他的花招了。”接着对那人喊道：“别急，先听我说一下。”

众人回头看米亚，金发蓝眼，外貌穿着都不像是本地人。米亚不理睬众人的目光，对正要签赌约的那人说道：“如果明天不下雨，你就赢到一枚金币；如果明天下雨，你就输掉两枚金币。对不对？”

“对啊，但是我相信明天不会下雨，所以我肯定能赢。”那人说。

“还记得刚才那人和光头打的赌吗？如果明天下雨，他赢一枚金币；如果明天不下雨，他就输两枚金币。对不对？”米亚接着问。

“对啊，怎么了？”那人说。

米亚转身面对围观的众人说道：“就当明天不下雨吧，那这位就赢到了一枚金币，而第一个人输掉了两枚金币，对不对？”

众人纷纷点头。

米亚接下去说道：“那么挑起这两个赌局的光头呢？他输给这位一枚金币，却从第一个人那里赢了两枚金币，一来一去赢了一枚金币。”

周围有些反应快的人明白米亚想说什么了，“没错，如果明天不下雨，光头能赢到一枚金币，但是如果明天下雨，他照样也是赢一枚金币，因为他输给第一个人一枚金币，却从这位手中赢了两枚金币。不管明天下不下雨，他都是稳赚不赔的。”

正要签赌约的那人连忙把纸揉成一团扔了回去，刚才签了赌约的那人上前一把抓住光头：“你敢耍这种小计谋骗我们，走，我们去法院把赌约废掉！”

周围的人当然是起哄着帮腔。光头不知所措，只好任由众人架着往法院去。王子一行人正好也要去法院，就远远地跟在后面。克莱弗过来拍拍米亚的背：“干得漂亮，我在人群外都听到了。”

斯瓦德也笑道：“这骗子今天遇到你俩真是倒了大霉了，哈哈。”

光头直接被人群拥进了法院，王子等人则在法院门外遇到了正等在那儿的葛拉。葛拉迎上来道：“终于等到你们了！我已经把官司输掉了，普罗不用马上支付我那笔学费。然后我准备明天再告普罗一状，到时候他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看葛拉老头精神的样子，几个人都放心下来。葛拉从怀里掏出四枚银币交给克莱弗：“谢谢你，小伙子。没有你说的方法，我可能要不回那笔学费了，这是我的谢礼。”

王子连忙道：“不用，不用，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帮你的。”

葛拉坚持道：“请务必收下，不然我会很困扰。”

克莱弗对王子做了个鬼脸，接过了银币。葛拉满意地点点头，说道：“待会儿我就要回羊咩村了，你们接下来要去哪儿？对了，你们是在环游世界吧，要不要来我们村子游玩一下？我会负责招待你们的。”

王子婉言谢绝了葛拉的邀请，指着北边模糊的山脉道：“我们想要翻过那条山脉，进入北方的高地。”

葛拉惊讶道：“你们要翻过那条山脉？这条山脉是世界的北方边界，再往北可就是恶魔的领域了。”

米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不是说过吗，我们本来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哈哈。”

葛拉捻着胡须，说道：“我是不知道你们到底有什么打算，不过我确实知道翻过那座山的路，毕竟我也曾周游过世界的。”

王子连忙问怎么走，葛拉回忆道：“从灰熊镇沿着大路一直往北走大约半天，到山脚的时候走右拐的小路，那条小路会在两个山峰之间拐向北，然后越过山脉，通往北方恶魔的领域。”

王子认真地记着，葛拉接着说：“曾经有人因好奇而翻过了北方山脉，结果就此失踪了再也没有回来。这样的传闻有很多，我还是建议你们不要去尝试的好。”

斯瓦德道：“老人家放心，我们可是已经打败过一个恶魔了，去北方也是为了打败那里的恶魔。”

葛拉一副半信半疑的表情，最后无奈道：“算了，你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没什么资格深究，总之小心点不会有错的。”四人点头表示同意。

告别葛拉后，克莱弗掂着手里的四枚银币，问道：“这个怎么办？”

米亚坏笑道：“打赢官司的方法是我俩一起想出来的，当然应该平分啊。”

克莱弗也坏笑道：“按道理是应该平分，但葛拉只说给我啊，可没说要分给你一半。”

米亚道：“虽然他没说要分给我，但他给谢礼的原因是我们给他出了打赢官司的主意，而这个主意也有我的份。”

克莱弗道：“不不，仔细回想一下，当时你只说了要他输掉这场官司，而为什么要故意输掉这场官司以及输掉以后怎么办都是我告诉他的。”

王子插话道：“你俩别吵了。克莱弗要求得到全部的四枚银币，米亚

要求分到两枚银币，你俩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各让一步，克莱弗拿三枚，米亚拿一枚，如何？”

米亚和克莱弗都大笑起来，笑了一会儿后，克莱弗把银币都交给斯瓦德保管：“我们只是在开玩笑，这银币是属于大家的。”斯瓦德把银币放进了挂在马背上的钱袋里。

这时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了，根据葛拉所说，翻过北方山脉起码要走一天的时间，几人觉得先在镇上找一个地方住一晚较好，好好休息后再出发。

第二天，几人早早就准备妥当，沿大道向北方的山脉进发。没走多久就感到周围变得荒凉起来，大路变得坑坑洼洼，明显是很久没有维护过了。几人在景色单调的沙土中默默行进了半天，果然在山脚下看到了一条右拐的小路，又沿着小路走了小半天，拐进了两座山峰之间。

此时沙土已经退去，随着地势升高，路边渐渐有了一些绿草。等走到山坳的最高处时，满眼已尽是绿色了。回头俯望，来时的路笼罩在灰黄色的尘土中，根本看不清，更别说远处的灰熊镇了。再看前方，小路弯曲着从绿草丛中穿过，不知通往何方。

王子下定决心似的点点头，几人踏上了向下的路。小路七拐八拐，越来越窄，四人骑着两匹马小心翼翼地走着。忽然听到头顶一声呼哨，四人正抬头寻找声音的来源时，一张大网从地上腾起，将两匹马连带上面的四人一起罩住。慌乱中，周围的草丛中射出几支毒镖，中毒镖的几个人很快就没了挣扎的力气，在失去意识前的瞬间，似乎看到有两三个人围了上来。

深入女儿国

米亚迷迷糊糊地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堆稻草上。忍着头痛努力张望了一下，周围很昏暗，似乎是一间地牢的样子。斯瓦德应该是早就醒来了，坐在角落里警惕地看着铁门外的动静。王子和克莱弗躺在另一边，还在昏睡。

米亚扭动着身子，挨到斯瓦德旁边，问道：“这是什么地方？我们睡了多久了？”

斯瓦德摇摇头：“不知道这是哪儿，我醒来很久了，一直没看到有谁来过。”

米亚想了一下，说道：“既然把我们扔在这地方关起来，就说明他们并不是为了钱财。也许是像猎人村一样，我们不小心进了他们的领地，被当做是敌人了吧。等他们估计我们要醒来后，就会过来了。”

斯瓦德说道：“这么说快了，你都醒来了，他俩也该差不多了。”

米亚点头：“希望抓我们的人能耐心地听我们解释吧。”

两人沉默地又坐了一会儿，克莱弗和王子也先后醒来了。四人凑在一起想了应对各种情况的方法，如果对方是人类，就先刺探对方立场再实话实说是来挑战贝尔菲戈的；如果对方是恶魔，视情况采用示弱放松对方警惕或者武力强行逃脱的办法。还好对方并没有搜身，装着露西弗的罐子还在米亚身上的袋子里。

又过了一会儿，外面传来铁门打开的“吱嘎”声，接着是一阵轻轻的脚步声向这边走过来。几人连忙站起来，等着看对方的真面目。进入众人

视线的并不是什么妖魔鬼怪，也不是什么凶恶狱卒，而是三个婀娜多姿的女子。为首那个女子梳着奇怪的发髻，脸色红润，眼中秋波流转，红唇娇小可爱，穿着华美艳丽。后面低头跟着的两个女子则穿着素朴，右边那个手里还端着一个装了丰盛食物的大盘子。王子和斯瓦德一时摸不清对方情况，都愣住了。

为首那个女子先开口了：“你们是什么人？到此地有什么事？”

克莱弗按照刚才几人想好的剧本答道：“我们来自西方的阿诺兰斯王国，不小心误入此地……”

女子稍惊讶地打断道：“西方？你们不是从南边过来的吗？”

米亚道：“我们正四处旅行，是经过南方的灰熊镇到这儿的。”

女子道：“那就对了……你们来这里是不是为了打败贝尔菲戈恶魔？”

几人诧异地看着她，不明白她是怎么知道这事的，不知道是该承认还是该否认。女子等了一会儿，继续说道：“你们不说话就等于是默认了。”

王子站出来问道：“你是什么人？又如何知道我们的目的？”

女子微微一笑：“‘南方来的男人们将挑战恶魔，打破世代的诅咒’，这句几百年前的预言在这个国家可是家喻户晓的。至于我是谁，等你们真的打败了恶魔就知道了。”

说着，左边那个女子拿出一把钥匙上前打开了铁牢的小门，右边那个女子把端着的盘子递进来放在地上，左边那个又锁上小门，然后两人小心翼翼地退了回去。为首那女子说道：“你们先填一下肚子，如果真的打败了恶魔，你们就是这个国家的英雄，到时候会有更好的美味招待你们的。”说完转头就要走。

克莱弗连忙道：“等一下，虽说是来挑战恶魔的，但我们初来此地，人生地不熟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到底是哪里，恶魔又藏身在何处，有什么弱点？”

女子边走边说道：“也对，让什么情况都不知道的你们去面对恶魔是有点不安全，你们和以前来的那些人不太一样啊。那小紫你留下，给他们讲讲来龙去脉吧。”

“是！”左边那位应了一声，停下了脚步。为首那女子带着右边那一位头也不回地出去了。

等另外两位出去后，左边那位叫小紫的女子如释重负地大大松了口气，然后回身一脸兴奋地踩着小碎步回到了铁门前，从身上掏出块丝巾铺在地上坐下，好奇地看着王子等人。王子等人则边吃东西边问，小紫有问必答，连刚才那个女子是谁都毫不犹豫地说了。

原来在几百年前，恶魔贝尔菲戈来到此地，并对这里的人下了诅咒：此地以后将永远没有男孩降生，女孩成年后会自动怀上女婴。因此在受诅咒一百年后，这里就成了真正的女儿国。后来有一位皇室的占星师做了这样的预言：“南方来的男人们将挑战恶魔，打破世代的诅咒。”因此皇室在南方山脉各路口派了大量人手，监视进入这个区域的男性。不过历史上从南方进入女儿国的男性都没有成为预言中的英雄，不是听说要和恶魔对战而连夜逃掉，就是进入恶魔的住所后再也没能出来。而南方来的男性也越来越少，往往几年才会有一个。刚才为首的那个女子正是现任的皇家占星师，下令把所有南方来的男性都抓起来的她就是她。

“既然我们有可能是预言中的英雄，那为什么还要把我们抓起来呢？”

王子不解道。

“因为你们很珍贵啊，占星师怕你们不愿意去面对魔王，所以先抓起来喽。”小紫答道。

“那如果我们现在说不愿意去面对魔王会怎么样？”克莱弗问道。

“会怎么样呢？”小紫看着天花板想了想，然后微笑地说道：“我想还是会被直接扔进恶魔的住处吧。”

“是吗，还好我们真的有准备地来消灭贝尔菲戈的。不然会死得很冤枉啊。”王子道。

“也不会死啦。”小紫道，“恶魔不会杀人的，它会把那些人当做自己的奴隶，一生都为它服务。”

“这还不如杀了我呢。”斯瓦德小声道。

米亚问道：“那个恶魔现在在哪儿？”

小紫道：“它就在城北的一个山洞里，据占星师说，恶魔躲在自己的结界里，这个结界需要十二个人类男子启动仪式才能打破。”

克莱弗打断道：“等等，我们只有四个人啊，要怎么启动仪式？”

小紫道：“刚才说了啊，以前没能打败恶魔的或者没能成功启动仪式的人都在那个山洞里当恶魔的奴仆呢。你们去找他们帮忙就行了。”

斯瓦德问道：“他们不是恶魔的仆从吗？会帮我们吗？”

小紫道：“会的。那些奴仆没有自我意识，只要贝尔菲戈没有直接给他们下命令，他们就会听你们的话。所以只要凑够人数，启动仪式没什么困难。”

“这么说困难只是在面对恶魔后怎么打败它了。”王子道。

“不是这么简单的，恶魔的奴仆不是只有这些人类，还有很多普通的妖怪。这些妖怪也是人类的模样，从外形上没法看出谁是妖怪谁是人类。而且这些恶魔的奴仆都受了诅咒，要么永远说真话，要么永远说假话，所以也很难直接问出谁是妖怪谁是人类。据说以前那些进去挑战的男人都是连恶魔都没见到就发疯了，然后才沦落为恶魔的奴仆的。”小紫道。

米亚道：“这倒和露西弗的幻境有点像，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不过这次不是问路了，而是要找出谁是人类，谁是妖怪。总之只要我们能想办法凑出足够的人数来启动仪式，就能见到恶魔了吧。”

“听起来并不是很困难，哈哈。”克莱弗笑道。

“请你们不要太大意。”小紫认真地说道，“这对我们女儿国来说是头等大事。皇母还说如果你们能成功地打败恶魔、破除诅咒的话，把公主嫁给你们都可以呢。”

“哇——”克莱弗夸张地叫了起来：“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正说话的时候，外面又响起了开门声。小紫起来收起丝巾，出去看了一下，又回来说道：“我要先走了，你们今晚先休息一下，明天就会把你们送到恶魔的洞穴的。”

“等等，还没问我们现在到底是在哪儿？”克莱弗问。

小紫甜甜一笑：“当然是在皇宫的地牢里啊。”

小紫走后，米亚对克莱弗开玩笑：“等你打败恶魔，就能娶女儿国的公主，说不定最后还能成为这里的国王。”

克莱弗摆摆手：“我不能娶这里的公主，我们这里只有王子殿下才有这个资格啊。”

王子笑道：“不不，我要去救出被魔王抓走的公主，所以我也不能留下来娶这里的公主，我可以作出承诺。”

克莱弗道：“殿下不需要作这样的承诺，您并不能保证一定能够遵守它。”

王子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当然能遵守这个承诺。”

克莱弗道：“那么殿下是怎么知道一定能够遵守的呢？”

王子道：“因为我已经决定遵守这个承诺了。”

克莱弗道：“我并不是怀疑殿下现在的决心，只是现在的决心是不能保证将来的事情的。人的想法有时候是会改变的。”

王子道：“我并不是那种人，我永远都不会违背诺言。”

克莱弗道：“殿下怎么知道的？”

王子道：“因为我从来没有违背过诺言。”

克莱弗道：“这一点我相信殿下，我并不是在怀疑您曾经违背过诺言。但是‘以前没有违背过诺言’并不能推出‘永远不会违背诺言’。”

王子道：“为什么不能？我说过了，我从来就没有违背过诺言，难道这不能说明将来我违背诺言的可能性非常小吗？”

克莱弗道：“可能性？我没考虑这个，我一直以为殿下说的是肯定不会违背诺言。如果您说的是可能性，那么您以前没违背过诺言这件事确实让您将来不会违背诺言的概率提高了很多。所以我承认，殿下非常有可能以后不违背刚才作出的诺言。这一点我没什么异议，我只是不相信殿下能完全保证不违背诺言而已。”

王子道：“我当然能完全保证！这不只是可能性而已，这是能完全肯

定的。别忘了，这是‘我’作出的承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改变我的诺言。”

克莱弗道：“我知道世界上没什么其他东西能改变殿下的承诺，您是认识的意志最坚强的人。但殿下自己是可以随时选择改变自己的想法的，而没人，甚至殿下您自己，能够保证您将来不会选择改变想法。”

王子道：“我是不会改变想法的，我知道我不会。”

米亚打圆场，拦住克莱弗道：“好了好了，知道殿下现在不想娶这里的公主就行了。”

克莱弗叹气道：“好啦，我只是一时无聊和殿下讨论讨论而已。”两人这才停止了争辩。几人将地上的稻草重新收拾了一下，将就了一夜。

不知过了多久，嘈杂的人声把几人吵醒。米亚睁眼一看，小铁门外已经站了很多人了，朴素的穿着一看就知道是和小紫一样的宫廷里的奴婢。这些奴婢在通往外面大门的走廊两边列成两队，中间的地上则铺着香草织成的地毯，上面还用鲜花点缀出一些图案来。王子等人站起来，正在想这是要做什么时，人群里站出来一个年纪稍大的奴婢，恭恭敬敬地上前把小铁门打开，说道：“各位请跟我来，占星师有请。”

几人在奴婢的簇拥下走出了地牢，外面看到的却不是想象中富丽堂皇的皇宫景色。从地牢大门出来的小路两侧用白色的厚纱布遮了起来，从纱布上边缘只能看到头顶微微发亮的星空。围住王子一行人的人群退后散开到路两边的白布下，昨晚已经见过面的占星师就站在前面，小紫和另一位奴婢也跟在身后。占星师看着四人问道：“你们准备好去见贝尔菲戈了吗？”

米亚摸摸腰间的袋子，装着露西弗的罐子还在。王子看大家都没什么异议，就点点头。占星师继续说道：“听小紫说，你们似乎都是比较善良的人，说不定真的是预言中的那些英雄。我就特别帮助你们一下。”说着就把手里的水晶球抛过来，斯瓦德连忙接住，翻着看了下没摸到头绪，又交给了米亚。

米亚看这水晶球透明度很高，心想大概是占星师用来发动魔法的武器什么的，便问：“这个球要怎么用？”

占星师道：“小紫应该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要在恶魔的洞穴里找出足够的人类来启动仪式。这个水晶球虽然不能准确地判断对方是人是妖，但也能大致告诉你面前有没有妖怪，说不定能帮上你们一点忙。具体的到时候你们自然就会知道的。”

米亚还想问具体一些，占星师没给他插话的机会：“好了，虽说你们比以前来的男人们善良多了，但小心一点总是对的。希望你们事后不要介意，如果你们真能打败恶魔的话。”王子等人还没弄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感觉后颈一凉，然后便失去了知觉。

再次醒来时，四人已经是在一个阴森森的洞穴里了。斯瓦德咒骂了几句，米亚和王子则苦笑了一下。想必是出于什么原因，占星师她们把王子几人弄晕后直接送到恶魔的洞穴来了。等打败贝尔菲戈后一定要回去和那个什么占星师好好算账，克莱弗想道。

站起来四下观察，有个方向有微微的亮光，四人就决定先到那个方向去看看。走了不一会儿，就看到了奇异的景象，前方是洞穴中突然出现的一个硕大的空间，石头壁上有着明显的开凿痕迹，洞穴中的地上则分散着

三人一组的人群，这些人全都目光呆滞，面无表情，也没有什么动作，如果不是偶尔眨下眼睛，就跟蜡像无异了。

斯瓦德说道：“这些就是恶魔的奴仆了吧？看着都像是人类啊？”

米亚道：“小紫不是说了吗，其中有些是妖怪，但从外表上确实很难分辨出来。”

王子道：“反正小紫说了，他们现在还没有被激活，会听从我们的命令的。我们就上去问问看吧。”

克莱弗笑道：“嘿，小紫还说了，他们就像露西弗幻境里的人一样，分成只说真话的‘好人’和只说假话的‘坏人’两种。”

米亚拿出装露西弗的罐子，挖苦里面的恶魔：“我说，你们怎么都有这种无聊的恶趣味啊？”露西弗鼓着腮帮子别过头只当没听见。

几人哈哈大笑了一番，朝最近的一伙仆从走去。这伙仆从一共有三个，听到王子他们的脚步声后都转过身来，表情僵硬地看着。克莱弗直接问道：“你们是人是妖？说真话假话？”

王子很紧张，因为要是这些仆从不回答的话，就会很麻烦。还好情况比较顺利，左边的仆从先开口缓缓答道：“右边的是妖怪。”

中间的答道：“我不是妖怪。”

右边的答道：“我们至少有两个说假话。”

米亚和克莱弗想了一会儿，王子问道：“怎么样？能知道谁是人类吗？”

克莱弗摇摇头：“条件不足，有很多可能性。”

王子失望道：“那就去问下一批仆从吧。”

“等等。”米亚边说边从怀里掏出占星师给的水晶球来，“占星师不是说这个水晶球能帮上忙吗？不如试试。”

“可是她连怎么用都没告诉我们。”斯瓦德抱怨。

米亚想了想，双手把水晶球捧起，说道：“水晶球都是通过在里面显示幻影来告诉占卜者信息的。我们不如也看看里面会显示什么。”说着就认真地盯着胸前的水晶球。

王子和克莱弗也凑上来看，可是水晶球里能看到的只有米亚那双因为光线折射而扭曲变形的手。克莱弗叹气道：“什么也没有啊，那个占星师多半是在骗我们。”

米亚“嘘”了一声，示意克莱弗别说话，好像真的看到了什么一样。王子和克莱弗的视线从水晶球转移到米亚的脸上，等着米亚说话。过了一会儿，米亚深深吸了口气，视线终于离开了水晶球。王子连忙问道：“怎么样？看到什么了吗？”

米亚摇摇头：“什么也没有看到。”

克莱弗差点跌倒：“那你刚才摆出那么认真的表情干吗？”

米亚笑道：“虽然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但是有个缥缈的声音在我脑子里说话。不对，也不是说话，而像是突然就明白了水晶球要传达给我的信息。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呢？”

“先别管什么原理了。”克莱弗急道，“水晶球到底说了什么？”

“它说这三个仆从里面有一个是妖怪。”米亚说。

王子问道：“这话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现在也没其他办法，只能相信那个占星师了。”克莱弗边说边开始

把水晶球提供的信息整合进刚才三个仆从说的话中考虑起来。

不一会儿，米亚和克莱弗就同时笑起来：“应该选左边那个。”

王子问道：“左边这个？还有一个呢？不是有两个人类吗？”

克莱弗道：“没办法，现有的信息只能确定出一个。”

米亚道：“如果右边的是说真话的，这三个仆从里就有两个说假话的，也就是左边和中间的两个说假话。既然中间的说自己不是妖怪，那么中间的就是妖怪。根据水晶球所说，左边和右边的就是人类。”

克莱弗接口道：“如果右边的是说假话的，那么三个仆从中最多只能有一个说假话的，也就是左边和中间的都是说真话的。既然左边的说右边的是妖怪，那么右边的就确实是妖怪。根据水晶球所说，左边和中间的就是人类。”

王子想了想，点头道：“因此左边的无论如何都是人类。”

“嗯。”克莱弗转头对左边那个仆从说道：“你，跟我们走。”那个仆从什么话都不说，乖乖地迈着僵硬的步伐走到四人的身后跟着。

成功地找到了一个人类，四人士气大增，向附近的另一堆仆从走去。这堆仆从还是三个，克莱弗上去问了和刚才一样的问题。

左边的回答道：“我是妖怪。”

中间的也答道：“我是妖怪。”

右边的回答道：“我们最多有一个说真话的。”

米亚和克莱弗想了一下，觉得条件还是不够判断，决定看一下水晶球有什么提示。米亚捧着水晶球看了一会儿，说道：“水晶球说三个里有一个是妖怪。”

克莱弗道：“和刚才一样啊，看看这次能不能一下子找到两个人类。假设右边是说假话的，他的陈述就应该是假的，因此三个仆从中至少有两个说真话的，也就是左边的和中间的必须都是说真话的。左边和中间的说的都是真话的话，他俩就都是妖怪了，这和水晶球的说法矛盾。嗯……所以，右边的说的是真话。”

米亚道：“既然右边说的是真话，左边和中间的就只能是说假话的了。那么他俩就都不是妖怪，而是人类！”

米亚笑道：“哈哈，果然一下子就找到两个人，我们的进度很快嘛。”

命令那两个人类仆从跟上后，王子一行人又向另一堆仆从走去。克莱弗问了一样的问题，奇怪的是这次只有两个人回答了。

左边的回答道：“我们至少有一个是说真话的。”

中间的答道：“我们至少有一个是说假话的。”

米亚盯着水晶球看了一会儿，说道：“这三个里至少有一个是人类，而且人类不是说真话的。”

克莱弗挠头道：“真是越来越乱了。假设中间的仆从是说假话的，他们三个中就真的至少有一个说假话的了，中间的仆从说的就成了真话，有矛盾，所以中间仆从说的是真话。既然中间的是说真话的，左边仆从说的话也是真的，所以左边的也是说真话的。既然中间的仆从作为说真话的已经说至少有一个说假话的了，所以这个说假话的仆从只能是右边那个。水晶球说人类不是说真话的，所以右边的就是人类。”

启动仪式需要十二个人类男子，王子一行有四个人，所以一共需要找到八个人类仆从辅助。现在已经找到四个了，任务很顺利就完成了一半，

几人信心满满。

下一群仆从也有三个。

左边的那个仆从说道：“我们至少有一个是说假话的。”

中间的那个道：“右边的是说真话的。”

右边那个不说话。

米亚摇摇头看水晶球，然后说道：“这三个仆从里只有一个人类，而且那个人类是说真话的。”

克莱弗想了一下道：“和刚才一样，首先能肯定左边的仆从是说真话的。既然左边说的是真话，这三个仆从里就确实至少有一个是说假话的。假使中间的是说真话的，根据中间仆从的陈述，右边的也该是说真话，这三个就都是说真话的了，这就和‘三个里至少有一个说假话的’矛盾了。”

米亚接口道：“所以中间的那个只能是说假话的。既然中间的说右边的是说真话的，那么右边的其实是说假话的。由此可见，三个仆从里只有左边的是唯一说真话的，因此根据水晶球提示，左边的仆从就是人类。”

就这样，他们一共找出了八名人类仆从，正好够启动仪式需要的十二个人。王子道：“人数是凑够了，可是要在哪里启动仪式呢？”

斯瓦德一听急了：“对啊，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怎么没问清楚呢？”

米亚道：“嗯……这里这么多恶魔的仆从，总会有知道的。”

克莱弗找了个刚才已经确认是说真话的仆从问道：“你知道去哪儿启动召唤贝尔菲戈的仪式吗？”那仆从听到恶魔的名字时眼睛突然微微张大了一下，但马上又恢复了原来没有神情的眼神，接着点点头，往通往洞穴深处的一条通道走去，王子等人连忙跟上。

勇斗恶魔

这条通道非常狭窄，而且地面并不是平的，而是有一定的弧度，呈一个大致的圆环形状。石壁微微发出淡蓝色的光芒，使得通道里不至于漆黑一片。在这通道里缓缓走了约莫二十分钟，在前面领路的仆从突然停了下来。王子等人挤上前去，前方通道尽头的石壁上有一扇石门，而在石门前则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仆从。这个仆从明显和大洞穴里那些蜡像一样的仆从不同，他笔直地站着，双眼正不停地扫视着王子一行人。

米亚上前说道：“请打开石门让我们进去。”

这仆从出人意料地哼了一声，开口说道：“我主命我看守这里，无法说出答案者一律不许进入。”

王子小声道：“什么答案？是类似开门的口令吗？”

米亚和克莱弗也不知道那个仆从说的是什么意思。那个仆从自顾自地继续说道：“我主有很多的仆从，它把仆从们用很多方法分类。一个仆从可能归在一个以上的类别里。各种类别的名字都是用不同仆从的名字命名的，每个仆从也都有一个类别挂他的名字，但一个仆从并不一定是挂他名字的那个类别中的一员。如果一个仆从属于挂他名字的那个类别，他就是‘合群’的；如果不是，他就是‘离群’的。我主还把所有‘离群’的仆从分成一类。”

正听得云山雾罩时，那仆从突然闭上了嘴，看着大家似乎在表示自己已经说完了。斯瓦德抱怨道：“这是啥啊，是谜语吗？他说的这一段莫名其妙的话里是不是藏了什么暗句？”

米亚道：“他说的话有点奇怪。”

王子道：“不是有点奇怪，是非常奇怪，根本不知道他说这个是要干吗。”

米亚道：“我不是奇怪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而是奇怪他说的内容，仔细想想有点问题。”

克莱弗道：“没错，仔细想想，他说的似乎是不成立的。我们先假设他讲的是真的吧，那么所有‘离群’仆从所在的分类也该挂某个仆从的名字，就假设挂的是……一个叫‘米亚’的仆从的名字吧，这个分类叫做‘米亚类’。现在看一下那个叫‘米亚’的仆从，他有没有归入‘米亚类’里呢？如果米亚‘合群’，那就是属于挂了他名字的‘米亚类’，但‘米亚类’是全体‘离群’的仆从，这就矛盾了；如果米亚‘离群’，他就该属于全体‘离群’仆从归属的‘米亚类’，但这样他也就属于了挂他名字的分类，变成‘合群’的了，又是矛盾。总之，这个仆从描述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在克莱弗说话的时候，米亚白了他好几眼。等克莱弗说完后，米亚补充道：“所以这就是需要我们说出答案的问题吗？还是说这是他婉转地表示自己是个说假话的仆从？”

“试试就知道了。”克莱弗道，接着对着石门前的仆从说道：“你说的是假话，这种分类不可能存在！”

那个仆从居然微微笑了起来：“正确。我并不是你们身后那种普通的仆从，不是永远说真话或永远说假话的。我只是在按照我主的吩咐向你们确认答案。”

“那么现在能让我们进去了吗？”王子问道。

“别急，还需要一个答案。”那个仆从说。

那个仆从又说了一段听起来极其拗口的话：“我主的仆从们确实是每种类别都挂了某个仆从的名字，每个仆从又都恰好有一个类别挂他的名字。我主公布了一些仆从所属于的一些类别。如果一个仆从不公开属于挂他名字的那个类别，就是‘可疑’的。如果有哪个仆从被别人知道了他不公开地属于挂他名字的那个类别，他就叫‘暗探’。有趣的是，我主把所有‘可疑’的仆从也归为一个类别。据此你们可以找出‘暗探’是哪位吗？”

斯瓦德只听了个开头就决定不去想了，王子勉强听完，但是一头雾水。只有米亚和克莱弗陷入了沉思。克莱弗想了会儿说道：“假设这些仆从里没有‘暗探’，这里的‘可疑’就和刚才的‘离群’没什么区别，所有‘可疑’仆从归为一类和刚才所有‘离群’仆从归为一类就是一回事了。但我们刚才已经证明了全体‘离群’仆从是不可能归为一类的，所以这些仆从中不可能没有‘暗探’。不过这样只能知道‘暗探’肯定是存在的，要想知道‘暗探’是哪个的话就还得另找思路。”

米亚道：“就像刚才那样，我们假设所有‘可疑’仆从的类别挂了某个仆从的名字，就假设叫‘克莱弗’吧，于是这个类别就叫‘克莱弗类’。现在看一下叫‘克莱弗’的那个仆从的情况，他是不是属于‘克莱弗类’的呢？”

克莱弗苦笑道：“如果他不属于那类，他就不是‘可疑’的，因为所有‘可疑’的仆从都属于‘克莱弗类’，但不‘可疑’就等于说他是公开属于挂自己名字的类别的，有矛盾。”

米亚微笑道：“对的，所以仆从‘克莱弗’肯定属于‘克莱弗类’。

既然‘克莱弗类’是所有‘可疑’仆从的分类，所以仆从‘克莱弗’也是‘可疑’的，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被恶魔公开自己属于‘克莱弗类’。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属于‘克莱弗类’了，哎呀，所以‘暗探’就是那个叫‘克莱弗’的仆从呢。”

石门前的仆从听完米亚的话后大笑三声，接着就隐去身形消失不见了。

王子一行人顾不得惊讶，上去推开了石门。里面是一间稍大点儿的石室，长宽都约十米，高六七米。石室的地面非常平整，上边刻着浅浅细细的复杂纹路。王子他们四人加上仆从八个进入石室，稍微显得有点挤了。米亚仔细观察了一下地上的纹路，说道：“正好有十二个小圆圈组成一个大圈，这个应该就是举行仪式用的魔法阵了。”

克莱弗看到脚边正好有个小圈，大胆地站了进去。刚站定，那个小圈的纹路就开始发出淡红色的光芒，接着克莱弗整个人也笼罩在淡红的光晕下。克莱弗吓了一跳，连忙跳开，小圈的光芒随即也暗淡下去消失不见。克莱弗活动一下身子，没感觉到什么异样，又小心翼翼地站在了圆圈上。小圈的纹路再次亮起来，克莱弗在淡红的光晕中朝王子一笑：“看来启动这个仪式很简单，只要十二个小圈里各站一个人就行了！”

“这红光没什么事吧？”王子问道。

“没事，就是有点晃眼。”克莱弗答道。

米亚和斯瓦德也各自找了个小圆圈站定，亮起了两团淡红光晕。王子和受克莱弗指挥的八个仆从也都各站在了一个圆圈上，霎时整个小石屋完全包裹在耀眼的红色光芒中。在这让人睁不开眼的光芒中，米亚只听到一声什么东西落地的轰隆巨响，然后整个身体被冲击波抛了出去，直撞到石

屋的墙壁上。忍住冲击带来的呕吐感，米亚尽力站起来。地上魔法阵的光芒正在消失，魔法阵的中央弥漫着淡淡的烟雾，一个高大的身影藏在那烟雾之中。再四下看时，原先的仆从们因为身有诅咒而被魔法阵反噬，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王子一行四人在墙边集合，紧张地看着烟雾中的身影，斯瓦德拔剑在手，随时准备和眼前的恶魔战斗。

烟雾散去，站在魔法阵中央的恶魔应该就是贝尔菲戈没错。头上两只大角向前冲出，眼睛中冒出绿色的火焰，庞大的身躯呈褐绿色，还有一条粗大的尾巴拖在身后。恶魔双眼直直地盯着四人看了一会儿，才开口说道：“是你们在召唤我？何其大胆！”

斯瓦德上前一步：“你就是贝尔菲戈？”

“哼，区区虫豸不配问我问题。你们要为打扰我的休息付出代价。”恶魔说。

在斯瓦德挑衅恶魔的时候，米亚捅了捅克莱弗，指着贝尔菲戈的腰间，小声说道：“看它腰上挂的袋子，是不是眼熟？”

克莱弗仔细看了下，说道：“和露西弗腰间的袋子一样呢，里面应该就是宝剑的一部分吧。”

“看来真要打倒它才可以呢。”米亚道，“但是它看起来比露西弗强，不知道露西弗能不能打败它。”

王子道：“事到如今也只能全力试试了。”

克莱弗想了想，悄悄对斯瓦德说道：“你去吸引恶魔的注意，我们背后偷袭它。”

斯瓦德微微点点头，提剑向贝尔菲戈的左手边冲去。恶魔嗤笑了一下，

转身用左手挥斩下来，斯瓦德举剑极其勉强地格挡住。没等斯瓦德可以反击，恶魔的右手已经从旁边横扫过来。斯瓦德就地向右一滚，恶魔的右手削在地上，把斯瓦德震飞了几米。此时斯瓦德已经在石室的另一端了，贝尔菲戈原地转了半圈，正好背对着王子等人。米亚掏出装有露西弗的罐子，把盖子打开，等待偷袭的时机。即使盖子已经打开了，露西弗也无法违背真名的力量逃出去，只是坐在罐子底下垂头丧气。

机会来了，贝尔菲戈举起双手，要从左右两个方向同时斩击斯瓦德，完全无视背后的三人。米亚把罐子伸出去轻声说道：“露西弗，出去砍断贝尔菲戈的尾巴！”

石室内顿时卷起一股强风，一团黑影从罐子里直冲向贝尔菲戈的身后。贝尔菲戈急忙把挥到一半的双臂收回，但已经来不及了，它还没能回头，粗壮的尾巴就已经断成了两截。贝尔菲戈失去了平衡差点向前摔倒，站稳回头看清站在身后的是谁时，陷入了迷惑：“你——”

斯瓦德趁这个空当，抬起剑猛地从下向上刺进了贝尔菲戈暴露着的左胸。剧烈的疼痛使贝尔菲戈条件反射地把身前的斯瓦德挥开，但这一剑确实破坏了心脏，贝尔菲戈跪下身子痛苦地剧烈颤抖了一会儿，接着仰天长啸起来，全身出现数条裂缝，随之从裂缝中射出深绿色的光芒。光芒越来越亮，恶魔的声音却越来越小，等听不见声音后，亮到极点的光芒也一下子收缩成一个点。这个绿色的光点晃悠了一两秒，接着突然加速，直线穿过了王子的身体，消失在了王子身后的石壁中，石室里又恢复了原本淡蓝的色调。

原本贝尔菲戈站着的地方只残留着本来缠在它身上的几块破布、挂在

腰间的袋子，以及插在左胸的剑。王子摸摸身上光点贯穿的地方，没什么异样的感觉，喃喃道：“我们消灭它了？”

露西弗哼道：“吾族是不灭的，贝尔菲戈只是暂时离开了这个世界，等重新恢复力量后它还会回来的。”

躺在一边的斯瓦德因为正面承受了贝尔菲戈最后时刻的挥击而受了重伤，但他挣扎着站了起来，捡起掉在地上的剑，对准了站在一旁的露西弗。露西弗耸耸肩：“吾刚才伤了同族，现在可是想回去都难了。”又瞧了满脸是血的斯瓦德一眼，叹气道：“与其回去受阿里曼王的惩罚，不如还是在那小罐子里睡大觉好。对了……”又回头面对米亚说道，“虽说饿不死，但吾也有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以后有什么好吃的能不能给我分点儿？”

米亚微笑地点点头，把开着的罐子对露西弗晃了晃。露西弗道：“别急，在回到罐子里前还要说一件可能很重要的事。”

“什么事？”米亚问。

露西弗转向王子道：“刚才穿过你的那个光点，是贝尔菲戈临消失前下的诅咒。按它的本意，这个诅咒应该是让你马上死去。”

“什么？”四人惊讶道。

“但可能因为时间不够，它没能把咒语吟唱完毕，只是个半成品。”露西弗道。

“这个半成品的诅咒会有什么效果？”米亚问道。

“这就知道了，吾对这种太高级的诅咒了解不是很多。不过不管这个半成品诅咒会有什么意料之外的效果，一般三四天后就会失效的。”露西弗道。

王子又揉揉绿色光点穿过的地方，活动了几下，说道：“没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也许那个半成品诅咒没什么效果吧？”

露西弗道：“哼，要说的都说了，小心点好。”说完轻轻一跳，瞬间加速变小冲进了米亚手中的罐子里。

米亚把罐子盖起来收好，克莱弗上前去捡起了那个袋子打开查看，王子则扶住了勉力支撑站着的斯瓦德。克莱弗从袋子里拿出一团包着东西的符文布笑道：“我们没白忙活，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吧。”边说边把符文布展开，里面包着的果然是剑身的一部分。四人都松了口气。

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原本那个大洞穴里的仆从们都不知了去向。再往前走，就看到来迎接的人群了。这些奴婢们点着灯，抬着四项大轿子，一些人手里还捧着花。占星师从人群里走出来道：“恭喜你们打败恶魔，预言中的男人们，谢谢你们，把我们从诅咒中解救出来。”

米亚道：“我们也要谢谢你，你的水晶球帮了我们大忙。”

占星师露出欣慰的笑容：“是吗，能帮上忙真是太好了。仓促组织的欢迎队伍，有点简陋，请原谅。”

王子看了看那几个奴婢们抬着的轿子道：“轿子就不用了，我们一起走回去吧。”

占星师点点头，说道：“我们听从安排，但是这位看上去似乎伤得很重，我建议坐轿子休息一下比较妥当。”

斯瓦德微微摆手道：“不行，不行……坐女人抬的轿子回去……不如让我死在这……”

占星师脸色微微一沉，随即又恢复原本的微笑道：“那么我这里有一

剂止痛药，这位勇士先服用一下。”说着从腰间取出一瓶药水来。

克莱弗接过瓶子给斯瓦德喝下，斯瓦德挤出一丝笑来：“谢谢，确实好多了……疼痛感觉……渐渐……远……去……了……”话还没说完，斯瓦德就倒在王子的肩膀上陷入了昏睡。

占星师故作惊讶道：“哎呀呀，我真是不小心，好像把止痛药错拿成催眠药了，请你们原谅。”然后微笑道：“既然现在这位勇士没办法自己走路了，就只好委屈他一下由我们抬回去吧？”

王子苦笑地点点头，占星师拍拍手掌，出来了几个奴婢把斯瓦德抬上了一顶轿子。但是斯瓦德在轿子上摇摇晃晃地随时可能倒下来，王子只好也硬着头皮坐上那顶轿子扶着斯瓦德。米亚和克莱弗在下面正偷笑，就听王子在上面说到：“你俩也别闲着，帮忙抬轿子！”

两人还想推托一下，王子愠怒地瞪了他俩一眼，两人吐吐舌头，换下两个奴婢，抬起了轿子。占星师满意地点头，指挥着队伍出洞穴返回女儿国。

回到女儿国后，米亚他们才发现，这个皇宫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些富丽堂皇或者高大结实的宫殿城堡，看起来都只是些平矮的普通民居。说是普通民居也不对，这些屋子白墙黑瓦，四周花草环绕，明显地透出普通民居所没有的高贵气息。

占星师把王子一行人暂时安排在一间空屋子里住下，又叫一个医师来给斯瓦德治疗伤势。一切安排妥当后，占星师别有意味地笑道：“请你们静养一段日子。三天后，皇母会亲自接见你们，并商量把几位公主许配给你们的事宜。”然后便带着奴婢们告辞了。

克莱弗对米亚说道：“我和斯瓦德都是阿诺兰斯的臣民，自然要保护王子。而你当初是凑热闹才加入到征讨军中的，没有臣子的义务。如何？有兴趣留下来娶个公主吗？”

米亚道：“我本来就是以四海为家的旅行者，在还没走遍世界前怎么可能安心于此地？况且我还要见证打败魔王的那一刻呢。倒是你，如果想留下来的话，王子不会介意的，反正军师还有我在。”

两人正互相开对方的玩笑，王子却蹲在一旁喃喃着什么。米亚和克莱弗凑过去，听到王子低声说道：“我要娶这里的公主或者我要救被魔王抓走的公主。如果我要娶这里的公主，那我也要去救被魔王抓走的公主。怎么办？我到底是要娶这里的公主还是要救被魔王抓走的公主？”

米亚和克莱弗面面相觑，王子先前还信誓旦旦地说不想娶女儿国公主的，怎么现在又纠结起来？米亚对克莱弗悄悄说道：“莫非这就是贝尔菲戈那个半成品诅咒的副作用？”

克莱弗摸摸下巴：“唔……好像很有可能。先看看王子现在到底是怎么想的。”

米亚道：“如果王子殿下不想娶这里的公主，根据他说的‘要娶这里的公主或者要去救被魔王抓走的公主’，他就该去救被抓的公主。反之，如果王子殿下要娶这里的公主，根据‘如果要娶这里的公主，那也要去救被魔王抓走的公主’，王子殿下必定也要去救公主。总之，无论哪种情况总能推出王子殿下要去救公主。”

“没错，至少要去救公主的信念没有丢失。”克莱弗道，“但不知道王子到底想不想娶这里的公主？”

米亚又问王子：“殿下说‘如果要娶这里的公主，那也要去救被魔王抓走的公主’，这究竟是不是真的？”

王子答道：“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要娶这里的公主，如果我要娶这里的公主，那么这是真的。”

米亚想了一会儿，叹气道：“殿下这样说不就表明既想娶这里的公主，又想去救被魔王抓住的公主吗？”

克莱弗道：“没错，殿下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要娶这里的公主’能推出他要娶这里的公主。‘如果我要娶这里的公主，那么这是真的’。能推出要去救魔王抓住的公主。这可麻烦了，如果这真的是诅咒，在效果消失前，这事不能让占星师她们知道。”

米亚说道：“我来确认下是不是诅咒。”于是就质问王子道：“殿下，您忘了先前自己的承诺了吗？您说自己不能留下来娶这里的公主。”

王子道：“对啊！”

米亚道：“当时您和克莱弗还起了争执，现在您会怎么说？”

王子道：“现在我当然承认克莱弗是正确的。当时他坚持认为存在我选择违背承诺的可能，而我则坚持否认这种可能。从现在的结果看，很明显他是对的，我错了。”

米亚道：“我可不这么看。当然，您确实是错了，但是克莱弗说的也不对。”

王子道：“为什么？”

米亚道：“存在您违背诺言的可能，这一点他说得对，您现在也承认了。但是他说违背诺言是因为您的选择，这一点我不认同。”

王子道：“这不是错误，是我自己选择不遵守先前的诺言的。”

米亚道：“您真的认为不是贝尔菲戈的诅咒导致您违背诺言的吗？”

王子道：“当然不是！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发现遵守诺言要比违背这个诺言更糟糕，所以我选择了比较不糟糕的那个。”

米亚道：“我没听明白。”

王子道：“先前当我做承诺的时候，我是真心的。我经过各种考虑后认为遵守这个承诺是最好的选择。但是经过贝尔菲戈一战后，我又把这件事重新考虑了一遍，然后发现一开始的时候我漏掉了一些情况没考虑。把那些情况加入进来后，我发现这个承诺并不好。不是指对我不好，而是对所有人都不好。我以前从来没有违背过诺言，所以这让我压力很大。但是考虑到违背诺言能给所有人带来好处，我只好牺牲自己的信誉，我别无选择。”

米亚道：“您当然别无选择，贝尔菲戈的半成品诅咒生效了。”

王子道：“不，不！我的意思是我有选择，而我选了比较好的那个。”

米亚道：“哎，难道您还认为那个半成品诅咒对您的选择没有影响吗？”

王子道：“不，我没这么说。很可能那个诅咒对我的思考方法有一定影响，如果没有中诅咒的话，我应该还在遵守着原来的诺言。但是这个诅咒没有强迫我去违背诺言，是我自己选择的。”

米亚道：“那个诅咒当然导致了您违背诺言！如果没有中那个诅咒，您就会遵守诺言，现在您中了诅咒并违背了诺言，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如果发生事件一就会发生事件二，并且不发生事件一就不会发生事件二，怎么能说不是事件一导致的事件二呢？”

王子道：“你说我违背诺言不是我的意志决定的，这一点我坚决不同意！当我许下诺言以后，除了我自己的意识外，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改变我的诺言。”

米亚耸耸肩，回头悄声对克莱弗说：“真的是诅咒的效果。露西弗说只要过两三天就会失去效果。这几天别让王子乱跑的好。”克莱弗点头同意。

该说是占星师派人给敷上的药膏很有效果呢，还是他自己的恢复力惊人呢，斯瓦德第二天就能下床走动了。在听米亚讲了王子的状态后，斯瓦德说道：“我们不能被动地等诅咒消失。露西弗自己也说它对诅咒并不在行，它的预测并不一定准确。万一后天女儿国国王召见的时候诅咒还没消失，王子可就真的要娶这里的公主了。”

“那怎么办？要不趁她们不防备，我们早点逃掉吧。”米亚道。

克莱弗和斯瓦德想了一下，都觉得只能这样了。克莱弗开始筹划起来：“首先是要找到我们的马，然后是观察一下哪边的防备比较薄弱，最后还要悄悄准备些干粮。”

三人又商量了一会儿，各自分头行动起来。斯瓦德继续躺在床上装作不能活动，免得引起对方防备，并且以要恢复体力为由要求加大伙食的供应。克莱弗和米亚则以参观皇宫为由，摸清了周围的地形，还找到了两匹马所在的马房的位置。

第三天下起了细雨，米亚和克莱弗借口说要观赏雨中风景，向前来送饭的奴婢要了几具斗笠和蓑衣。隔天就是国王召见的日子，所以今晚必须要连夜逃出去。还好天公作美，到晚上时小雨已经转成大雨，能见度大大

降低。斯瓦德把行李都打包好，背起先前灌醉了不省人事的王子，跟在米亚和克莱弗后面悄悄出了门。

此时的女儿国上下都沉浸在消灭贝尔菲戈的胜利和公主即将出嫁的喜悦中，再加上天降大雨，皇宫中的守卫大都不在岗位。米亚一行人戴着斗笠穿着蓑衣，大雨中从远处也无法认出来，所以很顺利就到达了马房。几人解开绳索，翻身上马，看准方向直奔出去。虽说警卫松懈，但在皇宫中骑马还是太醒目了，很快就有守卫发出了警报，可惜大雨之中根本看不清准确的方向。吵闹的锣声渐渐远去，米亚一行人很快就过了作为皇宫西门的小石桥。出皇宫后继续往西，大路两侧的房屋渐渐稀少，没有了灯光，天色越发地暗下来。几人没头没脑地奔了半个多小时，才把速度放缓下来，怕女儿国派人连夜追赶，所以也不敢停下休息，强打精神在黑夜里前进。

后半夜时雨停了下来，到天蒙蒙亮时，他们才看清周围的景色。原来从女儿国出来后，他们就一直在沿着一个非常平缓的山坡下行。原先皇宫西门延伸出来的大路也不知何时消失不见了，四周所能望见的只是一片不断向下延展的茫茫草原。

米亚道：“这是个好消息也是个坏消息。”

克莱弗道：“不说我也知道。”

斯瓦德不解，问米亚：“什么好消息？”

米亚道：“好消息是，在这片大草原上，女儿国的追兵很难找到我们的踪迹了。”

斯瓦德问：“那坏消息是什么？”

克莱弗道：“很明显啊，我们迷路了，而且我们还不知道拥有宝剑第

三部分的恶魔在哪里。”

三人默然不语，任由两匹马随意地走动。半晌，坐在斯瓦德身后的王子醒了过来，他边挠头边诧异地看着周围。在解释昨夜的事情时，三人很快发现王子对打败贝尔菲戈后的事情已经没有记忆了。米亚又询问了一番，确认是诅咒失去了效果，王子又恢复了原状。四人商议接下去该怎么办，最后决定继续向远离女儿国的西方前进。

四、草原上的诅咒

男孩的质问

在草原上没有明确的地面景物做地标，所以只能依靠天上的太阳来辨认大致的方向。草原上也没有能遮挡风雨的休息处，晚上几人在草地上随便找个地方铺块大毯子，把王子和斯瓦德的两把剑插在一边的两个角上，再把斗篷的一边挂在剑柄另一边埋在另一侧的毯子下，这样做成一个简易的小帐篷，四人钻进这个小帐篷里过夜。

就这样在无人的大草原里慢慢地走了两天，第三天上午，斯瓦德突然喊了一声：“看前面！”

几人眯起眼睛用力看，前面草与天的分界处似乎有几个小小的白点。斯瓦德兴奋地说道：“是大帐篷，是牧马人临时的住处！”

“正好我们的水也快喝光了，如果那边是牧马人的住处的话，肯定也靠近水源。”米亚摸着干瘪的水囊道。

四人骑着两匹马奔跑起来，因为草原的开阔，本来看着好像非常远的帐篷，只跑了一个多小时就已经离得非常近了。斯瓦德没有说错，前面是由数十个大帐篷组成的大部落，不时有马群被驱赶着进进出出，非常热闹。王子一行人放慢速度，从最外围两个帐篷中间的空地进了部落。

这些帐篷的位置看起来杂乱无章，却又似乎有一定的规律，有些空地连成直线作为通行的道路，有些空地是晾晒衣物的场所，还有些大的空地

上有类似集市的摊点。几人来到一个摊点前查看，卖的都是些羊毛的织物，摆摊的却是两个男孩。这两个男孩一个十六七岁，留着乌黑的齐肩黑发，另一个只有七八岁的样子，乌黑的眼睛中藏着深深的好奇心。

这样近距离的接触，两个男孩却没有看出王子一行人并不是这里的牧民，也许和这里族群流动性太大有关。小的那个男孩问道：“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啊？”

克莱弗故意逗道：“我们是从南方森林里来的。”

“我听叔叔们说，南方的森林里有很多会魔法的巫婆，是真的吗？”小男孩问。

克莱弗道：“是啊，森林里的每个人都会魔法哦。”

“那你们会魔法吗？”小男孩问。

克莱弗吓唬他道：“当然会啊。我只要念一句咒语，就能把你俩都变成小猫咪哦。”

没想到这小男孩一点儿也不怕，反而很感兴趣地说：“好啊，那就把我们都变成小猫咪吧。”

没想到没能成功地吓到小孩子，克莱弗支吾道：“可是……变成小猫咪后就没法再变回来了。”

小男孩还是不依：“没关系的，反正我要你把我们变成小猫咪。嗯……或者你把这句咒语教给我们吧。”

克莱弗道：“如果我要把咒语教给你，我就得把它念出声了，而一念出声来，你们就会变成小猫咪了。”克莱弗觉得还不够，又补充道：“而且不光是你们两个会变成小猫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变成小猫咪，你的

爸爸，你的妈妈，所有你认识的人，就连我自己也不例外，而且再也变不回来了。”

小男孩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道：“那你能写在纸上告诉我吗？”

克莱弗已经豁出去了：“不行，不行，就算只是把咒语写出来，世界上的每个人也会变成小猫咪的。”

小男孩似乎信以为真了，就没再继续说话，克莱弗终于松了一口气。谁知一直在一边听着的大男孩说话了：“那句咒语，当初你是怎么学会的啊？”

克莱弗顿时愣住了，这个说出来或者写出来都能把全世界人都变成小猫咪的咒语到底该以什么方式才能学会呢？米亚在一旁捂嘴偷笑，克莱弗一时也想不出圆满的解释来，只好支吾道：“呃……这个嘛……”

正在克莱弗尴尬地想怎么圆场的时候，旁边来了个妇女插话道：“你们在这儿呢，该回去帮忙打扫了。”

克莱弗回身看这个无意间帮他解围的妇女，看起来三十多岁，穿着羊皮缝成的外套，从两个孩子的神情可以推测出这是他俩的母亲。妇女只扫了王子等人一眼，没有说多余的话，两个孩子默默地收拾东西，跟着妇女走了。斯瓦德凑过来问克莱弗：“你真的会那个很厉害的咒语吗？”

米亚挖苦道：“他当然会，而且还是他自己无师自通领悟出来的，对吧？”

克莱弗白了米亚一眼，脸微微红了起来。王子道：“幸亏刚才那位女士来得巧，不然说不定克莱弗真的会说是自己领悟出来的，哈哈。”

几人继续在帐篷间闲逛，突然听到附近传来很大的吵架声，好像是关

于什么剪不剪头发的问题。四人循声而去，却看到在一个帐篷后的空地上争论的正是刚才遇到的摆摊的那个大男孩和他的母亲。

那个母亲双手叉在腰间，对着男孩大声说道：“你应该去把长头发剪了。我们在部族中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的，你必须考虑到其他人的感受。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很多事情是要学会和传统习俗妥协的。”

男孩道：“您觉得我会不明白一个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生活这个道理吗？您觉得我是个孩子就不知道我不能去做那些伤害到别人的事情吗？我当然懂这些道理。但我不把这叫做我和习俗的‘妥协’，因为不去做那些伤害他人的事情是我自愿的。”

母亲道：“你怎么理解都行，反正这就是妥协。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放弃自己的一些个人喜好，和习俗作出妥协。”

男孩道：“关于这个问题，我该说的都说了。不过，我没看出来您说的这些和我留长发有什么关系。如果我真做了什么伤害别人的事情，那您当然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我改正。但是我自己的头发长了怎么可能伤害到别人呢？”

母亲厉声道：“当然伤害到了别人！如果部族的习俗是所有人都要留长发，我不会说什么。可是部族的习俗是男人要剪短发，你这种留长发的行为就是不遵守习俗。想想你父母，想想我们这些关心你的人，当我们看到你这样留着长发在外面招摇的时候，不会感到伤心吗？”

男孩道：“好吧，如果我的长发让您如此难过的话，我很乐意去剪掉它。”

母亲道：“不不不！我不是要你为了我而去剪头发的！我不想变成是我让你去剪发，应该是你自己想去剪发。”

男孩道：“那恐怕您的这个要求在逻辑上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是要我去剪发，那么我可以服从您的要求；如果您要求我自己想去剪发，这是不可能的。”

母亲道：“不要玩文字游戏！这是件正经事，不要说笑。”

男孩道：“我也是在很正经地和您讨论。您说想让我剪掉头发但又必须是出自自愿，可您知道我是不愿意的。您到底要我做什么？”

母亲道：“我要你做什么？我不要你做什么！是你自己愿意去做事情，而不是我要你去做事情！”

男孩道：“现在正是我愿意留长发啊，有什么问题吗？”

母亲道：“有什么问题？问题就在你的头发太长！”

男孩道：“可是您刚才说您不要我去剪头发除非我想去，而我不想去，所以我正是不去做您不要我做的事啊。”

母亲道：“诡辩倒是一套套的，我不是来和你玩小聪明的！你有空耍小聪明，就不能干脆点想剪掉你的头发做一个体面的有教养的人吗？”

男孩道：“我不能想剪掉头发。”

母亲道：“什么叫你不能？是你不想吧。如果你想的话，你当然能去剪头发！”

男孩道：“我没说我不能去剪头发，我想的话当然能去剪头发。我说的是我不能想剪掉头发。”

母亲叹气道：“我想我们不用再讨论什么了。”

男孩道：“好吧，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母亲道：“当然可以！你又不是三岁小孩，不要说得好像是我在限制你的自由。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只要你把头发剪了。”

男孩道：“说真的，我剪头发对您来说非常重要吗？”

母亲道：“不是对我重要，是对你重要！我才不想管你的事，你已经长大了，该自己管自己了，而你应该管管你的头发了。去剪发的决定该由你来做出，而不是我。”

男孩道：“那为什么我应该要作出这个决定？”

母亲道：“这还用问吗？不用我说，你就明白原因的。你怎么能在明知道会惹别人讨厌的情况下，还这样四处溜达。我看你招人讨厌了也一点儿不抱歉，反而还暗暗开心呢，不然你怎么会留着长发还到处溜达。”

男孩道：“不是的，不是因为我喜欢惹人厌而这样做，而是很可惜我这样做会惹人厌。”

母亲道：“那你觉得惹人厌对吗？”

男孩道：“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说对或者不对，这要看具体情况。”

母亲道：“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是不是也会光着身上街呢？”

男孩道：“当然不会，我不可能愿意。”

母亲道：“为什么不愿意？光着身子有什么不好？”

男孩道：“除了冷一点外，客观上没什么不好。但我所处的环境告诉我这样不好，也让我不可能愿意这样做。”

母亲道：“假设你愿意呢？”

男孩道：“我刚说过了，我不可能愿意的。我想就算我愿意的话，我

也不会光着身上街的，因为我不想惹人讨厌。”

母亲像终于抓到漏洞一样笑道：“哈，自相矛盾了吧。光着身子和留一头长发在惹人讨厌上有啥不同？”

男孩道：“我也说不清有什么不同，但我觉得光着身子要比留长发严重得多。我喜欢一件事而说不出其中的原因，这并不能证明这种喜欢是不对的，也不能证明我不讲道理。也许我脑子转得快点就能搞清我喜欢的原因了，不过我承认我现在说不出来。”

母亲道：“你整个思维就是叛逆心理作怪，说到底就是你很自私，只管喜欢留长发而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你没发现虽然你想着要叛逆，但你留长发这事情本身就是一种顺从吗？也许你觉得留长发就能表现出对大人世界的叛逆，但是你这行为正好是顺从了你这个年龄的世界，使你成为那个世界的一员。所以这不是叛逆不叛逆的事，你必须在两个世界里选择顺从一个，叛逆另一个。”

男孩道：“我说，其实是您在玩文字游戏了，您歪曲了‘顺从’这个词的意思。没错，我更喜欢自己这个年龄的世界，这个年轻人的世界确实也喜欢长发，但我留长发并不是为了顺从他们的喜好，而是因为我愿意留长发。如果我实际喜欢短发，但是因为周围年轻人的喜好而留了长发，那么您能说我是顺从了同龄人的世界；或者虽然我喜欢留长发，但因为所谓大人的喜好而去剪短发，那么我就是顺从了大人的世界。‘顺从’是指因为其他人的喜好而去做违反自己天性的事，现在既然我本身就是喜欢留长发的，那么我就没有去‘顺从’什么。”

母亲无力道：“我认为已经没什么和你好说的了，无论我说什么，你

只是顽固地拒绝而已。我看就算是神灵显灵亲自来劝你，你也听不进去。神灵也救不了你了！”

男孩道：“这不一样。首先，我不知道神灵到底存不存在，但为了减少我们的分歧，先假设他存在，然后再假设他显灵并劝我剪掉头发，我会拒绝。但如果神灵真想让我剪头发，他不会用‘劝’这种方法的，因为全能的神灵知道我会拒绝，所以他会简单地直接改变我的思维让我乐意去剪头发。”

母亲道：“别说的好像你没有独立的人格，神灵已经把自由意志给你了，决定剪不剪头发的只能是你自己，而不是神灵。”

男孩道：“您这话一半对一半错。确实是只有我才能决定剪不剪头发，但同时神灵也在决定我剪不剪头发。打个比方吧，如果我饿了，那么是我决定要不要去吃东西，但是饿不饿就不是我能决定的了。同样的，如果我有剪头发的愿望，那么是我决定要不要去剪；如果没有剪头发的愿望，那么也是我决定要不要去剪。但有没有剪头发的愿望就像饿不饿一样，不是我能决定的，而是由自然、神灵或者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的东西决定的。很多人自以为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变得自大和傲慢，不知道自己的无知。至于您，也正试着僭越自然的权利，想要取代神灵在我生活中的位置。”

母亲道：“你到底在说啥？”

男孩道：“我说的都是事实，虽然对您来说会很难接受。您确实是想在我生活中扮演神灵的角色，而这正是我俩这场辩论的根源。前面您说过了，您不是要我为了您而去剪发，而是要我自己愿意去剪发。也就是说，

您不是在试图劝说我去剪头发，而是想改变我不想剪发的这个意愿。正如刚才说过的，劝一个人剪头发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但是改变一个人剪不剪头发的愿望是神灵的能力。”

母亲道：“别无理取闹了！我怎么可能命令你有去剪头发的愿望？我又不能跑到你的脑袋里，让你有我所希望的愿望。你以为我是谁，神灵吗？”

男孩道：“这就是重点，您不是神灵，而您最大的问题就是您经常忘了这一点。无论我还是其他孩子，或者你的朋友，您都想让他们按照您的意志去生活。当您发现他们有自己的自由意识，您无法改变他们的意愿时，您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要我说，这都是您自己的问题。抱歉，我只能说到这儿，希望你能听明白。现在，我真的想先走了。”说着就大步离开了。

这时周围已经有好几个围观的人了，其中一个年纪稍大的老者上前对男孩的母亲说道：“顺其自然吧，现在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想法。”

那位母亲叹气道：“我们做大人的，生活经验更丰富，经历的事情更多，对事物的判断也更加成熟，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对孩子好的。”接着又叹了口气道：“那孩子还小，所以不懂。等他长大懂事后自然就会明白我们这是为他好。”

克莱弗忍不住上前道：“你这话就不对了。假如你的孩子服从了你的决定，把头发剪掉了，但是等他长大后并没有看出当年你的决定有什么道理，反而更加坚信那个决定是错的，你会怎么说？”

那母亲十分惊讶地看着克莱弗，说不出话来。克莱弗接着说道：“想必那时候你一定会很尴尬，但你可以这样回答：‘当年我是说等你长大懂

事后自然会明白我是为你好，虽然你现在长大了，可是你思考问题还是像个小孩一样不成熟。你没看出我们的决定有什么好的地方，这正说明了你还没有懂事！’嘿，你这样狡辩真是‘无懈可击’啊。”

那母亲呆立着哑口无言，半晌后才恼羞成怒道：“就你这么会耍嘴皮子！你这么聪明怎么不去当长老的助手？正好长老年事已高，缺一个脑子快的来接班呢。我看你这小伙子这么会说，不去试试真是可惜了！”

克莱弗笑道：“当长老有什么难的，我要当了长老，第一件事就是把必须留短发这条习俗废除掉。”

“好啊，那你就去试试啊。”那个年纪稍大的老者不服气：“正好今年的集会有很多案子积在长老那里没有解决，我们都等着哪个年轻人能帮忙处理一下呢。”

克莱弗也来劲了：“去就去，你们带路！”

王子小声道：“别闹太大动静。”

克莱弗道：“殿下放心，我会注意分寸的。”

断案大会

牧民们把王子一行人带到了一个大帐篷外，沿路不时有人因为听说这几位少年要帮长老处理事务而跟过来观望。帐篷内非常宽敞，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毯，四周放着几个熏香炉，从帐篷顶上中间的眼儿中射下的光线正好照在中间地上端坐着的一位老者身上，想必这就是牧民口中所说的长老了。

几位牧民上前说明了事情的经过，长老微微点头，轻声说了几句。前

面的牧民回来向克莱弗转告长老的吩咐：“积压的纷争案件的卷宗就在那边。”说着指了指在一个角落里堆着的几叠羊皮卷。

克莱弗大大方方地过去拿起最上面的一张看起来，牧民们都抱着看笑话的心态等着。不一会儿，克莱弗合上羊皮卷，望着帐篷里的牧民们说道：“这个案件并不复杂。半夜里有人偷了别人家的马匹，一共有三名作案嫌疑人：一号、二号和三号。长老通过调查已经知道了三条事实：

- (1) 作案者不可能是一号、二号、三号这三个人以外的其他人。
- (2) 三号作案的话肯定会和一号在一起，当然不一定只有两个人。
- (3) 二号不懂怎么骑马。

已知这三个事实的话，虽然不能知道谁无罪，但能知道谁肯定是有罪的。”

牧民们面面相觑，克莱弗继续说道：“就先考虑第三个事实，如果二号有罪，那么既然他不会骑马，必定会有个搭档，也就是一号或三号也有罪；如果二号无罪，因为作案者只能在他们三人里边，所以一号或三号有罪。可见一号或三号至少有一个人是有罪的。好了，如果三号无罪，有罪的只能是一号；如果三号有罪，根据第二个事实，一号也有罪。因此呢，一号肯定是有罪的。”

一个牧民问道：“那二号和三号呢？”

克莱弗道：“从长老掌握的这三个事实里还不能推断二号和三号有没有罪。不过既然已经知道一号是有罪的，你们大可以想办法让他供出当时的情况。”

牧民们窃窃私语，带着有点不可思议的感觉。克莱弗索性把地上的卷

宗全部搬到了中间，问长老要了一支笔，在第一张羊皮卷上记下刚才的结论，然后和米亚一起接着看下面的卷宗。

第二件盗窃案的嫌疑人经过排除后也是有三个，只是一号和二号是对双胞胎，长得很像，一般人不仔细看很难分清哪个是哪个。但大家都知道，那对双胞胎很胆小，必须有搭档才可能会作案，第三个嫌疑人三号则胆子非常大，因此从来都是单干的。有可靠的几个证人作证，盗窃案发生的时间段内，他们看见双胞胎兄弟里的一个在家门口晒太阳，但并不能确定是兄弟俩中的哪一个。目前知道的线索就只有这些。

克莱弗读完卷宗后，底下有牧民喊道：“那对双胞胎是不可能去偷东西的，他俩都很善良。”

克莱弗道：“你说得没错，他俩确实无罪。”

米亚道：“假设三号无罪，那么有罪的只能是一号或二号，但一号和二号不会单独行动，只能是两人都有罪。但已经有目击者看到双胞胎里有一个当时不在现场，所以不可能。因此三号是有罪的，而既然三号永远单干，双胞胎兄弟就是无罪的。”

克莱弗在三号嫌疑人的名字上圈了几下，把羊皮卷放在一边，接下去看下一张。

第三张羊皮卷上记录的案件和调查情况是这样的：依然是一起盗窃案，经过调查后长老锁定了三个嫌疑人，并掌握到如下三条事实。

- (1) 作案者不可能是一号、二号、三号这三个人以外的其他人。
- (2) 一号作案的话肯定要有搭档。
- (3) 经过仔细调查询问，三号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据。

米亚看后说道：“三号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据，已经可以确定无罪，就不用考虑了，剩下只要看一号和二号。如果一号无罪，那么有罪的只能是二号；如果一号有罪，那么根据第二个事实他必然有搭档，这个搭档只能是二号。总之，二号必然是有罪的。”

克莱弗边在这张羊皮卷上记录边说：“二号有罪，三号无罪，一号待审。好了，下一张。”

第四件案件也有三个嫌疑人，但是经过调查后掌握的事实比刚才的那些案子要多：

- (1) 如果一号有罪而二号无罪，那么三号有罪。
- (2) 三号从来不单干。
- (3) 一号从来不和三号合伙。
- (4) 这次案件的作案人肯定在一号、二号、三号里。

米亚想一下道：“先假设一号有罪，这样根据第一个事实，二号和三号至少有一个人是有罪的，又根据第三个事实，这个搭档不会是三号，只能是二号，即如果一号有罪，二号也有罪；再假设三号有罪，根据第二个和第三个事实，三号必然有个搭档，而且这个搭档不会是一号，只能是二号，即如果三号有罪，二号也有罪；如果一号和三号都没有罪，根据第四个事实，二号肯定有罪。所以二号肯定是有罪的。”

克莱弗道：“没错。也可以这样看，我们先假设二号无罪，一号有罪，这样根据第一个条件，三号也该有罪，可是这和第三个条件有矛盾。所以二号无罪的话一号也肯定无罪，但这样一来，三号就成了唯一有罪的人了，和第二个事实矛盾。所以二号只能是有罪的。”

听着米亚和克莱弗对这些看起来错综复杂的事实快速地分析出谁有罪，牧民们早就张口结舌说不出话了。克莱弗在卷宗上写道：“二号有罪，一号和三号待审。”然后把得出结论的卷宗放一边，接着看下面的案子。

下一件案子里一共有四个嫌疑人，但卷宗上的记录却只有关于前三个嫌疑人的几条已查明的事实：

- (1) 一号确实无罪。
- (2) 如果二号有罪，他会只有一个搭档。
- (3) 如果三号有罪，他会只有两个搭档。

米亚想了一会儿笑道：“虽然没有查到四号的相关资料，但前三个嫌疑人的事实反而能推出四号是有罪的呢。”

克莱弗也笑道：“没错。如果三号有罪，根据第三个事实，就会有三个人有罪，因为一号是无罪的，这样有罪的就是二号、三号、四号三人，但这又和第二个事实矛盾，可见三号是无罪的。”

米亚接口道：“这样一号和三号都无罪。如果二号有罪的话，根据第二个事实可知四号也有罪；如果二号无罪的话，有罪的就只剩下四号了。”

克莱弗记录道：“总之，四号是肯定有罪的，一号和三号无罪，二号待审。”

下一件案子看起来更复杂了，对于三个嫌疑人卷宗上列出了收集到的五件事实：

- (1) 作案者肯定在一号、二号、三号三人中。
- (2) 如果一号有罪，他肯定有且只有一个搭档。
- (3) 如果二号无罪，三号也肯定无罪。

(4) 如果恰好是两人有罪，一号肯定是其中之一。

(5) 如果三号无罪，二号也肯定无罪。

克莱弗摸着下巴考虑了一会儿，问道：“这些‘事实’是怎么收集来的？可以保证一定正确吗？”

服侍在长老身边的一位牧民听长老耳语了几句后说道：“卷宗上记载的‘事实’都是调查员根据案件的情况查访口供和证词，互相校对后对可信度最高的相关情况的总结。不过不能就此保证一定是正确的。”

克莱弗点头道：“那就对了，这个案件的五条‘事实’是互相矛盾的，至少有一条是错误的。”

牧民们哗然，边小声讨论边等着听克莱弗的分析。克莱弗说道：“我们就先假设一号有罪吧，根据第二个事实，他有且只有一个搭档，即二号和三号肯定是一个有罪、一个无罪，这就和第三和第五个事实矛盾。所以，一号只能无罪。”

克莱弗等人们稍微安静后继续说道：“第三和第五这两条事实其实是说，二号和三号要么都有罪要么都无罪。先假设他们都有罪吧，因为一号已经确定无罪了，所以有罪的人只有二号和三号两个人，这和第四条事实矛盾。所以二号和三号只能都无罪。这样一来，三个嫌疑人都是无罪的，又和第一个事实矛盾。所以我说这五条‘事实’是互相矛盾的，这其中至少有一条‘事实’是不正确的。”

有些听懂了的牧民们赞同地点头，另一些只是半信半疑。克莱弗在这张羊皮卷上记录上“重审”两字，接着看下一张。

这件纠纷依然有三个嫌疑人，但是只有两条事实：

- (1) 三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是有罪的。
- (2) 如果一号有罪而二号无罪，那么三号有罪。

米亚想了会儿说道：“这两条事实还不足以推断出谁有罪呢。”

克莱弗同意道：“没错，只能推出有限的结论来。假设一号无罪，根据第一条事实，二号或三号必有罪；假设一号有罪二号无罪，根据第二个事实，三号必有罪；假设一号有罪二号有罪，三号不一定有罪或无罪。这就只能知道二号和三号这两个嫌疑人里至少有一个人是有罪的。办事员们还得继续努力调查出更多的情报线索来才能给这个案子下定论啊。”

原本厚厚的卷宗这时只剩下最后两张了。这个案子牵涉到了四名嫌犯，并已经确定了四个事实：

- (1) 如果一号和二号都有罪，那三号也是同伙。
- (2) 如果一号有罪，那么二号、三号中至少有一个人是同伙。
- (3) 如果三号有罪，那么四号是同伙。
- (4) 如果一号无罪，那么四号有罪。

克莱弗道：“从第一个嫌疑人开始吧，假设一号有罪，根据第二个事实，二号和三号两人中至少有一个人是有罪的，如果二号无罪，有罪的只能是三号，如果二号有罪，则一号与二号都有罪，根据第一个事实，三号也有罪。这就证明了，如果一号有罪，三号也有罪，同时根据第三个事实，既然三号有罪，那么四号也有罪。这样就得到如果一号有罪，四号也有罪。另外根据第四个事实，如果一号无罪，四号还是有罪。既然，不管一号有罪无罪，四号都是有罪的，那么四号一定是有罪的。至于另外三个嫌疑人暂时无法确定是否有罪。”

克莱弗一口气说完这一串，底下的牧民们不管能不能跟上思路，都早就只剩下佩服的心情了。

这叠羊皮卷的最后一张上记录的案件仍然有四个嫌疑人，并有如下的事实：

- (1) 如果一号有罪，那么二号是搭档。
- (2) 如果二号有罪，那么或者三号是同伙或者一号无罪。
- (3) 如果四号无罪，那么一号有罪而三号无罪。
- (4) 如果四号有罪，那么一号也有罪。

米亚看完后肯定道：“这四个人都是有罪的。”

克莱弗点头：“根据第三个事实，如果四号无罪，那么一号有罪，再根据第四个事实，如果四号有罪，那么一号还是有罪，可见一号必定有罪。因此根据第一个事实，二号也有罪。再根据第二个事实，既然已经知道一号无罪不成立了，所以三号也有罪。最后根据第三个事实，如果四号无罪，三号也无罪，但是既然三号并非无罪，因此四号必定有罪。综上所述，他们四个全都有罪！”

克莱弗把四人名字全部重重圈起来，然后把所有羊皮卷大致整理了一下，重新搬回了刚才的角落，最后回到帐篷中间看着底下默不作声的牧民们，说道：“如何？我的断案还算公正吧。”

坐着的长老低声说了些什么，旁边的牧民传达道：“长老说刚才这些都是以前积压下来的陈年案子，感谢你们今天差不多全部处理掉了。现在正好还有几个一时无法判决的案子，希望你们能帮一下忙。”

克莱弗信心满满：“好啊，今天我就在这里待到你们满意为止。”

长老又低声说了几句话，马上有几个牧民分头跑了出去。不一会儿就陆续涌进来好多人，都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站在帐篷中央的克莱弗和米亚两人。

牧民们似乎知道自己该站哪儿一样寻找着自己的位置，整个帐篷里最后围了好几圈人，前排的坐下，中间的蹲着，后排的站着，最后一排的还专门拿来了垫脚的东西。王子和斯瓦德也只蹲在角落里苦笑地观察事情的发展。

米亚挖苦克莱弗道：“你说会注意分寸的，现在可好，看这架势好像这个营地所有的男女老少都来了。”

克莱弗也无奈地笑道：“是啊，好像变成正式的审案大会了。”

这时一个刚才没见过的牧民站了出来，向克莱弗和米亚微微致意，说道：“我是长老的暂行书记官，既然长老认为你俩能够处理这阵子的几件疑难案子，我就来帮你们主持一下。”说完朗声说道：“带第一个嫌疑犯进来。”

门口那边的人群移动了一下，挤进来一个小个子。这小个子不安地看着周围的人群，不时地揉搓着羊皮外套的下摆。书记官对克莱弗说道：“他是一件盗窃案的嫌疑犯，一般来说这种案子很好查明真相，可是这件案子发生在草原南部的边缘部族里，所以就有点弄不清楚。”

“为什么？”米亚和克莱弗疑惑道。

书记官悄声道：“那个部族平时生活的范围离南方被诅咒的地洞太近，所以变成了有的人只说真话，有的人只说假话。这样我们在询问的时候很难搞清楚他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

米亚和克莱弗互相递了个惊喜的眼神，米亚问道：“被诅咒的地洞？是怎么被诅咒的？”

书记官道：“地洞里住着一个叫列维萨的恶魔，那个诅咒就是它下的。不过它很少露脸，它的手下一般也不会骚扰我们的牧民，我们只要注意别靠地洞太近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两人回身对角落里的王子和斯瓦德点点头，克莱弗对书记官道：“那个地洞远吗？等我处理完你们的案件后，能告诉我们怎么过去吗？”

书记官奇道：“你们要去被诅咒的地洞？虽然没听说过列维萨害人的事情，但也没听说过如果有人进入那个地洞后会怎么样。”

“马上你们就会知道了进入那个地洞会怎么样了，哈哈。”克莱弗笑道。心情大好之下，克莱弗清清嗓子问站着的小个子：“你真的去偷人家的东西了吗？”

小个子颤颤巍巍地轻声答道：“偷东西的……那个人……是个……坏人。”

书记官摇头叹气道：“答非所问啊。”

克莱弗却道：“没关系，他这句话足够证明他是清白的了。”

书记官和周围的牧民都一脸不明所以然的表情。克莱弗说道：“假设这个人是说真话的，他说的话就是真的，偷东西的那个人应该是个坏人，因此这人必定无罪。反之，假设这个人是说假话的，他说的话就是假的，偷东西的人应该是个好人，这人还是无罪。”

书记官听完后大感佩服：“没错，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小个子边后退边连连鞠躬表达谢意。书记官边记录边说道：“看来这

案子得重新寻找嫌疑人了。接着，下一个案子的嫌疑人进来。”

应声挤进来的有三个人，书记官对克莱弗道：“这个案子更棘手了。他们所在的部族也生活在南方草原，但是又离诅咒的地洞不是足够近，所以只有一部分人受到了诅咒的影响。”

米亚道：“你是说他们部族的人有三类，永远说真话的，永远说假话的，有时说真话有时说假话的？”

书记官点点头：“所以这些案子才难办啊。”

克莱弗道：“真是越来越有趣了，以前遇到的都是只说真话的好人和只说假话的坏人，现在再加上有时说真话有时说假话的凡人，我非常期待会儿的推理过程。”

周围的牧民都被克莱弗的“好人”、“坏人”和“凡人”这种说法逗笑了，觉得很是贴切。书记官忍住笑说道：“这三位也是和一起盗窃案有关，已经知道犯人的是你所说的那种‘好人’，而且是他们三人中间唯一的‘好人’。请仔细审问。”

克莱弗看着站成一排的三人，问左边那个道：“犯人是你吗？”

左边的答道：“不，不是我。”

中间的应道：“嗯，他说的是实话。”

右边的说道：“中间的不是凡人。”

听完三人的发言，书记官挠头道：“就是这样才让人头疼啊。”

克莱弗道：“别急，慢慢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左边的说犯人不是自己，如果他是好人的话，因为‘犯人是好人’，他就是犯人，这样他就是在说谎，和他的好人身份不符，因此左边的肯定不是‘好人’。”

书记官信服地点点头，克莱弗接着说道：“但左边的也不可能是坏人，不然他的陈述是假话，他就是犯人了，这和‘犯人是好人’矛盾。所以，左边的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凡人，并且无罪。”

书记官继续点头：“但是知道这个有什么用呢？”

克莱弗道：“既然左边的无罪，中间的说的话就是真的，所以中间的不会是坏人。假设中间的是凡人，右边的陈述就是假的，右边的理应是坏人或凡人，这样三个人就都不是好人了，和‘三人中有一个好人’矛盾。所以，中间的不可能是凡人，必定是好人。因此犯人就是中间这人。”

牧民们忍不住鼓起掌来，中间那个犯人也被带了下去。

书记官又把下一个案件的三个嫌疑人叫了出来。书记官对克莱弗说道：“还是刚才那个部族的案子。我们已经知道这三个嫌疑人正好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还有一个是凡人，但犯人不是坏人。另外，如果左边的没有罪的话，有罪的不是中间的便是右边的。”

克莱弗像刚才那样问左边的嫌疑人道：“犯人是您吗？”

左边的连声答道：“不，不是我。”

中间的指着左边的喊道：“不对，犯人就是他。”

右边的也附和道：“是的，确实他就是犯人。”

克莱弗想了一会儿，没什么头绪。米亚上前问中间那人：“犯人就是您吧？”中间的冷不防被这样问了句，只低头轻轻答了句什么。米亚想了一下，又问左边那人：“犯人是中间这人吗？”左边的也小声答了话。这两句回答只有站在身边的米亚听到了，米亚想了想，对克莱弗狡黠地一笑：“我知道谁是犯人了，而且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知道了。”

克莱弗皱起眉头来，刚才米亚问的两句话的回答他都没听到，但是又不能放下脸面再问一遍，只好摸着下巴继续思考。只过了一分多钟，克莱弗就露出胜利的表情笑道：“虽然我没听到那两句回答，但是我也知道谁是犯人了！”

米亚道：“哦？那你说一下推理的过程，看看对不对。”

克莱弗道：“首先，根据左边的陈述，他不可能是坏人。因为，假使他是坏人，他的陈述该是假的，他该有罪，这和‘犯人不是坏人’这个预定条件矛盾。所以，左边的是好人或者凡人。接下来就分三种情况考虑。

“假设左边的是好人。这时候他的陈述是真的，他理应无罪。于是右边的陈述也是真的，他理应是好人或凡人。但好人已经是左边的了，可见右边的是凡人。剩下的中间的只可能是坏人了。既然知道坏人没有罪，那么右边的是有罪的。

“假设左边的是凡人，并且无罪。这时候右边的陈述又是真的。由于凡是左边的，右边的理应是好人。既然左边的无罪，而中间的身为坏人也无罪，那么右边的就有罪。

“假设左边的是凡人而又有罪。这时候中间的陈述是真的。由于凡是左边的，右边的只能是好人。剩下中间的只能是坏人了。”

克莱弗停了一下接着说道：“因此一共有三种可能：左边无罪好人，中间无罪坏人，右边有罪凡人；左边无罪凡人，中间无罪坏人，右边有罪好人；左边有罪凡人，中间无罪好人，右边无罪坏人。”

米亚坏笑道：“是的，但你不知道我问的两个问题的回答，又如何判断是哪种情况呢？”

克莱弗道：“嘿嘿，因为你问完后说你知道谁是犯人了，这个信息就足够确认是三种情况里的哪种了！你先问的是中间那人是不是犯人，但是仔细看刚才分析的三种可能就能知道，中间的肯定不是犯人，你问这个问题自然是想了解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倘若中间的据实答了‘不是’，就说明他是好人，也就是刚才说的第三种可能，你不用再提别的问题就能知道犯人是左边那人。可是在中间的答话之后，你又问了左边那人一个问题，所以中间的肯定回答了‘是’，他是坏人。”

米亚道：“是的，他的回答确实是‘我就是犯人’。”

克莱弗点头继续说道：“那么第三种可能性就可以排除了，剩下两种可能里右边的都肯定是犯人，但是你说还知道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就要继续考虑你问的第二个问题。你问左边那人的‘犯人是中间那人吗’。对这个问题，好人只回答‘不是’，凡人则既可答‘是’又可答‘不是’。倘若回答‘不是’，你是无法知道左边的到底是好人还是凡人的，可见左边的回答肯定是‘是’。因此，真实的情况就是第二种可能：左边的是凡人，中间的是坏人，右边的是好人，犯人是右边这人。”

米亚拍着克莱弗的肩膀哈哈大笑：“是的，全说中了。犯人就是右边这人。”

这一番天书般的分析，帐篷里没几个人能马上听懂，书记官尴尬地在卷宗上大概记了一下，示意把右边那人押下去。

听不懂的回答

克莱弗和米亚两人喝水休息了一下，示意书记官请下一个案子的嫌疑人

进来。书记官道：“剩下的这件悬案没有嫌疑人，事情的经过非常清楚，只是不知道该判谁有罪。”

米亚道：“哦？什么案子这么难判？”

书记官介绍案情道：“有一个部族的三个人带着马群去北方牧马，结果遭遇了狼群，所有的马和补给都丢失了，只能靠随身带着的水袋活命。他们徒步往营地方向走。当天晚上，一号牧民决意杀死三号牧民，于是他趁三号牧民睡觉的时候在三号牧民的水袋里投了毒。同时二号牧民也决意杀死三号，他就偷偷地在三号牧民的水袋上钻了一个小孔，让袋里的水慢慢漏掉，想渴死三号。当然，二号牧民并不知道三号牧民的水袋已经被一号牧民下毒了。水袋里的水当晚就漏完了，三号牧民也在几天后因为没水喝而渴死。三号牧民的死当然是人为的，现在的问题是，到底谁该为三号牧民的死负责？”

米亚和克莱弗也陷入了沉思。一会儿后，米亚说道：“确实很难判断到底是一号还是二号该为三号的死负责。不过非要我说的话，我认为二号是凶手。因为说到底，三号的死因并不是中毒，即使一号不下毒，三号也会因为二号而送命。”

克莱弗道：“你说得很有道理，不过以我的观点，一号才是真正的凶手。二号的所作所为并不会影响结局，当一号下毒以后，即使二号不在水袋上钻孔，三号也会送命。无论是否出于本意，二号所做的是让三号沾不到下了毒的水，这无论如何总不是在杀他，甚至可以说是延长了三号的寿命。”

书记官在一旁道：“两位争执的正是我们所犯难的地方，一号和二号

似乎都有理由为三号的死负责，但这理由却又不是特别充分。”

帐篷里的牧民们也议论纷纷，各有各的看法。克莱弗道：“既然谁也不能说服谁，只好采用投票的方法了。谁被更多的人认为该对三号的死负责，就判谁有罪。”

书记官为难地看看长老，长老微微点头，书记官道：“既然两位的意见不一致，那也只好由全体投票决定了。”

书记官严肃地把案情向帐篷里的全体牧民重新宣讲了一遍，接着问：“认为一号有罪的请举起左手来。”书记官数了一圈，有三十七个人认为一号有罪。书记官又问道：“认为二号有罪的请举手。”数了一圈，有三十五人。书记官示意大家把手放下，宣布道：“由大家的投票决定，一号犯有投毒杀人罪，今天下午执行死刑。”

米亚惊讶道：“死刑？”

书记官道：“是的，既然是杀人罪，就要以死抵罪，以命偿命。”克莱弗也不出声，这显然是他刚才没有想到的。

审案大会圆满结束，长老设宴招待了克莱弗和米亚两人，王子和斯瓦德则被当做是随从，顺便也招待了。席上，长老正式提出让克莱弗接任部族长老的提议，克莱弗连忙推辞，牧民们则百般请求，直到知道克莱弗并不是部族成员后才作罢。最后给了克莱弗一个“荣誉长老”的头衔，欢迎他随时回来。

用过午饭后，众人便簇拥着长老向营地外的行刑场前进。书记官既然知道了克莱弗不是本族人，自然就注意对本族的一些习俗多加介绍：“我们对待死刑犯有个习俗，长老会给他一个选择死法的机会。死刑犯在行刑

前需要作一个陈述，如果这个陈述是真的，他就被处以绞刑；如果这个陈述是假的，他就被处以火刑。说起来这个习俗可能和诅咒地洞的恶魔诅咒有关呢。”

克莱弗随口应着，心中却是在为自己的莽撞后悔，虽说一号是通过全体牧民举手表决被判死刑的，但和自己脱不了关系。旁边米亚的心情也很沉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和克莱弗是同样的，当时都只沉浸在断案的兴奋中而对结果预料不足。在断案的时候只会为自己的论点寻找有力的论据，但当知道有罪的一方会被判死刑后，两人又互相觉得对方的论点有一定的道理。

来到刑场，那个一号被绑在一根木桩上正大声叫喊：“他始终没喝过一点点毒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我有投毒杀人罪呢？”接着便开始忏悔起来。

克莱弗转过头悄悄地对米亚说道：“你想办法救救他吧。”

米亚也正有此意，想了一下后灵机一动道：“有办法了！还记得刚才书记官说的吗？在行刑前，犯人说一句话，通过这句话的真假来决定行刑的方式。我们可以在这句话上想办法。”

克莱弗也想起来刚才书记官似乎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微微一笑道：“原来如此！嘿，这个习俗其实是个很大的漏洞啊，我们要是利用了这个漏洞，以后被判死刑的人可就都要照着学了。”

“那也没办法，救人要紧。”米亚便上前站到了一号身前，低声说了些简短的悄悄话。围观的牧民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都以为米亚是在安慰对方。一号在听完米亚的话后果然平静了下来，也不再大声叫喊，低

头忏悔的样子。

书记官看看时间差不多了，便对一号高声道：“你现在有个选择行刑方式的机会。你可以说一句话，如果是句真话，你将被执行绞刑；如果是句假话，你将被执行火刑。现在你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了。”

一号仰天大笑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会被烧死。”

“好的，你已经作出了选择，我们会根据这句话决定你如何离开这个世界。”书记官边说边把一号的话记录了下来，然后说道：“‘我会被烧死’这句话是……真话还是假话？”边说边犹豫起来。

克莱弗也假装为难道：“是啊，这句话是真话还是假话呢？如果是句真话，按习俗他该被执行绞刑，这样他就不是烧死的，他说的就成了假话；可如果是句假话，按习俗他该被执行火刑，这样他就确实是烧死的，他的话又变成了真话。嗯……怎样都会有矛盾呢。”

书记官为难地说道：“怎么办？无论判他什么刑都有矛盾，这种事情还没有遇到过。”想了一下又对一号高声道：“刚才这句不算数，你重新说一句其他的。”

一号道：“我正在说谎。”

书记官边记录边说：“‘我正在说谎’，这句话是……假话？”

克莱弗道：“如果是假话，他就确实是在说谎，他说的内容就成了真的了。”

“那就是真话？”书记官说。

“如果是真话，根据句子的内容，他应该在说谎，他就成在说假话了。”克莱弗说。

“世界上还有这种既不是真话也不是假话的句子？”书记官显得很惊讶。

米亚在一旁道：“这样的句子有很多，你再问也没用。既然既不能判他绞刑也不能判他火刑，不如就这样释放他好了，反正他已经有了悔改的心了。”

书记官沉默了一会儿，看长老的意思，长老也微微点头，书记官只好宣布取消对一号的刑罚。

从刑场上回来后，牧民们又热情地招待了四人一晚上，第二天按照约定，书记官告诉了他们怎样去南方的诅咒洞穴。当然，牧民中并没有人真的去过那里，所以也只是知道个大致方向。食物和水都补充完毕，牧民们还特意送了两匹健壮的马，王子一行四人一人骑一匹马，在几个送行牧民的拥护下出了营地西门。

出营地往西只跑了一小会儿，眼前就出现了一条不宽但是很深很急的河流。王子朝对岸仔细望了望，回头疑惑道：“莫非这里是温图河的上游？”

斯瓦德道：“没错，对岸就是人类的领地了。”

王子失笑道：“那是我们以前自大无知，简单地以为温图河以西是人类的世界，而温图河以东是恶魔的领域。渡过温图河的十天来，我们在这‘恶魔的领域’转了一大圈，也见到了很多充满活力的人类聚落。以后再说温图河是人类和恶魔领地的分界线可就不合适了。”

克莱弗道：“殿下想过没有等打败魔王后怎么管理这一片土地？”

王子道：“昨晚我已经有一些想法了，不过要先回去和父王商量后才能决定。”

送行的牧民们告之沿着这条河往下游快马骑行半天就是诅咒洞穴的所在地后，返回了营地。四人在温图河边回想这十来天的冒险，有点恍惚，又有点豪迈感。感慨了一番后，四人掉马南行。

四人骑行了快半天后，看到河边有一处破败的村落。书记官曾说过，在诅咒洞穴附近的人类分成了永远讲真话的和永远讲假话的两种类型。四人放慢速度慢慢进入村落，随便找了几个村民问路，奇怪的是，不管怎么问，村民的回答都是“咦”或者“啊”。克莱弗不耐烦地说道：“这种事情书记官可没说过。”

米亚道：“毕竟他们也没人来过这里，有些不知道的情况是正常的。”

正说着，前面又有个村民经过，克莱弗上前问道：“‘咦’是指什么？是指肯定吗？”

那个村民呆呆地看了克莱弗一眼，答道：“咦。”

克莱弗无奈地挥手示意那村民走开，回身道：“这可难办了，要怎么问出去洞穴的路呢？”

米亚思索了一会儿道：“虽然通过刚才那人的回答不能知道‘咦’指什么，不过可以肯定他是说真话的好人而非说假话的坏人。”

克莱弗“嗯”了一声，继而一拍手：“对啊，刚才被气糊涂了没仔细想。如果‘咦’指肯定，问他‘咦’指不指肯定的时候，回答‘咦’是真话，可见在这种情况下，说话者是好人。假设‘咦’指否定，问他‘咦’指不指肯定的时候，回答‘咦’也是真话，说话者是好人。不管‘咦’指肯定还是指否定，回答‘咦’都是真话，刚才那个人肯定是好人！”

王子道：“这么说即使他们只回答‘咦’和‘啊’，你们也有办法问

出需要的信息来吗？”

克莱弗来了精神：“当然，只要巧妙地设计问题，就能问出需要的信息来。”说着想了一下道，“比如用一个问题就可以问出‘咦’到底指肯定还是否定。”

“怎么问？”王子问。

“只需要问他是不是说真话的就够了。如果是好人，会诚实地说自己是说真话的；如果是坏人，则会骗我们说自己是说真话的。因此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对这个问题都会作肯定的回答。既然如此，如果他答‘咦’，‘咦’就指肯定；如果他答‘啊’，‘啊’就指肯定。”克莱弗说。

王子佩服得直点头，又问道：“如果我不关心‘咦’指什么，而是关心说话者是不是坏人，能做到只用一个问题就问出来吗？”

米亚笑道：“可以啊，就是刚才克莱弗问的那个问题，‘咦’是不是指肯定。如果‘咦’指肯定，‘咦’就是这问题的正确回答，因而好人会答‘咦’，坏人会答‘啊’。如果‘咦’不指肯定，‘咦’又是这问题的正确回答，因而好人又会答‘咦’，坏人又会答‘啊’。”

王子道：“对对，刚才那人答了‘咦’，所以肯定是好人。”

米亚捉弄克莱弗道：“你能只问一个问题，不管被问的村民是好人还是坏人，也不管‘咦’指肯定还是指否定，他都只能答‘咦’吗？”

这回克莱弗想了一会儿，然后才舒了一口气道：“有了！我就问那村民，人家问他是不是好人的时候，真实的回答是不是‘咦’。”

米亚笑道：“怎么说？”

克莱弗答道：“先假设被问的那个村民是好人吧。如果‘咦’指肯定，

‘咦’就是‘你是不是好人’的正确回答。既然他是好人，他会据实告诉我的是的，因此他要说‘咦’。如果‘咦’指否定，‘咦’就不是‘你是不是好人’的正确回答，他理应据实否认，所以他要说‘咦’。由此可见，不管‘咦’指肯定还是指否定，好人总要答‘咦’。”

克莱弗接着说道：“现在假设被问的村民是坏人。如果‘咦’指肯定，‘咦’就不是‘你是不是好人’的正确回答。但是，既然他是坏人，他会谎称‘咦’是正确回答，所以他要说‘咦’。如果‘咦’指否定，‘咦’就是‘你是不是好人’的正确回答，他理应谎称‘咦’不是正确回答，所以他要说‘咦’。可见，不管‘咦’指肯定还是指否定，坏人也总要答‘咦’。”

米亚哈哈笑道：“没能难住你啊。”

王子也笑道：“好了，不要再继续闲聊了，先想想怎样从这些村民口里问出怎么去洞穴吧。”

斯瓦德道：“书记官只说沿着河骑行半天，然后折向东去。我们走了差不多已经有半天了，只要问出要不要折向东去就行了。”

米亚和克莱弗两人想了很大一会儿，米亚先说道：“我想到了一个问法可以问出来。”

另外三人问道：“怎么问？”

米亚道：“就问村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人问你去诅咒洞穴要不要朝东走，你会答‘咦’吗？’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也不管‘咦’和‘啊’究竟指什么，他回答‘咦’就说明要朝东走，如果他回答‘啊’就说明不要朝东走。”

克莱弗思考了一下，说道：“很巧妙的设计，这样确实能问出来。”

王子和斯瓦德并不能马上想明白这个问题巧妙的地方。克莱弗解释道：“这个要分村民是好人坏人，‘咦’、‘啊’是肯定否定，共四种情况。”

米亚道：“就先假设被问的村民是说实话的好人，而‘咦’指肯定。假设去洞穴要往东走，问‘去诅咒洞穴要不要朝东走’的时候他会答‘咦’。身为好人，他会据实告诉你他会答‘咦’。所以，对你提的问题，他要答‘咦’。假设不是往东走，问‘去诅咒洞穴要不要朝东走’的时候他不会答‘咦’。身为好人，他会据实告诉你他不会这么答。所以，对你提的问题，他要答‘啊’。”

“接下来是第二种情况：被问的村民是坏人，而‘咦’指肯定。假设去洞穴要往东走，据实回答‘去诅咒洞穴要不要朝东走’又该说‘咦’。他身为坏人，问‘去诅咒洞穴要不要朝东走’的时候也就不会答‘咦’。但是，他会向你撒谎，说他会答‘咦’。所以，他最后给你的回答是‘咦’。假设不是往东走，不据实回答‘去诅咒洞穴要不要朝东走’该说‘咦’。既然如此，问‘去诅咒洞穴要不要朝东走’的时候他事实上会以‘咦’作答。但是，他会向你撒谎，说他会不会答‘咦’。所以，他要用‘啊’来回答你提的问题。”

克莱弗道：“没错。如果是第三种情况：被问的是好人，而‘咦’指否定。假设应该往东走，不据实回答‘去诅咒洞穴要不要朝东走’该说‘咦’，因而好人不会这么说，于是他会据实告诉你他不会说‘咦’，所以他要用‘咦’来回答你提的问题。如果不是往东走，据实回答‘去诅咒洞穴要不要朝东走’该说‘咦’，因此好人确实会这样来回答‘去诅咒洞穴要不要朝东走’。所以，对你提的问题，他要答‘啊’。”

“最后一种情况也一样，如果被问的村民是坏人，‘咦’指否定。假设应该往东走，问‘去诅咒洞穴要不要朝东走’的时候他其实会答‘咦’。但是，他会告诉你他不会，所以他要用‘咦’来回答你提的问题。假设不是往东走，问‘去诅咒洞穴要不要朝东走’的时候他其实会答‘啊’而不会答‘咦’，但是他会告诉你他会答‘咦’，因此对你提的问题，他会答‘啊’。”

王子无奈地笑道：“我早就被你们绕糊涂了。”

米亚道：“总而言之，不论是四种情况里的哪一种，如果应该往东走，他总会回答‘咦’；如果不该往东走，他总会回答‘啊’。”

说着正好看到附近一位村民站在路边无所事事的样子，米亚就上前问道：“如果有人问你去诅咒洞穴要不要往东走，你会答‘咦’吗？”

那人翻了半天白眼，最后说了声：“咦！”

重铸宝剑

因为已经是草原的边缘地区，所以往东走了一段路后地势就开始抬升，地面的草也变得稀疏矮小，渐渐有了丘陵的感觉。斯瓦德抱怨道：“地形这么不平，要找一个洞穴可不容易。”正说着，转过一个高地就看到前方的斜坡上有一个漆黑的小山洞，山洞前有一个小小的村落。

王子道：“莫非这就是恶魔所在的洞穴？”

克莱弗道：“去问一下就知道了。”

四人爬上山坡进入村子，却看到村里的人疯疯癫癫，行事很是诡异。斯瓦德道：“书记官说过住的地方离诅咒洞穴非常近的人类有部分会变成

疯子。”

王子道：“所以这个洞穴就是诅咒洞穴了？”

米亚道：“还是先问一下的好，说不定是附近什么地方的洞穴。”

克莱弗道：“这回要问路的难度更大了，这个村子里可不是只有永远说真话的好人和永远说假话的坏人啊。那些受诅咒疯掉的人，凡是真的他们都会认为是假的，凡是假的他们都会认为是真的，所以这个村子里的村民其实有四种：清醒的好人、疯子好人、清醒的坏人、疯子坏人。”

王子道：“那么虽然疯子好人自认为是在说真话，但其实说的是和事实不符的假话吗？嗯……而疯子坏人虽然以为自己是在说假话，但其实说的却是和事实相符的真话。这可真是混乱。”

克莱弗道：“虽然混乱了点，我们先四处逛一下，看看能问出点什么。”

说着，克莱弗走向路边的一个村民，问道：“请问你说真话还是假话，清醒还是疯癫？”

村民吸了口手里的土烟，答道：“我说真话或者我清醒。”

克莱弗皱起眉头，想了下说道：“假设他的陈述是假话，他就既不是好人又不清醒，必定是疯子坏人了。但疯子坏人是只作真陈述的，出现矛盾。所以，他的陈述是真的。只有清醒好人或疯子坏人才作真陈述。假使他是疯子坏人，他不会或者是好人或者清醒，他的陈述反倒假了。可是我们知道他的陈述是真的。所以，他只能是个清醒的好人。”

“嘿，这不就能问出来这里的洞穴是不是诅咒洞穴了吗，清醒的好人说的都是符合事实的吧？”斯瓦德道。

“对！”王子问那个村民：“这里的洞穴是住着恶魔的诅咒洞穴吗？”

那个村民又吸了口土烟，然后答道：“不知道。”

四个人差点跌倒，他们只想着真话假话了，却没考虑到对方知道不知道。克莱弗讪讪道：“没办法，再找一个人问问吧。”

向前走了一小段后遇到了第二个村民，克莱弗上前问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说真话还是假话，清醒还是疯癫？”

那个村民只回答了一句话：“我是坏人。”

王子急切地问道：“怎么样？他说的话是真是假？”

米亚叹气道：“没办法推出他说的是真是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人是疯子。”

“单凭这句话怎么能知道他是疯子？”王子问。

“清醒的好人不会说自己是坏人；清醒的坏人明知自己是坏人，偏要谎称自己是好人，所以清醒的人是不会说自己是坏人的。”米亚说。

“没错。”克莱弗接口道：“而疯子好人相信自己是坏人，因此会这么说；疯子坏人相信自己是好人，却要说自己是坏人。所以只能知道这是个疯子，却不知道是好人坏人。”

“那就继续找下一个吧。”王子说。

结果遇到的第三个村民，对于克莱弗的问题也只说了一句话：“我是疯子。”

王子笑道：“不用说，肯定还是没办法知道他说的是不是事实吧。”

克莱弗道：“嗯，这次只能知道他是个坏人。因为清醒的好人不可能说自己疯癫；疯子好人相信自己清醒，他身为好人也就不可能说自己疯癫。”

米亚道：“这样问不出对方是不是说的事实，就没法知道这里是不是

诅咒洞穴了，还是问得直接点吧。”

再往前走，在一个路口那儿正好遇到有三个村民站在一起。这回克莱弗上去直接问了：“请问村子后面是那个恶魔所在的诅咒洞穴吗？”

左边那个村民答道：“如果我是说真话的，那么那个是诅咒洞穴。”

王子道：“如果他是清醒好人的话，那个洞穴就是诅咒洞穴了！”

米亚摇摇头：“但也有可能他是疯子坏人而且那个不是诅咒洞穴。”

克莱弗看向第二个村民，第二个村民答道：“如果我清醒，那么那个就是诅咒洞穴。”

米亚道：“很遗憾，还是不能确定。”

再看向第三个村民，那个村民答道：“如果我是清醒好人，那么那个是诅咒洞穴。”

克莱弗摊手：“如果他是疯子坏人，那么那个洞穴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诅咒洞穴。因此三个回答都没有给出确定的结果啊。”

米亚道：“看来即使直接问，效率也太低。我们要像上次那样想个巧妙的问话方式。”

克莱弗道：“嗯，虽然情况复杂，但巧妙设计的话，也许真的能一下子问出想要知道的问题的答案来。比如先前已经知道了，想要知道一个村民是不是坏人，只要问他清醒不清醒就行了。不论清醒不清醒，好人总会答‘是’，坏人总会答‘不是’。”

米亚道：“反过来如果想知道村民清醒不清醒，只要问他是不是好人就行了。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清醒的村民总会答‘是’，疯癫的村民总会答‘不是’。”

克莱弗突然笑道：“这么说来我可以问一个问题让村民只能回答‘是’。”

“是吗？怎么问？”斯瓦德好奇道。

“只要问这个问题：‘你相信自己是好人吗’，所有的村民不管好人坏人，也不管疯不疯癫，都必定会回答‘是’。”克莱弗说。

米亚道：“那么，对于任意一句话，假设一个村民认为自己相信那句话是真的，能推出那句话必定真吗？假设他不认为他自己相信那句话，能推出那句话必定假吗？”

克莱弗略微思索后答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假如一个村民相信那句话是真的，我们当然不能由此推出那句话必定真，因为这个村民可能是疯子。不过，如果他认为自己相信那句话，那句话就必定是真的。

“假设他清醒。既然他相信‘我相信那句话’这个陈述，那么‘我相信那句话’这个陈述必定真。所以，他事实上是相信那句话的。既然他是清醒的，那句话必定真。

“假设他疯癫。既然他相信‘我相信那句话’这个陈述，那么‘我相信那句话’这个陈述必定假。因此，他其实并不相信那句话。既然他不相信那句话而他又是疯癫的，那句话又必定真。”

米亚道：“嗯，所以，如果一个村民认为自己相信那句话，那句话必定真，不管他清醒还是疯癫。同理也能证明，如果他不认为他自己相信那句话，那句话必定假。”

王子道：“知道这个又有什么用呢？”

米亚神秘地笑道：“这样我们就可以设计出一个问题，只要村民回答是或者不是，我们就可以知道村后面那个是不是诅咒洞穴了。”

“哦？要怎么问？”王子问。

米亚边“嘿嘿”笑边走到一个村民身边问道：“你相信‘你说实话等值于村后的是诅咒洞穴’，是吗？”

那个村民歪头想了想，答道：“不是。”

“知道了，这里不是我们要找的地方。”米亚道。

虽然这里不是要找的那个洞穴，但村子里的情况说明诅咒洞穴就在不远的地方。于是几人爬到了这个山坡的顶上，在坡顶四下看了一圈，果然东侧还有好几个差不多的洞穴，每个洞穴前都有个破破烂烂的小村庄。斯瓦德嗤笑了一声：“恶魔也会‘狡兔三窟’啊。”

米亚道：“没关系，只要一个个村庄问下去，很快就能问出来的。”

克莱弗道：“你刚才想出来的那种问法确实一下子就能解决问题，但这样未免太无趣了。”

王子道：“怎么？你还想和那些村民玩一会儿？”

米亚道：“好啊，反正时间还早，不如再好好玩一会儿。”

于是四人朝着最近的那个村庄走去。进入村子，克莱弗向一个村民打听：“请问你清醒不清醒？村后的是诅咒洞穴吗？”

那个村民答道：“我很清醒。我相信村后的不是诅咒洞穴。”

克莱弗露出惊喜的表情：“嘿，没想到回答得这么完整。让我来想一下，既然回答说自己清醒，那么能肯定这是个好人的。”

“为什么？”斯瓦德问。

“因为清醒的坏人明知自己清醒，因此会说自己疯癫；疯子坏人相信自己清醒，偏要说自己疯癫。所以，这样回答的肯定是好人。”克莱弗解释说。

米亚道：“刚才已经讨论过了，当一个人说他相信某件事的时候，这件事必定成立，不管这村民是清醒还是疯癫。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村民是好人了，而他说自己相信村后的不是诅咒洞穴，所以村后的就肯定不是诅咒洞穴了。”

“这可真是个坏消息。”斯瓦德抱怨。几人离开这个村子，向附近的另一个村子前进。

进入第三个村子后，斯瓦德又找了个村民问：“请问这个村子后面的是诅咒洞穴吗？”

那个村民答道：“我说实话。如果我说实话，那么村后的是诅咒洞穴。”

王子道：“这个回答真是拗口，既然说了‘我说实话’，怎么又说‘如果我说实话’？”

米亚道：“这正是关键的地方。从‘我说实话’能推出他必定清醒。现在姑且假设他是坏人。‘我说实话’就成了假的，而假陈述是蕴涵任何陈述的，他答的第二句‘如果我是好人那么村后的是诅咒洞穴’就是真的。可是，清醒的坏人不可能作真陈述，出现了矛盾。所以，他不可能是坏人，必定是好人。”

王子道：“他是清醒的，又是好人，那他说的就是符合事实的啦？”

克莱弗道：“没错。所以村子后的就是我们要找的诅咒洞穴！”

四人都兴奋起来，这附近的洞穴少说也有几十个，没想到找了三个就

找到了。斯瓦德道：“要不我们再找个村民问问来确认一下？”

“好。”克莱弗边说边又找了个村民问：“请问这个村子后面的是诅咒洞穴吗？”

那个村民答道：“如果我是清醒好人或疯子坏人，那么村子后面的是诅咒洞穴。”

米亚想了想道：“没错，这个回答也能推出村子后面的是诅咒洞穴！”

在兴奋之下，王子和斯瓦德都不去追问怎么推理的了，心中只想着待会儿要怎么打败恶魔，追问宝剑第三块碎片的下落。

四人检查了一遍随身器物，把四匹马拴在洞口的两棵树上，徒步进了漆黑一片的诅咒洞穴。出乎意料的是，进去没走几步，四周就亮堂起来，深处还不时传来觥筹交错的声音。等走到洞穴尽头一拐弯后，出现在眼前的不是什么妖魔鬼怪的聚会，而是很多人类分成好几桌在开宴会的样子。一个服务生一样的人看到王子一行人进来，连忙小跑过来，极其谦恭地把四人引到一张大桌旁坐下。四人不明所以，也不敢乱动，只好先观察周围的情况。

这张桌子上已经坐了好多人了，这些人谈笑风生，似乎彼此都很熟悉了。听了一会儿，王子他们就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这里所有的村民都不用“是”和“不”来表达肯定和否定，而是用“咦”和“啊”来表达。米亚撇了一下嘴道：“这不就是和先前第一个村子一样了吗？”

克莱弗道：“不，这比第一个村子更糟糕，因为他们有的还可能是疯子。”

王子道：“所以这些人有永远说真话的好人，有永远说假话的坏人，

还有些凡是真的他们都会认为是假的疯子，更要命的是用‘咦’和‘啊’来表达肯定否定？那我们要怎么和他们交流呢？”

米亚和克莱弗陷入了沉思，米亚先抬头说道：“如果提问巧妙的话，还是能问到有用的信息的。比如我可以只用一个问题就能问出是不是坏人，即使他只会用‘咦’和‘啊’来回答。”

“哦？要怎么问？”王子半信半疑。

米亚道：“可以这样问他：要是问你清醒不清醒，正确的回答是‘咦’吗？如果他答‘咦’，他就是好人；如果他答‘啊’，他就是坏人。”

克莱弗道：“我能只用一个问题就问出他是不是清醒。只要问他：要是问你是不是好人，正确的回答是‘咦’吗？如果他答‘咦’，他就清醒；如果他答‘啊’，他就疯癫。”

米亚和克莱弗卯上了，克莱弗道：“那你能只用一个问题就能知道‘咦’指什么吗？”

米亚略一思索，答道，“可以。只要问：你相信自己是好人吗？他回答的那个字就表示肯定。怎么样？现在轮到我考你，你能设计一个问题，使得桌子上的任何一个村民都只能回答‘咦’吗？”

克莱弗想了一下笑道：“可以！我只要问：要是问你靠得住还是靠不住，正确的回答是‘咦’吗？这个问题他们都只能回答‘咦’。”

“什么是‘靠得住’？”斯瓦德不解。

克莱弗解释道：“所谓‘靠得住’就是指正常好人和疯癫坏人这两种，说的话符合事实的。”

王子道：“你们先别闹了，说正经的，能只用一个问题就知道恶魔在

不在这里吗？”

米亚和克莱弗都想了一会儿，几乎同时说道：“可以！”

米亚先说：“只要这样问：对于‘恶魔在这里’是否等值于‘你是好人’这个问题，你相信正确的回答是‘唛’，对吗？只要回答‘唛’就是恶魔在这里。”

克莱弗道：“我想出来的问法和你的不太一样，可以这样问：对于‘恶魔在这里’是否等值于‘你靠得住’这个问题，正确的回答是‘唛’吗？回答‘唛’的话，恶魔就是在这里。”

于是米亚和克莱弗利用刚才想出来的问法对这张桌子上的各个村民问了一圈，最后得到的信息是：恶魔确实在这个洞穴里，而且那个恶魔居然永远说真话。

“真是不可思议。”王子感叹道。

“但是恶魔到底在哪里呢？”斯瓦德四下张望，并没有看到可疑的身影。

这时那个似乎是服务生的人又过来了，向王子耳语道：“洞穴的主人正在等你们。”然后便向一个角落走去。王子吃了一惊，示意大家做好准备，一起跟上了服务生。

那个角落堆着一些大箱子，绕过去后就看到在后面的地上有一个通往下方的石质阶梯。四人跟着服务生走下阶梯，出现一个不大不小的石室，靠一边墙正坐着喝酒的无疑是找了半天的恶魔了。

“我是阿里曼王三席前之一——列维萨。你们一直在找我是有什么事？”恶魔放下酒杯直截了当地问道。

斯瓦德正满面怒容地要骂战，米亚连忙拉住他，上前问道：“你刚说自己是阿里曼三席前之一，那另外两位莫非是露西弗和贝尔菲戈？”

列维萨微笑道：“贝尔菲戈确实是，至于露西弗是谁？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米亚心想，露西弗这个真名只有露西森林里的人才知道，列维萨没听说过很正常，既然宝剑的两部分都在所谓的“席前”手下，剩下的第三部分很可能就在眼前这个恶魔手上了，便问道：“我们找你是来索要一样东西的。”

“哦？什么东西？”恶魔饶有兴趣地问道。

米亚取出包在一起的两块宝剑断片，说道：“就是这把剑的第三块碎片。”

列维萨哈哈大笑，从身后拿出块包着东西的符文布道：“我不想追问你们手中那两块是怎么得来的。不过在阿里曼王把这东西给我后没多久，有个占星师就告诉我说会有几个拥有大智慧的人来取走它。我已经等你们很久了，不过在你们拿走它之前，先来证明你们真的是有大智慧吧。”

米亚半惊半疑：“你是说，只要我们证明了自己很聪明，你就把那部分剑柄交给我们？”

恶魔点点头。本来这种由恶魔应允的不可思议的条件都是让人怀疑的，但是刚才在上面洞穴里已经打听到了，这个恶魔是永远不会撒谎的，所以克莱弗反而胆子大起来：“好，你要怎么考查我们的智慧？”

恶魔用一只手托着腮帮子道：“刚才你们在上面的宴会上向村民们问的问题都很巧妙，但是还不够证明你拥有大智慧。你们在想知道一件事后，

才单独为此设计一个问题。”

王子等人听着列维萨缓慢的话语，不知道它想表达什么。恶魔继续说道：“可是实际上可以设计出一个万能的句子，就简称为 A 吧，它具备这样神奇的功能：不论你想要知道什么，比如你想知道一个句子 q 是不是真的，你只需要问上面任何一个村民，‘A 当且仅当 q，对吗？’如果你听到他答‘咦’，q 就为真；如果你听到他答‘啊’，q 就为假。例如，假如你想查明说话者是不是坏人，你就问：‘A 当且仅当你是坏人，对吗？’假如你想查明他清醒不清醒，你就问：‘A 当且仅当你清醒，对吗？’为了查明我在不在这个洞穴里，你可以问：‘A 当且仅当列维萨在这个洞穴里，对吗？’依此类推。”

“真有这样的万能句子？”王子好奇心大发。

恶魔咧嘴一笑：“如果你们真的拥有能拿走这部分断剑的智慧，这个问题对你们来说自然是不难的。”

王子看向米亚和克莱弗，两人早就在苦苦思索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米亚和克莱弗渐渐露出苦恼的表情，王子和斯瓦德则有心无力，只能干等着。十来分钟后，恶魔起身道：“看来你们并不是我所等待的那几个拥有大智慧的人，你们可以离开了。”

米亚连忙道：“等等，再给我们几分钟。”

恶魔笑着坐下道：“好，那我就再喝一杯酒。”

米亚示意了一下克莱弗，克莱弗这才不情愿地靠过来，一起小声讨论起来。王子这才发现，虽然以前米亚和克莱弗经常对同一个问题一起发表意见，但都是独自想出答案的。而这回应该是米亚和克莱弗第一次真正地

联手思考一个问题。果然，两人讨论了两三分钟后就似乎有了结论。米亚转身对恶魔说道：“我们想到了能满足你那些要求的句子。”

“哦？说来听听。”恶魔饶有兴趣地说。

米亚道：“让我们先来下个定义。问桌上的一个村民：一加一等于二吗？如果他回答‘咦’，那么他属于甲型，也就是对于任何问题，只要应该以‘是’为正确回答的，甲型的村民就会回答‘咦’；反之，如果他回答‘啊’，他就属于乙型，对任何一个真陈述，乙型总会回答‘啊’。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咦’和‘啊’到底哪个指肯定哪个指否定，所以如果‘咦’指肯定，甲型的就是靠得住的，乙型的就是靠不住的；如果‘咦’指否定，甲型就是靠不住的，乙型是靠得住的。”

“嗯，继续说。”恶魔稍微有点兴趣了。

米亚继续说道，“那么满足你要求的那个万能的句子就是‘你属于甲型’。或者说得清楚一点就是：‘要是问你一加一等于不等于二’，你回答‘咦’。这样任给一个陈述 q ，要查明 q 真不真，你只要问桌上的一个村民：‘你属于甲型当且仅当 q ，对吗？’如果他答‘咦’，那么 q 必定真，如果他答‘啊’，那么 q 必定假。”

“哈哈，有趣有趣，你怎么证明呢？”恶魔问。

“只要分别讨论两种情况就可以了。”克莱弗说道，“情况一：‘咦’指肯定。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件事是我们知道的：甲型等于靠得住；说话者既然说了‘咦’，他就是在断定 A 等值于 q 。如果说话者属于甲型，这时他靠得住，他是在作真陈述。可见 A 确实等值于 q 。既然说话者属于甲型， A 也是真的，因此， q 是真的。如果说话者属于乙型，这时他靠不住，

他是在作假陈述。既然他断定 A 等值于 q，那么其实 A 并不等值于 q。但是，既然说话者不属于甲型，A 是假的，而 q 又不等值于 A，可见 q 是真的。

“情况二：‘噢’指否定。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件事是我们知道的：甲型等于靠不住；说话者断定 A 不等值于 q。如果说话者属于甲型，这时他靠不住，他是在作假陈述。他断定 A 不等值于 q，因此 A 其实等值于 q。既然 A 是真的，q 就是真的。如果说话者属于乙型，这时他靠得住，他是在作真陈述。既然他断定 A 不等值于 q，它们理应不等值，但 A 是假的，因此 q 是真的。”

米亚道：“这样我们就证明了回答‘噢’意味着 q 真，同理可以证明回答‘啊’意味着 q 假。怎么样，这句话满足你说的神奇的功能吧？”

“哈哈，满足满足，你们就是我一直等着的人。”说着，恶魔拿起桌上的布包往几人身前一扔，“既然如此，这个你们拿去吧。”

斯瓦德上前小心地捡起布包，打开来交给王子查看。符文布包里确实是剑身的第三部分。王子蹲下来把三部分拼合在一起，果然就是一把宽大无刃的宝剑。这时大家反而有点为难了，虽说宝剑的三部分全都到手了，可这只是一把断成了三部分的剑，并没有战斗力。列维萨似乎看出了王子的意图，说道：“要想对付阿里曼王，这把剑是关键。如果你们无法把它重铸出来，我可以帮你们这个忙。”

王子更加惊讶了：“什么？你要帮我们重铸这把剑？为什么？”

恶魔耸耸肩：“为什么呢？我们被阿里曼王管了这么长时间，也该找机会休息休息了。”说着便张开手掌对准了地上的三块剑身残片，一团炫

目的橙色光芒将残片裹起。王子只觉得热浪扑面，连忙退开。等光芒散去，留在地上的正是一把微微散发着金色光芒的宝剑。

王子等剑身稍微冷却后捡起来仔细查看，原本的断口完全看不出痕迹。斯瓦德突然说道：“这把剑的外形和皇家徽记上的宝剑很像。”

王子点头道：“对，皇家徽记上的宝剑图案正是这把达坦丁之剑。”说着转向列维萨，“你这样帮我们到底有什么企图？”

恶魔开心地笑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只不过是想过几百年没有阿里曼王管的日子，你可别像你那个先祖那样只让他受受伤就收手啊。”

斯瓦德哼道：“我们可不会保证让你这个恶魔如意。”

列维萨道：“别紧张，我承认因为我是恶魔所以这附近的人类都会受到诅咒。可对此我也无能为力啊，我这几百年可一直待在这里，只为了把影响降到最低。我是很想和人类做朋友的，你看上面洞穴里那些人都是今天我请来做客的。”

先前书记官就说过这个恶魔不会骚扰人类，而且列维萨又不会撒谎，所以王子问道：“因此如果我们打败了魔王你也不会乘机有什么举动，只是继续在这个洞穴里过无忧无虑的日子吗？”

列维萨道：“当然，阿里曼王被你们打败从这个世界消失，再过几百年它又会复生回来的，我怎么敢有什么轻举妄动呢？我想要的就是这几百年的无忧无虑的时光。”

王子咬咬牙道：“好，我们会尽力打败阿里曼王的。作为交换，你把打败它的方法告诉我们吧。还有那头巨龙要怎么应付？”

列维萨大笑，然后说道：“巨龙只会在晚上出来活动，而且它必须要有阿里曼王的命令才会醒来。如果你们能在白天打败阿里曼王，巨龙就会永远睡下去，直到几百年后阿里曼王再次降临人世唤醒它。至于阿里曼王本人，只要你们能直面它本人，在这把剑的帮助下，一切都会很简单。”接着，列维萨就把这把剑的所有秘密都告诉了王子一行人。

五、重返魔王堡

再战恶魔

离开诅咒洞穴，王子一行人继续向南走。过了一晚后再次进入了露西森林，并很快就看到了十来天前征讨军经过的地方。近百人的队伍和数十匹马匹践踏的痕迹，在森林里呈一条线东西向延展开。几人沿着这条痕迹再次向魔王堡进发。再次来到不祥的魔王堡的漆黑大门前时，正好是中午时分，他们得在夜晚来临前打败阿里曼，这样才能避免和难应付的巨龙战斗。只是上次是一个近百人的讨伐队伍，而这次只有寥寥四个人，其中能称得上有战斗力的只有斯瓦德一人而已。

王子咽了下口水，左手扶着腰间的佩剑，右手用力敲了敲大门。然而大门实在太厚重了，王子就像是敲在墙壁上一样，并没发出多大的声响。大门东侧的石墙上不知不觉再次出现了一扇门，一个模糊的身影从门里探出头来看了一眼，随即跳了出来：“又是你们，你们已经两次打扰我的休息了！”

几人回头一看，原来是看门人高德，不知为何大家居然都忘了还有这个恶魔要先应付。克莱弗上前道：“反正你的难题都被我们破解了，这次就直接把大门钥匙给我们吧？”

高德却道：“哈哈，这可不行，你们来几次我就要为难你们几次。我这里的难题可多着呢。”

“知道了，五个难题是吧，快点开始吧。”克莱弗不耐烦地道。

高德举起手来，地上涌起三团烟雾，烟雾之中又出现了三只箱子。和上次一样，左边的是个圆柱形，中间的是个方形，右边的是个三角形。高德说道：“规则和上次差不多，箱子上有写着提示。不过呢，这次的提示是我亲笔写的，而且我左手写的提示是真的，右手写的提示是假的。既然我们认识，第一道题就优惠你们。这三只箱子里有一只装着代表了逐客令的石头，你们只要找出一只没有石头的箱子，就给你们两把钥匙。”

克莱弗早就迫不及待地上前看了，三只箱子上写的话如下。

圆柱形箱子上写的是：“石头在这只箱子里。”

方形箱子上写的是：“这只箱子是空的。”

三角形箱子上写的是：“这三只箱子上的话最多有一句是左手写的。”

米亚也上来查看这三句话。克莱弗道：“假定三角形箱子上的句子是左手写的，也就是真话，另外两只箱子就只能是假话。这意味着方形箱上的陈述假，方形箱里有石头。可见，如果三角形箱子上的话出自左手之手，石头是藏在方形箱里的。

“假设三角箱子上的句子是右手写的，也就是假话，理应至少有两只箱子是真话。这意味着圆柱形箱子与方形箱子都是真话。既然如此，石头是在圆柱形箱子里。无论哪种情况，石头肯定不会在三角形箱里。”说完，克莱弗对高德道：“我选三角形箱子！”

高德笑着挥挥手，三只箱子散去形迹，地上多了两把钥匙。斯瓦德把钥匙捡起来交给王子，王子粗略查看了下，短短而无齿钥匙，和上次的一模一样。

高德再次举起手来，地上又出现了箱子，不过却只有圆柱形和方形的两只。高德道：“再次优惠你们，这两只箱子里有一只里有钥匙，二选一，你们选哪只？”

米亚和克莱弗上前看箱子上的字。

圆柱形箱子上写的是：“钥匙不在这里。”

方形箱子上写的是：“这两只箱子中只有一只箱子上的句子是左手写的。”

“嗯……”米亚边想边说道：“如果方形箱子上的句子是左手写的，它上面的陈述就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圆柱形箱子写的就是假话。假定方形箱子写的是假话，‘只有一只箱子上写的是真话’就不符合事实。这等于说圆柱形箱子也是假话。由此可见，不论方形箱是真话还是假话，圆柱形箱子都是假话。所以圆柱形箱子上的陈述是假的，其实钥匙是在圆柱形箱子里。”

克莱弗道：“没错，我们选左边这个圆柱箱子！”

高德点头，两个箱子化成烟雾散去，左边箱子的地方出现了一把钥匙。

高德再次举起手来，地上出现了原先的三种箱子。高德道：“现在没有优惠了，钥匙在这三只箱子中的一个里，你们选哪个？”

米亚和克莱弗上前看三只箱子上面写的话。

圆柱形箱子上写的是：“钥匙在这里。”

方形箱子上写的是：“钥匙在这里。”

三角形箱子上写的是：“这些箱子上至少有两句是右手写的。”

“右手写的是假话吧。”克莱弗挠挠脸说道：“假定三角形箱子上的

句子是右手写的，这意味着至少要有两句是真话，那只能是圆柱形箱子与方形箱子，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钥匙不会既在圆柱形箱子里又在方形箱子里。由此可见，三角形箱子写的是真话。既然假话至少要有两句，就说明圆柱形箱子与方形箱都是假话，因此钥匙既不在圆柱形箱子里又不在方形箱里。所以，钥匙是在三角形箱里。我们选三角形箱子！”

高德似乎早就料到了一样，随手把箱子变了回去，留下一把钥匙。这样王子手中就拿到了四把钥匙，只剩最后一把了。

高德晃着那矮小模糊的身形，再次进行了召唤。奇怪的是，这次一共召唤出了五只箱子，两只在米亚和克莱弗身前，另外三只稍远一点的地方。高德站着并不说话，只做了个手势让米亚和克莱弗选择。

两人疑惑地先看身前那两只箱子上写的话。

圆柱形箱子上写的是：“钥匙不在这。”

方形箱子上写的是：“这两个箱子上写的话只有一句是真话。”

克莱弗道：“这不是和第二次那两只箱子一样吗？如果方形箱子上的陈述真，这两个陈述中就只有一句真话，这意味着圆柱形箱子上的陈述必定假；反之，假定方形箱上的陈述假，圆柱形箱子的话就不能是真话。可见不管方形箱上的陈述是真是假，圆柱形箱上的陈述必定假。所以，钥匙必定在圆柱形箱里！”

两人又看稍远处的三只箱子，上面也各写了一句话。

圆柱形箱子上写的是：“石头在这只箱子里。”

方形箱子上写的是：“这只箱子是空的。”

三角形箱子上写的是：“这三个陈述中最多只有一句是真话。”

克莱弗疑惑道：“这不是和第一次的三只箱子一样的情况吗？假设三角形箱子是真话，那么另外两只箱子写的肯定是假话，这样石头就在方形箱子里。反之，如果三角形箱子是假话，那就至少得有两个箱子写的是真话，因此圆柱形箱子和方形箱子都是真话，石头就在圆柱形箱子里。无论哪种情况，三角形箱子肯定是空的。”

克莱弗挠头道：“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应该选那个圆形箱子和这个三角形箱子吗？”

米亚道：“别急，再考虑一下。”接着又想了一会儿道：“高德很可能在这里设下了思维陷阱。如果对一句话的真假不给出任何信息，对各句话真假的关系也不给任何信息的话，那箱子上写的是什么都完全无所谓了。比如他可以摆出很多只箱子，把钥匙放在其中一只箱子里，再随便瞎写些什么句子在盖子上。这样这些句子就根本不传达任何信息了。”

“你想说什么？”克莱弗不明白。

“我的意思是，我们先入为主地假设了箱子上的每个句子必定是真话或者假话，而事实上却不一定这样。比如那边的那两个箱子，圆柱形箱子上写的句子‘钥匙不在这里’当然是或真或假的，因为钥匙要么在要么不在圆柱形箱子里，没有其他情况。而那方形箱子上的那句话是真话还是假话呢？我觉得不一定。如果钥匙是在圆柱形箱子里，方形箱子上的话就是‘既不是真话也不是假话’。因为对这个陈述，不论假定它是真话还是假定它是假话，总要引起矛盾。”

“等等，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嗯……就像牧民判那个一号死刑后我们教他说的那两句不真不假的话一样，箱子上写的也有可能是无意义的

不真不假的话？”克莱弗说。

“是的。”米亚道，“对比第二次那两只箱子，圆柱形箱子上说的话一样，都是‘钥匙不在这里’。可是第二次的方形箱子上不是说‘这两个箱子上写的话只有一句是真话’，而是说‘这两只箱子中只有一只箱子上的句子是左手写的’。虽然左手写就是真话，但这两个陈述之间有细微而根本性的差别。

“‘这两只箱子中只有一只箱子上的句子是左手写的’这句话是在描述有关现实世界的历史性的陈述，要么确实高德只用左手在其中一只箱子上写了一句话，要么不是这样，这句话要么是真话，要么是假话。假如第二次的钥匙其实是在方形箱子里而不是在圆柱形箱子里的话，说明什么呢？说方形箱子上的‘这两只箱子中只有一只箱子上的句子是左手写的’这句话既不真又不假吗？明显不能。如果钥匙是在方形箱子里，那么高德是在骗我们。与此相反，对于现在的那两个箱子，高德完全可以把钥匙放在其中任何一个箱子里。”

“嗯，我完全明白了。”克莱弗道，“差点上了他的当。”接着转头对站在那儿的高德道：“这几只箱子上的提示不够充分，我们没法得出肯定的结论。”

高德高声笑了起来：“不错不错，这是我最得意的一个难题，今天是第一次被人类破解，我很高兴。”接着挥手消去了箱子，留在地上最后一把钥匙，“这是你们应得的，我也算是尽力阻止你们了，阿里曼王以后不会来质问我吧，大概……”边说边回到了石墙上的小门里，小门慢慢关上，并很快消失不见了。

王子熟练地用五把钥匙打开了魔王堡的大门，正要往里走，就看到大门里庭院的中间站着一个人穿着礼服的魁梧的身影。那个身影微微欠身道：“欢迎再次光临阿里曼堡。”四人都想起来了，这是自称为管家的凯奥兹。

斯瓦德护住王子，怒视着管家，恶魔管家却并不计较，很有风度地说道：“我不是来和你们打斗的，你们打扰了城堡的宁静，因此我是来劝说你们回去的。”

斯瓦德道：“我们是来挑战阿里曼王的，和你无关。”

凯奥兹道：“阿里曼王是我主人，对他的威胁即是对我的威胁。不知你们到底为何要挑战阿里曼王？我可以证明任何事情，所以我可以证明阿里曼王是一个善良优秀的存在。”

“你可以证明任何事情？”克莱弗不屑道，“那你要怎么证明世界上存在天使？”米亚捂嘴偷笑。

凯奥兹道：“最好的证明方法当然是让天使直接在你面前现身，但这里是阿里曼堡，天使是不可能来这里的，所以我只能用下面的两句话来证明天使是存在的：(1)天使不存在；(2)这两句话中至少有一句是假的。

“考虑第二个句子。如果它假，实际情况就不是两句中至少有一句假，这意味着两句都真，第二个句子理应也真，而这是一个矛盾。所以，句子(2)不可能是假，必定真。因此，两句中确实至少有一句是假的，而已知第二句是真的，那就只有句子(1)假。所以天使存在。证明完毕。”

米亚笑道：“要你这种证明方法的话，我也会，听着啊：(1)天使存在；(2)这两句话都是假的。”

克莱弗帮腔道：“对啊对啊，先看第二句：假使它真，两句都该假，

第二句话理应也假，这是一个矛盾。所以，第二句为假，说明两句话中至少有一句真。既然句子(2)不真，真的只能是句子(1)。所以天使存在！”

米亚对凯奥兹说道：“天使当然不会因为我们随便说的几句话就真的存在了，你这种证明方法是错的。说起来刚才的门卫也用了一样的手段，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有一张纸，纸的正面写着，这张纸另一面上的句子是真的；纸的反面上写着，这张纸另一面上的句子是假的。你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吗？仔细考虑的话，这里似乎是一个悖论：如果第一句是真的，第二句就是真的，第一句也就理应是假的；如果第一句是假的，第二句就是假的，第一句也就理应不是假的。那么这样的一张纸还能够存在吗？”

“更复杂一点儿，如果一张纸上写着这样三句话：(1)这句话有七个字；(2)这句话有三个字；(3)这张纸上只有一句话是真话。句子(1)明显是真的，句子(2)明显是假的，那么句子(3)呢？如果句子(3)是真的，就有了(1)和(3)两句真话，和句子(3)的内容反倒不符了；反之，如果句子(3)是假的，句子(1)就是唯一的真话，这又意味着句子(3)是真话。这样的一张纸还能够存在吗？”

“这两张纸当然能够存在，需要的话我现在就能写出来。为什么这种看似有悖论而不可能存在的纸可以存在呢？因为那些句子是无意义的，因此不该以常理来假设它们要么是真要么是假。我们不是那些受恶魔诅咒的永远说真话的好人和永远说假话的坏人，我们说的话不只有‘真的’和‘假的’这两种可能，实际上我们说的话除了这两种情况外还有第三种可能——‘无意义’。而你的证明方法中，第三句话就是非真非假的无意义。”

凯奥兹微微一笑：“不愧是通过了高德的考验进来的人，那么现在我

换一个方法来证明天使的存在。显而易见，只要能够证明‘存在一个存在的天使’就可以确定天使的存在了。很明显，如果存在一个存在的天使，就必定存在一个天使。既然如此，我要做的就是去证明存在一个存在的天使而已。一共只有这么两种可能，一个存在的天使存在，一个存在的天使不存在。第二种可能明显有矛盾，一个存在的天使又怎么能不存在呢？所以只能是第一种是真的，存在一个存在的天使，也就是说天使是存在的。”

王子和斯瓦德完全被绕晕了，可米亚却非常清醒，说道：“你这种证明完全是在玩文字游戏！你这个证明方式的错误是在‘一’这个字的双重意义上。这个字在某些上下文里意思是‘每一’，在另一些上下文里意思是‘至少有一’。例如，假如我说‘一只青蛙四条腿’，我的意思是说青蛙们都长着四条腿，即每一只青蛙都长着四条腿。可是，假如我说‘一只青蛙在这条河里游’，我的意思就绝不是说所有的青蛙都在这条河里游，只是说存在一只在这条河里游的青蛙。这样看来，当你说‘一个存在的天使存在’的时候，你的意思到底是说所有存在的天使都存在还是说存在一个存在的天使，就不清楚了。如果你的意思是前者，那么这句话当然是真的，怎么能有一个存在的天使不存在呢？不过，这不等于说肯定存在一个存在的天使。因此通过你的证明真正得出的结论是所有存在的天使都存在，但这不等于说一定存在一个存在的天使。”

凯奥兹难得笑出了声来：“呵呵，说得非常对。我这里还有一个证明，你看看有什么问题。”管家说道，“我可以证明一个人或者不一致或者不谦虚：人脑是有限的，所以你所相信的命题只有有穷多个。我们不妨把这些命题叫做 p_1, p_2, \dots, p_n ，这里 n 是你所相信的命题的总数。命题 p_1 ,

p_2, \dots, p_n , 你是个个都信的。可是, 除非你不谦虚, 不然你知道自己有时也是会出错的, 因此你所信的东西并非样样都真。所以, 只要你不自命不凡, 你就知道命题 p_1, p_2, \dots, p_n 当中至少有一个为假。可是, 命题 p_1, p_2, \dots, p_n , 你又个个都信, 这说明你不一致。”

王子低语: “要么不一致要么不谦虚吗?”

克莱弗道: “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一个谦虚的人势必是不一致的。”

“什么?” 管家乱了分寸, 继而若有所思道: “是吗, 该是时候了。”说着侧过身去让开了道路, “我的职责已尽, 你们可以进去了。”

得胜归国

经过垂头站定不动的管家身边, 王子一行人来到了主堡的正门, 推开门, 里面的大厅依然是和上次一样的昏暗。踏入大厅后, 两侧玻璃墙间穿透进来的光线就转成了紫色调, 接着浑身缠着漆黑绷带的魔王出现在二楼屏风前。“我的那些仆人非常不负责任, 居然又让你们就这么进来了。”

“哼, 手下如此, 主人也不会强到哪儿去。”斯瓦德道。

“哦!” 魔王假装遗憾道: “上次放了你们一马, 为什么不懂得珍惜呢? 永享幸福与拥有一块面包相比, 哪个好? 你们可能会选永享幸福, 其实不然。毕竟, 没有东西比永享幸福好, 是吧; 有一块面包总比没有东西好吧, 所以说, 有一块面包要比永享幸福好。如果能明白这个道理, 你们就应该乖乖地回去, 好好守着自己的小命苟且地活着, 不要总是想着‘幸福’啊什么的了。”

王子道：“你这些歪理我不想明白，我只是来救回公主的，只要你把公主交还给我，我就可以考虑放你一马。”

两侧的紫光闪烁着，魔王笑道：“来救公主吗？如果我说这个公主将来会使你的国家蒙难，你还会执意要救她吗？”

王子略微犹豫了一下，随即说道：“这种事你不可能知道！”

“我当然知道。”魔王马上道，“作为阿里曼王，未来对我来说就是过去，完全没有秘密。”

“你是说你可以预知未来？”王子半信半疑。

“殿下！”米亚高声惊醒了快要相信魔王的王子，然后质问站在二楼的魔王：“你说你知道未来的一切事情？”

魔王哼笑道：“当然，我现在就可以证明给你们看。”

米亚想了一下，问斯瓦德要了张纸，在纸上写了一些字，然后把这张纸折起来捏在手中，对魔王说道：“我刚才在这张纸上写了一件事，它在十分钟内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请你预言一下这件事究竟会不会发生。如果你预言对了，我们就相信你，就此离开阿里曼堡；但如果你预言错了，你就要把公主交出来。”

魔王答应道：“好，一言为定。”然后闭上血红的眼睛，慢慢说道：“这件事……不会发生……”

米亚打开手中的纸，高声说道：“我在纸上写的是：阿里曼王会说‘这件事不会发生’。因此其实这件事已经发生了，你预言错了！”

“什么？”阿里曼王有点恼羞成怒，但马上又笑起来：“哈哈，我明白了，就算我说的是‘这件事会发生’，我也是预言错了，因为纸上写

的并没有发生。你们小聪明耍得不错。”

“按照约定，你该把公主交出来了。”米亚说。

“是的，我身为王自然会遵守约定，即使是被你们算计了的情况下。但是刚才的约定并没有说什么时候交还，也没有说交还给谁，你们人类在和我们一族订立约定的时候还是这么不小心啊。”魔王得意地笑道。

说着，两侧玻璃墙的紫光暗淡下来，魔王开始走下台阶。和上次一样，魔王踏上一楼的地面时，大厅里已经漆黑一片，只能看到魔王的血红色双眼和它身上一圈圈的符文。奇怪的声音不受限制地进入脑海，这样下去四人马上就会像上次那样丧失理智而慌不择路地逃跑了。

在理智还没完全丧失前，克莱弗喊道：“殿下，达坦丁之剑！”王子这才回过神来，使出全身力气拔出了背在背上的宝剑，本来漆黑的大厅立刻笼罩在柔和的金光之中，脑中的声音立刻消失不见了。宝剑的光芒虽弱，魔王却似乎被晃到了，抬手遮住眼睛。王子趁这时机提步向前，准确地将宝剑插进了阿里曼的心脏。魔王惨叫一声跪倒在地，两侧玻璃墙爆炸一般地碎裂开来，溅得大厅一地玻璃碴儿。

“原来如此。”魔王边喘息边说道，“这把剑还是被你们人类拿到了。”

王子看着奄奄一息的魔王，质问道：“你把公主藏在哪儿了？”

“她就在二楼的房间里，已经没人会来阻拦你们了。你作为人类打败了身为阿里曼王的我，你现在有资格和我订立两个交换约定。”

王子想起了先祖因为和魔王定下约定而死去，忍不住怒从中来，说道：“当年达坦丁大帝就是因为你的要求而去世的吧。那么好，我现在就要求你真正地死去，再也不会复活于这个世界！”

“这就是你的第一个要求吗？”魔王问。

“是的，哪怕为此牺牲掉我的生命也是值得的。”王子坚定地回答。

“哈哈哈哈。真是遗憾啊。你并不了解吾族的起源，又如何能要求吾族的毁灭？吾族乃由人类的恶欲而生，要求吾从此不再复活于此世，即要求此世之人不再有恶欲。人之为人，必有七情六欲，所以吾族实乃不灭之身。汝之要求无法实现，遗憾遗憾，汝浪费了一个约定。”魔王说。

王子呆立不动，既然阿里曼王说自己是不灭的，就不能像它对待达坦丁那样要求它死去。待会儿阿里曼王肯定会要求王子死去，自己的生命究竟该换一个什么样的约定呢？正在踌躇时，米亚上来对王子悄悄说了几句话。王子露出笑容道：“第二个约定：我要求你我双方都不遵守这次的两个约定。”

魔王怔怔地看了会儿地面，突然又苦笑起来：“如果我和你真的定下了什么约定，我就既不能要求你遵守它也不能违背它，无论哪个都会和‘你我双方都不遵守这次的两个约定’这条约定相抵触。你们真是聪明，如果我要维护身为阿里曼王的信誉，唯一的选择就是放弃对你的两个要求了。哼哼，高德和凯奥兹没能拦住你们真是情有可原啊。”

在淡淡的金色光芒中，魔王痛苦地卷曲起身体来，然后身体上本来是血红色的符文渐渐转为黑紫色并模糊起来。最终，随着魔王的一声长啸，阿里曼的身体就像是沙子一样散开掉落在地上，然后沉入地面消失不见了。

四人长出了一口气，还能听见彼此紧张的心跳声。王子捡起掉在地上的宝剑重新背到背上，然后露出了笑容：“好了，我们去把公主救出来吧。”

王子在二楼的一间房间里找到了公主，她似乎从被抓后就一直因为魔

王的魔法而昏睡着，直到刚才魔王被击败后才醒来。公主对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完全不知道，但因为从小就听说了阿诺兰斯国王子解救被魔王抓走的公主的各种浪漫传说，所以听了王子的说明后马上就接受了。

斯瓦德和克莱弗在魔王堡四处查看了一番后回来报告，说没有看到任何恶魔的身影，估计在魔王被打败后，其他恶魔就都四散逃掉了。克莱弗也悄悄对米亚说道：“果然那个‘点录万象’是骗人的，我翻遍了城堡都没找到。”米亚心里偷笑：这么大一个城堡，要找到被藏起来的一根棍子是多么困难。

五个人在二楼找了个房间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心情愉悦地踏上了西去回国的路。斯瓦德抱怨道：“虽然我们真正打败了魔王，可是什么战利品都没有得到。”

王子笑道：“谁说的？我们得到的战利品可比以前那些珍贵得多。”说着拍了拍背上的达坦丁之剑。

米亚拿出装着露西弗的罐子道：“这里还有个更加稀有的战利品呢。”

“这个恐怕不能让太多人知道。”王子道，“它的真名可以被我们利用来做好事，自然也就能被别人利用来做坏事。我决定让它成为皇室秘密的力量，只在特殊的时期使用它。”米亚边点头同意边收起了罐子。

克莱弗问道：“现在魔王暂时被消灭了，温图河以东的疆域殿下打算怎么处理？”

王子道：“露西森林和森林东北边的平原，那里的聚落和王国的村落很类似，稍加熟悉就能管理起来。倒是北边山地里的女儿国和草原上的牧民们比较难办，王国还没有类似的管理经验。不过我已经有想法了，虽说

要等和父王商量后才能正式宣布，不过现在告诉你们也无妨。”

“什么办法？”斯瓦德疑惑道。

王子坏笑地看着斯瓦德道：“还记得女儿国对我们的承诺吗？只要消灭恶魔解除诅咒，女儿国的女王就愿意把公主嫁给我们，所以我决定让你去做女儿国的驸马。”

斯瓦德吓了一跳，差点跌下马去：“不行不行，我哪有这个资格？”

米亚和克莱弗则起哄：“当了女儿国的驸马，再过几年说不定就是女儿国的国王，到时候女儿国就是阿诺兰斯国最友好的同盟国了。”

斯瓦德只连连推辞，不过将来只要王子严肃地下个命令，斯瓦德就会奔赴女儿国的吧。王子又看向正在哄笑的克莱弗：“还有你也逃不掉。”

“什么？我也要去女儿国？”克莱弗问。

“不是女儿国，我决定把你派去牧民那里当阿诺兰斯国的全权代表。”王子说。

克莱弗马上开始闹意见了：“不要啊，虽说草原风景优美，但天天牛肉羊肉我吃不惯啊。”

斯瓦德已经开始报复了：“你去了牧民那里专门帮他们断案，过几年说不定就成了部族长老了，到时候草原上的牧民就是阿诺兰斯国最有力的同盟了！”

王子点头笑道：“没错，我就是这样想的，哈哈。”

“那米亚呢？”斯瓦德问道。

“米亚就留在我身边将来接崔卡托的班。”王子说。

斯瓦德立马露出羡慕又尊敬的眼神。米亚连忙推辞，把自己因好奇而

加入征讨军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并说明了自己不是阿诺兰斯国的国民。

“我只想把这十来天的经历好好记录下来，并讲给‘麻衣双智’听。等事情平息后，我就会上路，继续我的周游之旅。”

王子叹息道：“虽说很不舍得，但我尊重你的选择。”

这时一直被树木挡着的视线突然开阔起来，五人已经出了露西森林来到了宽阔的温图河边，两星期前征讨军浩浩荡荡地渡过这条河的场景还历历在目。王子抱紧了同坐一匹马的公主，向跟在身后的三人说道：“走吧，准备面对迎接我们的人群吧。”说完，一蹬马镫，踏入了浅浅的河水中……

于雷 出生于冰城哈尔滨，毕业于北京大学，喜欢读书和思考，长期致力于青少年益智和教育领域。中国逻辑学会会员，门萨中文俱乐部会员，逻辑思维训练专家。出版有《逻辑思维训练500题》、《北大清华学生爱做的400个思维游戏》等一批青少年思维训练和益智读物，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其中《逻辑思维训练500题》被北京图书大厦评为“读者最喜爱的图书（社科类）”。



清华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网站

WQBook 书文局泉
www.wqbook.com

ISBN 978-7-302-29915-8



9 787302 299158 >

定价：28.00元